

新式標點

女
僊
外
史

192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968



女仙外史

第七十五回

慕嚴慈月君巡汴郡

謁庭闈司籙哭冥府

且說公孫大娘在揚州時，將胡胎玉小姐，交與滿釋奴，先送至濟南帝師闕下，月君見其誠心嚮道，親自指授玄功。今鮑曼二師，又領回連珠娘，也是守貞處子，均有根器。——且喜得了兩個有成弟子，也與教育天下英才無異。不幾日，呂軍師疏到，請南幸中州，月君謂鮑曼二師道：『先父母爲開封府神，此去應得一會面否？』曼師笑道：『會，會！還要會老梅婢哩。』鮑師道：『速去，速去！遲不得的。』月君即將胡貞姑，與連珠娘，託與二師，并素英，寒簧，一處修煉；止帶兩劍仙，及范飛娘，老梅婢，同行，女金剛，滿釋奴爲侍從；武將卽用軍師差來迎接的董蠡，董翹，領兵前導，阿蠻兒與瞿雕兒，爲後衛；文臣亦止全然，司籙，黃貴池，周轅，曾公望，胡傳福，六人隨駕。

，餘皆留闕辦事。於建文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行，耆舊諸臣趙天泰，梁田玉等，將向來預備建文帝的鑾駕，送請帝師乘用，月君却之不得，遂坐着一十六人肩的楠木龍輿，蓋着五鳳九沿曲柄的黃綾傘。月君鑾駕出城，百官送至郊外，自回。一路百姓，若老若幼，若男若女，都來頂禮，也有呼爲活菩薩的，也有呼爲大慈悲佛母的，也有稱爲帝師萬歲的，真個「喜氣溢玄穹」，「懽聲動厚地」，爲千古以來，未有之奇事。每晚只是安營野宿，不入城市，不住公館。

迤邐到了河南，駐蹕界上，女金剛，滿釋奴，各安小帳房於月君大營之前。時方初更，二女將還在帳外閒坐，忽頭頂上有人呼道：「我欲朝謁帝師，煩爲啓奏。」二將跳起來，抬頭一看，却是雷一震，女金剛喝道：「汝已死在江中，如何到此作祟？」取過鐵鍬，舞得如風車一般，大喝：「你來，你來！你的陰魂，試試我鐵鍬來！」滿釋奴向着空中，連打三彈，彈子在他身體穿過，動也不動。雷一震道：「我是帝師的臣子，二將軍因何阻當起來？」二女將齊喝道：「我們是個人，只與人傳奏；不是個鬼，怎與鬼傳

奏呢？』月君正跌坐營中，聽得外面喧嚷，令聶隱娘出視，回說是雷一健要見駕，二女將因他是鬼，不許進營，兩邊爭論。月君諭：准令進見。隱娘便出營門宣旨，二女將方丟了軍器，聽其進謁。一震按下雲頭，俯躬入營，照生時行禮畢，奏道：『臣心粗膽大，致中賊計，死於長江，蒙龍神見是帝師部曲，拔臣巡河使者，今奉命來視黃河。聞知鑾輿巡幸，所以冒昧前來，瞻仰聖容，表臣生死微衷。』帝師諭道：『汝既爲神，具見忠真之報。朕聞江中之水無情，所賴神明公道，倘有無辜陷溺，爾能暗中援救，卽聖賢已溺之心，上帝必然眷佑。朕到中州，尙有爵典封贈。』一震叩謝而出，從冥冥風霧中去了。

次日午刻，諸將駐馬，方打中伙，前前後後，焚香迎送的，農夫樵子，都遙望着帝師跪拜。內有兩個弱冠書生，各執一摺箋紙，跑到女金剛身邊，說道：『我們是獻帝師討賊表文的，懇求達上。』女金剛見二少年生得韶秀，眉目如畫，好似弟兄，便戲言道：『你兩個認我做老子，纔與你傳奏。』少年道：『你是個女身，怎麼要人認你父親？』

『女金剛自謂頭陀裝扮，兩脚又大，恁是神仙，也辨不出男女，所以去耍他，不期竟像個平素曉得，一猜就中，遂道：『好胡說！我那一樁兒是女身？』少年道：『若不是女身，怎得隨從帝師？』滿釋奴接口道：『你看多少兵將，隨駕在此，難道都是女身？』少年齊笑道：『不要哄我！他們前呼後擁，離着鑾駕甚遠；你們二位，是左右親近的，怎不是女身呢？』女金剛道：『好伶俐小廝！』便將他手中摺紙，達上帝師。月君看時，一幅是表，註名王作霖；一幅是檄文，註名劉蔡。即命召至近前，問：『是誰家之子？』劉蔡道：『先父是刑部郎中劉端。』王作霖道：『先父是大理寺丞王高。』月君道：『二先公是要謀復建文皇帝，同時殉難的，可謂哲人有後。』二子又奏：『臣等一向逃在木蘭店，要到濟南，恐爲上界盤獲，遲至今日，得謁聖容，真遂素志。』月君令送至文臣班內，俟到京師補官秩。

時鐵開府，已前來迎駕，啓奏帝師道：『前者微臣初下開封，與軍呂律，虔備太牢少牢，籩豆簠簋，祭謁太上帝師。今者禮儀，臣實未諳，還求聖裁賜示。』帝師諫道：

『與其奔也，寧儉；所貴在於寸誠，其牲禮不過如此。』鐵開府奏畢先回。

不數里，早迎見了呂軍師，遂同駐驂於曠野，直俟帝師，安下行宮，軍師方趨謁請安，帝師亦加慰勞。忽報河南暴將軍，求謁聖駕；軍師爲之引導行禮。月君見暴如雷形容威武，聲音宏亮，是員大將之品，乃諭道：『天生爾好武，爲先公延此血脈，若是文物書生，怎得返從邊塞，轉展而入中原，克成大勳耶？河南地接晉疆，第一要區，非汝不能守，特授爲大將軍之職，如有機密，預奏裁奪。速回任罷！』如雷謝恩自去。軍師亦卽告退，與鐵鼎徑回開封候駕。

月君到了境上，城鄉士庶，都執香花燈燭，兩行排列，出城五十餘里，伏地叩接；遠近街道，無不結綵奏樂；婦女兒童，都在門首禮拜。月君見百姓誠心愛戴，卽在輿中降旨，全免本郡各屬秋稅，慰令兆庶各散。鐵鼎等請駕入正行宮，月君卽下令明日卯刻，恭謁太上。當晚，諸臣皆齋明虔肅。

有俞憲御史司輅，假寐而待旦，至半夜，神思朦朧，見一舊日老僕稟道：『太老爺

有請。」司韜愕然，卽隨老僕前行。至一衙門，崇高宏敞，看顏額時，却是府城隍廟。司韜問老僕：「你因何在太上帝師這裏？」僕亦不應，一徑導入角門，過了穿堂，直至內署，見父親與母親，端坐在上，兩邊站着兄弟姊妹。司韜不禁酸心痛哭，跪在膝下道：「兒久不得見父母之面，孤影熒熒，每不欲生，今願常侍晨昏，死生一處。」司公諱中，亦揮淚道：「我兒猶記爲父的，逼你出亡乎？幸義士全淳風，保全汝軀，至於今日，我適已託夢報其情矣。若太上帝師，三日以前，已遷平陽府城隍，上帝命我代其職。帝師臨神來祀，迴避不能，迎接不敢，汝須亟爲奏明，毋貽我罪。夜漏將盡，汝其速行！」司韜復大哭，又失聲而醒，連叫怪事。忽報司空到，司韜將夢備說一遍，全然道：「我亦夢見先尊公示我未來，當應在十年之後，候臨期告開，今不敢預洩。」便同詣呂軍師處，商量入奏，軍師道：「此時不敢請見，宜速用密摺奏聞。」司韜卽刻寫成，同至行殿。二女將軍方起，軍師親自致之，釋奴卽行遶進。

月君覽了大駭，顧謂兩劍仙道：「豈上帝不許我再見父母耶？何以兩次遷調，適當

其會？」隱娘對曰：「人於五倫之間，生則合，死則分，此定數也；若既死矣，而可復合，如在生之日，是拘數也，上帝亦有未能，豈不許耶？如目蓮救母，遊盡地獄，不得一見，如來故以錫杖授之；在佛之慈悲，乃是矜孝子之心，究之以錫杖震破阿鼻地獄，又不知其母安在。今太上現爲府神，帝師又非救母，祇不過欲伸哀慕之情，冀得死生一面，是私意也。以昔日而論，則爲父女，若以今日而論，則屬君臣，豈可以私而害公耶？」帝師曰：「我以神謁，與目蓮佛之親身而往者，大異，有何妨害？」隱娘對曰：「帝師元神一行，比親身更甚。如天子有百神呵護，原在冥漠之中；今以神而見神，其後先擁衛者，不啻現在諸臣將士，勢必至於驚動。兩省之神明，上帝能不聞知，恐貽咎於太上矣。」月君曰：「是耶？三日以前，我父母猶在此土，由今思之，鮑師「速去不可遲」一語，是已知未來事。」又問隱娘，鐵鼎，司韜，皆得夢中一見父母，「我今案之於夢寐何如？」隱娘曰：「凡人之夢，乃是遊魂，故其所遇，只在依稀彷彿之間；若真仙，則仍是元神出舍。」公孫大娘接着道：「從來聖人無夢，恐帝師雖欲求夢，亦不

可得也。」老梅婢適然走到，卽應聲曰：「聖人無夢，我不聖之人，倒有個夢；老相公與太太，向我說的：『我女兒不能夠會面，汝是義女，一生志誠，要來接你去，當作骨肉相依。』我想神仙沒我分，不如原去侍奉兩個老人家，已經許了呢。」月君恍然道：「曼師之言亦驗矣！」說老梅婢都要會的。「我今還索之於夢中爲是。」遂下敕旨，令司籙前去致祭。月君是從不睡覺的，只爲一心要見父母，將通天徹地的靈慧，返落在思想中去，當夜就晏然而寢。見有兩個女婢，前來稟道：「帝師有請。」

第七十六回

唐月君夢錯廣寒闕

老梅婢魂歸孝廉主

唐月君雖然睡去，那神明却與白晝無異，見兩個垂鬟女子，年可十五六許，皆有天然姿態，雙膝前跪道：「請帝師命駕。」月君方欲問所從來，忽聽得門外傳稟，說：「司城隍謝宴。」二女鬟就口宣道：「帝師有旨：不勞卿謝，知道了請回罷。」月君信

口道：『可謂使乎使乎！』因想盤駕一行，恐有神靈迎送，遂悄然半雲半霧。女鬟前導，正是向西約路，月君便問：『此去是平陽府，汝二人可是我父母差來的麼？』二鬟指道：『前有高山，到彼便知。』說話間，早見翠微之際，雙闕凌空，似白玉琢成的華表，雕鏤着素鳳，般旅欲舞，如活的一般。月君看闕上的榜，是「廣寒新闕」四字，心中甚是懷疑。迴顧二女鬟，已不見了。信步行去，又見萬仞崇臺，在空明窅窳之中，乃飛身而上。有橫額在簷，曰「一弄瑤臺」。凭闌四眺，依稀銀河滉漾，桂殿玲瓏，大爲詫奇。忽而清風徐來，天香一片，沁人肌骨，三足靈蟾，跳躍於前，玉兔舉杵，迴翔於左右。月君不覺失聲曰：『異哉！此我廣安府耶？我今復歸於月殿耶？』又想：『我初然是夢，豈其已經尸解耶？抑并肉身而羽化耶？』又一想：『我道行未足，劫數未完，焉得遽返瑤臺耶？適纔二女，豈上界所使召我者耶？何以又無玉旨？其仍然是夢耶？不然，何以羽衣霓裳之素女，又絕不見一人也？』正在躊躇，遙聞得玉佩叮咚，香風縹緲，似有素女十餘，隱隱然在非烟非霧中，連袂而來。月君道：『是耶？姍姍者，我舊侍女耶？』

可惜素英寒簧，竟不得與我同歸於此！」翹首之間，早已齊齊整整，列跪在臺前，曰：「有失迎迓，幸帝師原宥。」月君俯而視之，並非素女，內有幾位后妃服飾，餘亦神女粧束。疾忙答禮，相扶而起，却有南岳夫人，碧霞元君，湘皇，慮妃，瑤姬，五位是舊識，彼此皆嫣然一笑。元君先啓齒道：「今日嵩妃，敬邀鑾駕，妾等幸叨侍教。」嵩夫人隨向前再拜道：「初命神吏，洽途迎接，緣因帝師微行，不敢驚動；二鬢回報時，某等卽趨向闕下祇候，竟不知帝師已在臺端，所以錯誤，皆某等疎忽之罪。」月君答拜道：「昔承珍貺，至今佩服，尙恨弗能報瓊，何當又承寵召？無任慚愧。」嵩夫人又應道：「當日帝師，駕臨荒陬，猥以嫁女，弗敢褻瀆。今特因元君滌皇，與諸夫人輩，共遊巒旂，冀遣前愆。」月君謙遜了幾句，問道：「但不知嵩山之頂，何以有廣寒宮闕耶？」衆神女齊聲答道：「並無此事。」月君隨又仰看顏額時，乃是「坤靈臺」三字，所謂銀河桂殿，清蟾玉兔，絕無蹤影。大笑曰：「異哉！我心思在彼，而夢寐在此，此何故耶？」遂備言適纔所見。嵩夫人等皆應道：「小童等何處不尋帝師，就是此臺，也來過

兩遍，直至第三遍，方見帝師，獨立於此。『那二女鬟就向前稟道：『到闕下時，我二人已不見帝師，只道是在峯頭遊玩，差不多遍嵩山都找到了。』嵩夫人道：『此乃帝師預返月宮之佳兆，某等亦應預祝。』月君道：『此我心自迷耳，幸勿見笑！』方逐位叩問，嵩夫人爲一一代言，首指一位，冠冲天冠，履朝天履，豐面重頤，河目海口者，曰：『后土夫人。』次指一位，金鳳冠，赤鳳履，衣九彩霓衣，面如玉琢，神如水滂，有傾國姿容者，曰：『上元夫人。』又指一位，雲鬢氎氎，肌香拂拂，衣袂輕颺，丰姿綽約者，曰：『司風少女。』又一位玉骨稜稜，風神皎皎，衣素縠，佩明珠者，曰：『司霜青女。』又一位髮綰三丫，眉分五彩，目炯重瞳，遍衣絳紅者，曰：『司雷阿香。』又一位宮妝錦帔，紅羅纏項，姿容藻曠，精神慘淡者，曰：『虞妃。』又指立在後面二位曰：『一衡妃之女真真，一小女端端。』并泰妃，衡妃，湘皇，慮妃，瑤姬，與嵩夫人，共一十有五位。碧霞元君道：『帝師既在坤靈臺，何不移酒餚於此，更爲幽爽？』衆神妃皆以爲妙。嵩夫人遂令二女鬟，率領諸侍婢，頃刻攜來，設獨坐南向，以待月君

○月君道：『諸神妃其外我耶？』南岳夫人道：『帝師在上界，爲太陰天子，在人世爲中原女主，禮當南面。』月君斷乎不肯，元君道：『請以后土夫人北面相陪何如？』處妃瑤姬等，齊聲道：『這個辭不得了。』月君只得就坐。后土夫人又讓了一回，方纔坐下。昭位是泰妃第一，穆位衡妃爲首，餘皆以次坐定。酒過三巡，月君見饋饌都是麟脯象臠，駝峯熊掌之屬，驚訝道：『珍品耶？』瑤姬笑道：『此是帝師佳製，無人贊而自贊也。』月君再視之，乃是蓬萊閣宴會時，製造一般，不覺失笑曰：『爲法自蔽，一至此哉！』衆神妃皆笑。月君又曰：『前此亦偶然耳，何足爲法？』瑤姬曰：『昔東坡之製品味，亦偶然耳，後數百年，尙奉之以爲法，必舉東坡而名之；何況帝師所造，比東坡更勝一籌？今卽借以奉享，若云不佳，真乃爲法自蔽哉！』月君與諸神妃等，皆大笑。嵩夫人道：『妾聞得蓬萊門上，衆仙真以詩爲令，亦可效尤否？』瑤姬道：『當日做詩，今日做詞，要不同些纔妙。』月君道：『帝女可謂善化成法者。』碧霞元君道：『以詞爲令固妙，但帝師駕幸嵩嶽，而返游於月宮，是心懷故闕也。我等須要擬定詞名，

如長相思如夢令月兒媚諸調，方許用；如用別調，與題意不合者，須辭。」上元夫人道：「若有不能作詞者，或許仍以詩代，但要合得題意，也使得否？」湘峯道：「若要詩代，必須作月宮詞七律一章，庶與本題相合。」后土夫人道：「以詞題而作詩，尤爲韻事。不須再議，請帝師首倡。」月君辭道：「此合原不分主客，須要爭先繳卷爲勝。」

瑤姬道：「驪山姥之詩題，諸仙真皆不肯做，帝師當日是主，尙然首倡，今日之題，專爲帝師夢兆，若帝師不做，其誰敢先說夢話，竟當作真夢呢？」諸神妃皆笑。元君道：「帝師非夢似夢，似夢非夢，此中詩思，非想非非想，恭候大作，開我心靈，庶幾不落

在夢想。」諸神妃夫人又笑。月君笑道：「人生一小夢，天地一大夢，我已落在夢中之夢，縱使了却小夢，終不能超出大夢，究竟是個夢想。」語未畢，衡夫人笑說：「帝師未做詩，先說法呢！」於是月君弗辭，信筆揮長相思一闋云：

讌神仙，醉神仙，

醉踏嵩山空翠天，

冰蟾千古圓。

憶嬋娟，夢嬋娟，

夢到瑤臺若個邊，

霓裳浩劫鮮。

衆神妃看罷，皆贊道：「珠玉在前，我輩燕石魚目，敢相混耶？」瑤姬道：「不混些燕石魚目，安見得隋侯之珠，楚宮之玉之美。請看第一個先混來。」遂題如夢令云：

今夕霞消錦綺，

秋水一天如洗，

河漢渺無梁，羅襖雙雙飛起；

——飛起飛起，

人到瑤臺深處。

青女續題云：

嵩岳諸峯播漢，

翠華銀河無浪，

迢遞隔瑤臺，浩劫何人獨上

——獨上獨上，

只有帝師恰當。

阿香亦續題云：

一片月華如水，

冷浸神仙未醉，

試問廣寒宮，素女含情掩袂。

——掩袂掩袂，

只盼鑾輿返旆。

少女又續題云：

萬里碧空影倒。

片月爲舟鼓棹，

款乃向何方？水殿蟾宮近了。

——近了近了，

人在夢中一笑。

瑤姬道：『詞極佳而結句有諷意，應罰大觥。』月君道：『諷者，風也，合於六義，且屬名句，又可警世，我夢中人當罰一爵耳。』少女道：『神仙之夢，卽爲真境，若忌夢字，請問帝女何以取如夢令耶？』瑤姬道：『這沒得話，我亦應罰。』於是二人，各飲一卮。后土夫人道：『我於詩詞，不過暇時涉獵，未臻佳境，請作小令罷。』題云：

眼蟾光，導我素鸞前，

聲噦噦，笑出蕊珠邊。

湘皇道：『此不謂佳，誰其佳者？』卽續吟云：

髮絲河，映我碧烟巖；

凌波步，踏碎玉鈞彎。

元君道：『我亦效顰小令。』題云：

猜香風，扶我上瑤臺，

霓裳奏，縹緲渡河來。

處妃道：『帝師原調，無人和我，待我續貂，以博一笑。』題云。

長相思，短相思，

長短相思一首詞，

中宵夢不迷。

深非雲，淺非雲，

深淺非雲月殿文，

玲瓏坐玉君。

月君贊道：『如此蘊藉，不減太白飛卿，若康柳諸君，皆可一概抹倒，何況拙作？』衆神妃亦贊道：『彼此不用固謙，正是以貂續貂耳。』阿香戲道：『貂亦有成色，我看前半截，凡人亦可通用，只好算個狐尾。』衆皆大笑。虞妃立起，向帝師道：『妾當日以歌舞事項王，從未拈弄筆墨，焉能命詩作賦？請帝師恩罰。』月君道：『固爾亦不敢敬，請坐罷。』青女道：『我不信。楚王作歌，夫人聞之而自殉，豈不知詩者耶？』虞妃不能答，面有慘色。衡夫人道：『知與行原有差別，如妾亦久荒書籍，文思不屬，亦願受罰。』嵩夫人道：『我亦罔然。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我三人皆照此受罰何如？』月君道：『二夫人不但酌酒，且要令愛定作。』嵩夫人道：『彼此自且不能，奚暇爲人代？令他遵帝師命，各吟一詞罷。』那端端真真，心中早已做成，不好撓越，所以忍着，一聞命做，故意作想一番，同時皆就。真真題云。

憶霓裳，舞霓裳，

舞到霓裳香更香，

風生月殿涼。

看清蟾，弄清蟾，

弄過清蟾閒復閒，

人隔水晶簾。

端端題云：

湧泉波，混銀河，

彩霞冉冉衆星羅，

人間無權過。

金粟香，玉粒漿，

月殿深深水榭長，

有個素鸞翔。

月君贊賞道：「兩詞如兼金，一可當二也。」時只有上元夫人未作，瑤姬注視而笑道：

「昔人有鬼中董狐，夫人乃神中老杜，故爲俄延，看我輩獻醜，一定是驚天動地的七律了！若猜不着，我飲十杯；猜着了，你飲十杯。」上元夫人道：「猜是猜着了，但無飲十杯之理。」彪妃道：「若詩好，只飲三杯夠了。」上元夫人，乃題於箋上云。

瑤臺無影落秋河，晶晶空明澹欲波。

片月如舟邀素女，非烟爲馭降靈娥。

翹翹霜兔銜杯舞，躍躍冰蟾按節歌。

一笑醉來顏似玉，天香影裏共婆娑。

「右題月宮詞」

月君看了，稱贊不已道：「夫人之作，真是壓卷！太白傳云：共探驪龍，而獨得頷下之珠，此詩之謂與？」瑤姬道：「我等皆被他壓住，豈肯甘心？一人斟一杯，十杯是準的。」元君道：「我說個情，五分作一杯罷。」於是上元夫人，飲了五大觥。嵩夫人卽命撤席散坐，令呈家樂上來。月君看時，是十二個殊色神女，四名着舞衣，八名擊樂器。

先舞大垂手，小垂手，迴風流雪，均非凡世所有；次奏大雲璈，小雲璈，抑揚流宕，較天上更勝，落後奏霓裳九疊，真舞過行雲，聲凝靈籟，潛魚縱於壑，宿鶴翔於漢，有情無情。一時感動月君道：『唐三郎枉作風流天子，曷曾聽此妙音耶？』顧此押班一姝，態流神通，靈慧超倫，因詢其姓字，嵩夫人答道：『蔣女文之女弟，所謂青溪小姑是也。』月君曰：『名不虛傳！』小姑叩首請詩，因戲贈一絕云：

青溪春水帶春流，有女含情不可求，

一曲珍珠十萬斛，阿姨休擲錦纏頭！

嵩泰二夫人，齊聲道：『帝師此詩，真可當珍珠十萬斛矣。』小姑大喜，叩謝而去。諸神婢擺上換桌，都是新鮮的果品，九州八荒之物，無式不具，佳者如閩南鮮荔枝，贛山楊梅，蒲東珠柿，松江銀桃，遼東梨，西洋瓜，大宛葡萄，西竺婆羅子，鬢花果，月支戎王子，無花果之類；貯果的盤子，各色各樣，都是官哥，汝定柴窰，或圓或方，或菱葉菊花蓮瓣之象，亦種種不同。月君賞鑒一番，略用了些果子。微視諸神妃夫人，皆有

酒意，互相笑謔，不免觥籌交錯。獨有虞妃兀坐，若有思者，因問：『虞妃夫人，今在楚宮耶？』忙立起應道：『在烏江廟。』時元君戲謂上元夫人道：『席上設的是玄酒，夫人爲的是酒。上一個玄字，所以謂之上元，上元者，酒上元耳。』嵩夫人笑着接口道：『今日虞夫人要志心皈命禮，且俟我等配的玄酒，玄之又玄了，然後來代懋。』月君道：『請問楚王安在？』衡夫人代應曰：『已在陽界受用哩。』月君道：『然則夫人何以不同行？』虞妃又立起應道：『妾感項王之情，魂魄相依者，一千五百年於茲矣。當日帝業已成，曾不一聽妾言，以至於敗；今者輪迴，原奉勅旨同行，妾寧可沈淪，不去造孽，遂得蒙上帝鑒妾苦衷，命爲巡察烏江夫人。妾再四思之，雖歷劫之久，義不可背項王而他適，則終何了局？冀得叛依帝師座下，拔此迷途，臻於覺路。』瑤姬邊接口道：『幸勿以妾之陰質，而拒之門外。』月君道：『善哉！』虞妃已趨跪於前，月君爲覲

偈曰：

貞從志立，烈由氣決！

聖賢所重，禮玄之尊。

嘆！斬爾情根，破爾愛劫。

我將與爾翱翔玄圃，而逍遙乎蕊珠之闕。

虞妃再拜謝道：『妾心已解脫矣，求示弟子修持之道。』月君道：『從來陽質，唯用水火煉度，無用也，我授爾吸日精煉月華之法，便可超冥入聖；爾不時到我宮中，當次第指示。請起就位。』月君乃問：『楚王輪迴福運如何？』衡夫人又代答道：『現叨帝師懋蔭，曷敢不說？鄖陽國之劉通，即項藉也。今之部屬，皆昔之將佐；昔之嬪御，即今之后妃。上帝以夫人不行爲正，故特加封勅耳。』月君道：『噫！有是哉！敗於劉矣，而乃托姓於劉；滅於漢矣，而乃建國曰漢；敗且滅矣，而乃以德勝爲年號；好勝之心，猶未已也！其如福澤日減何？』言畢，即起身辭別。諸神妃皆送至闕下。嵩夫人已令儀仗車駕伺候，月君道：『不可。人間爵位，無異蜉蝣，安得以此跨耀於神明哉？』又看闕上橫額時，是，『碧嵩闕』三字，月君笑道：『適纔是廣寒新闕，其夢中之夢耶？』

遂御風而去。

頃刻已到，見二劍仙范飛娘，皆在左右侍立，纔開法眼，聶隱娘早遞上一箋。月君覽其語云：

真孝廉，爲神主，舉眼看，無兒女。

老婢作螟蛉，願得晨昏侍帝師。

帝師！父母空生汝！

只恐瑤臺月，照不見重陰底！

帝師驚道：「他不等我一等？」答道：「他原半夜就要去的，因待帝師不來，剛剛去得半刻。」月君卽往看時，老婢梅端然跌坐，面色如生，尙含微笑。因執其手，撫其胸曰：「汝得與我父母相依，是代我之職，寸心可以稍安。噫！天壤間焉得有此義女乎？」因呼爲梅姊而大慟。只見雙眼微開，向着月君曰：「我在半路，聞得帝師哭聲，所以回來一見。我意這個濟南金殿，不坐他也罷。」月君正有些話，老梅說：「老主母等得久

了，我去矣！」仍瞑目而逝。月君顧蕭隱娘道：「此子終身不字，一心好道，端坐而化，豈可用凡間之禮來葬他？汝可傳命鐵開府，令作楠木香龕，扶他安坐在內，載至太白山，太上帝師墳堂之右，築土安置，立碑曰「唐門貞女梅仙子之靈龕。」即煩仙師，董成其事。」又謂公孫大娘道：「汝可傳命軍師，仍帶瞿鵬兒等，且回南陽，其餘諸臣，應回闕者回闕，治事者治事。我今先去與鮑曼兩師有話。煩劍仙率領女真等，從後回闕下可也。」說畢，化道金光，竟自去也。

時鮑曼二師，正與素英，寒簧，胡貞姑，連珠娘，講論玄奧，忽見帝師在前，亟起相迎。鮑師曰：「月君此來，大有奇異。」月君就把老梅遺箋，遞與二師，并述其已回去回來之語。鮑師曰：「他質地如此，當日我只許他成個鬼仙，而今結局得好，這也能了。」月君道：「今結局得好，我的結局，倒未必好哩。」曼師道：「這是怎說？」月君道：「人若是丈夫身，就有五倫縛住；若是女子，在室，只有得父子，出字只有得夫婦，至於君臣，是絕不相關的。在我只有父母之恩，未能報得，而今死不能一面，五倫

皆乾淨了！還不自己去問本來面目，終日碌碌的坐金殿，朝羣臣，爲他人忙着甚出來！到那結局之時，悔已遲了！我今定個主意，要與二師遨遊海島，撇卻塵氛，庶幾有上朝玉京的日子。」鮑師吃驚道：「認錯了！這些話兒若是別人說得出，就是悟道。若是你說，却是誤道，是錯誤之「誤」字了。要知道汝應掌此劫數，上帝特命降生，比不得有過淪譎的，這些事就是汝本來的大事，完局得正大光明，便叫做功完行滿。獨不記及臨下界時，上帝諄諄的諭旨乎？卽玄女鬼母，亦各有法語相贈，並未曾教汝去潛心苦修，做這凡人一般的工夫。」曼尼呵呵笑道：「也還有說，大士授汝天書，却不是教汝遨遊海島去用的。你今要全着我二人走不能般，鮑師要返西池，你却到不到西池！老尼是要回南海的，月君卻到不得南海！又歸不得瑤台，又回不轉蒲臺，又不能住在卸石窰的九仙臺，難道會了御風乘霧，只在雲霄內來去不成？還是站在半空中過日子呢？」鮑師大笑。月君亦笑道：「微二師之教，幾乎誤了。」鮑師道：「汝這悄然一走，文武臣僚，莫不疑駭，快些安頓去。」

第七十七回

燒峴山火攻伏卒

決湘江水灌堅城

話說月君降生於唐孝廉家，我佛如來，謂之初因。——初因者，初本無因，而初有因也。孝廉夫婦，禱嗣於上帝，及玄女宮中，適值月君應生下界，因孝廉平素正直，卽以畀之。迨月君爲其父母喪葬，而又錫封極品，此是初因，已育苗而結果，更無纖毫之未了，又豈得有父女重逢之理耶？月君見了老梅婢的箋帖上說：『父母空生汝。』不覺傷痛於心。又說：『這濟南金殿，不坐他也罷。』更爲掃興，痛上加痛，想到爲着建文爭氣，與忠臣義士報仇，究屬身外閒事，與我大道何涉。所以忽生飄然遠舉之思。及聞鮑曼二師說到降生之本來，方悟向者所爲的事，自然有個限期，是多一日不能，少一日不容已的。然而月君已是超凡入聖，倒只爲孝思一激，而反若有所蔽也。今者諸文武，僚，尙未知帝師已還宮闕，若去奉迎鑾輿，却是空空的，竟有似乎兒戲了，能不貽大臣

之後議？於是月君於鑾駕未到之先，先御正殿，召見羣臣，以杜中外猜疑。退朝之後，即發手勅五道，下於丞相府：

一曰：軍師呂律，以大司馬佩相印，掌軍國重事，進取荆襄地方，任迎鑾正卿；副軍師高咸甯，以大司馬晉少保，參贊軍國重事，駐節揚州，爲迎鑾亞卿；景星開府廬州，統轄淮陽鳳滁，兼都憲御史；鐵鼎開府汴郡，督理汝南河南軍務，兼都憲御史；練霜飛，爲僉憲御史，兼轄歸德袁徐沂州，行開府事；司韜，仍以青齊開府，加都憲御史；方震，爲河南道；何典，爲淮西道。

二曰：暴如雷，授爲鎮守河南府大將軍；龍如劍，改授防守清華鎮大將軍；崇南極，鎮守瓜州將軍；盛異，鎮守浦口將軍；綽燕兒，特授刺逆將軍，仍兼機密使。

三曰：高維崧，除授少宗伯；巨如椽，除授少司馬；丁如松，連華，

均除僉憲御史；侯玘，授黃門通政；劉棻，王作霖，均爲修史學士；方綸，楊禮立，先授庶士之職；其各開府軍前新歸諸文武，悉照自署實授。

四曰：雷一震赤心報國，屢立殊勳，死後英魂，猶捍王師，現充巡河使者，應加勅封督察江維顯靈揚武侯；皂旂張，身膺百創，死猶植立，精爽常存，導引王師，揚旂破賊，封爲精忠護國奮武侯；火力士，恥功不立，心懷故主，視死如歸，封爲昭義將軍；莊毅衍爲國殺賊，全家慘死，封爲昭節將軍，并妻氏昭節夫人。

五曰：淮南江北，秋收歉薄，向鮮積貯，又被兵燹，其建文十七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河南五郡，莊稼差饒，然小民引領王師，宜沛恩膏，以慰雲霓之望，其蠲免建文十八年夏稅，建文十九年秋稅。該衙門轉飭各部遵行。

勅旨下去，臣民皆悅，不在話下。

單表呂軍師，拜恩受職，與將佐商議，進取荆襄，仍遵帝師七星營制，以瞿鵬兒，爲前營大將軍，宋義，余慶，爲左右將軍，以楚由基，爲左營大將軍，董翥爲右營大將軍，郭開山爲後營大將軍，賓鐵兒爲先鋒大將軍，董翔，曾彪，爲左右哨將軍，俞如海爲合後護軍將軍，劉虎兒，阿蠻兒爲中營左右大將軍，姚襄爲監督六軍使，沈珂，爲監督糧運使，於建文十八年，春二月，進取襄陽府。行次峴首山，軍師駐馬一望，願謂姚襄曰：『山嵐帶着殺氣，其中必有伏兵。』亟下令駐扎。忽有一人，頭戴破氈巾，身穿敝褐袍，向着右營疾趨而來。軍師卽令姚襄，引至帳前，行了個庭參禮，看着軍師，若有欲言之狀。軍師卽命設坐，詢其姓氏，稟道：『小子董春秋，字大復。先叔父監察御史董鏞，約同衆御史殉國，被燕賊夷滅三族，小子逃至衡永黔黎諸處，流轉至於荆門，幸脫羅網。今在峴首村關帝廟中，訓蒙度日。元旦祈得一聖籤云：

嘯聚山林兇惡儔，善良無事苦煎爇。

主人大笑出門去，不用干戈盜賊休。

初不能解聖意。兩日聞得大兵南征，襄陽賊將王傑，選三千精銳，埋伏在山中茂林深處，專待王師過時，從中出擊。小子因悟到聖帝籤之靈顯，遂舉左手，向軍師一照云：『卽此便可了當。』軍師見其手中，一「火」字，便道：『此處伏兵，我已預知，所以止而不進；汝手中之字，頗合軍機。能爲王師嚮道否？』春秋欣然應道：『小子正爲此而來。』軍師遂問山之形勢，與賊之埋伏情形，對曰：『馬援聚米爲山，莫若筆寫。』原來董大復，素善潑墨山水，看他將墨汁半瓊，亂洒在玉版箋上，手中象管，掣動如飛，其間層岩曲折，甚是分明，竟是一幅峴首烟巒圖。軍師指道：『是了，埋伏當在於此。』春秋應道：『信然。』軍師道：『但火攻之說，有三難：此山是借東南向的，今夕是大東北風，若要其去路而燒之，則我軍在下風，是反助賊勢也；若迎其來路而燒之，則賊吻哨而退，是徒燒其林木也。至若三麓之正面，則賊居高，至我在下，戰亦難勝，况於火攻乎？』春秋跌足曰：『小子却不曾算到風色。』軍師又指着兩個山頭，問：『

有小徑可登否？」應曰：「此從山背可到。」軍師曰：「果爾，子之大勳可成。」遂點火槍火礮，火弓弩手，各百名，不穿盔甲，不帶器械，銜枚而行，一到山巔，不論時刻，便放火器，向賊埋伏處，從高打下，待賊敗後，向前途繳令。董春秋遵命，引領火器兵去了。又命宋義，領兵三百，一百名各帶火紙炮廿束，每束廿介；一百名擂鼓搖旗手；一百名箭手：前去山左林子外，如此行事。又命余慶領兵一百名，各負大草束，前去山右林木中放火，候山頭齊放火器，即將草束向林木中放火，令賊不敢竄越。二將亦各遵令去了。乃命賓鐵兒，曾彪，劉虎兒，董翥，瞿鵬兒，五員上將，統率鐵甲三千，從峴山正面，掩擊敗賊，直追至賊寨，踹其營而後止。又命郭開山，俞如海，領兵三千，隨後接應。自率大軍從大路進發。

那時襄陽城守，姓王，名傑，原是高郵州指揮，降燕陞爲副將的。他聞得南陽已失，鄖陽已降，自己兵馬無多，料不濟事，算計峴首山麓，林木甚繁，可以設伏，就用鈞鎌槍手一千五百名，藤牌滾刀手一千五百名，各帶牛肉腊條子，做了乾糧，伏於林谷之

中，專等王師到來，夜則憤然劫寨，晝則突然冲殺，自却統率精銳三千，扎營於大路上，以爲聲援。屢次探得王師，在峴山那邊扎駐，料在次日必進，當夜那些伏兵，且都在山巖內，東倒西歪的打盹。不期二更以後，山頭一聲礮響，火鎗火箭，如流星閃電，飛將下來，著在林木，烈燄騰空，若打中了人的身上，頃刻肌骨成灰；照耀得山上下紅光透徹，真是介山被焚，卽鳥獸亦不能飛遁。那西南的伏兵，要向後路逃走，只聽得林子外，搥鼓吶喊，亂箭如雨，又被無數紙爆，打將進來，被搯在臉上的，五官都化肉泥。那東北的伏兵，見林子內外，重重疊疊，堵塞草束，一齊燒着，火勢更爲猛惡，只得奔向東南。山頂火鎗火炮，正在那裏望着下面亂打，無異魚游沸鼎，爛額焦軀，一大半燒死在林內，趨捷些的，丟了藤牌，乘着順風，冒烟突火而出，剛剛遇着瞿鵬兒等鐵甲軍，殺個罄盡。五員大將，便飛奔至王傑大寨，正開營門，領兵出來接應，雕兒等一湧殺入，勢如山岳震壓。王傑部下軍士，接戰不及，闔營潰亂。王傑膽喪魂消，奪路先走。衆軍自相踐踏，逃得命者，止十之一二。劉虎兒等，殺得興發，并忘了踹營之後，要

等軍令，卽一路緊緊趕去，辰刻，已抵襄陽城下。城上早豎了降旗，不放王傑進去，亟勒馬走時，正迎着董翥一戟，活被播擄去了。郭開山，俞如海，從後大呼道：『軍師將令，踰營之後駐兵的，怎直殺到這里？』諸將方知錯了，亟令牙將，飛騎前往迎請軍師。

城內官員人等，皆已具鼓樂彩旂，焚香頂禮，出城來接。遙見四輪車駕着六轡，飛馳而至，呂軍師端坐車中，綸巾鶴氅，手執塵尾拂，左有姚襄，右有楚由基，領着壯士護從，行隊整肅。絕無參錯。那些衆官百姓，皆羅拜於車前。軍師慰諭士民先回，兵馬屯札城外，令衆官員前道緩行入城。若男若女，若老若幼，都在門首執香叩接，并有獻茶獻果的，相率而言曰：『此真諸葛再世也！』軍師到府署坐定，檢看了庫藏冊籍，令各官視事如故，顧謂姚襄道：『茲土甫定，各屬未盡帖服，汝可暫駐於此，整飭一番。我於明日，便要進取樊城，彼有湘江可守，倒非易事。』隨問郡守：『樊城有幾多兵馬？何人爲將？』稟道：『守城主將姓伍，名雲。當日方正學號哭關下，是彼執送燕王的

。』軍師道：『且爲正學報個小仇。』遂出城歸營。董熹獻上王傑，軍師令斬首，梟示襄陽西門。時董春秋宋義余慶等，皆已回來繳令。劉虎兒等五將，稟謝道：『小將等乘勢殺至城下，失候將令，理合有罪。』軍師道：『苟利於國，專之可耳，第不能以爲訓。』

卽傳將令，秣馬蓐食，五更進兵。襄陽與樊城，祇隔一水，片刻卽到。軍師登臺一望，但見冷冷湘水，雪消春湧，東北風起，波瀾橫溢。方在籌思，董大復忽稟道：『樊城頗堅，但卑而不竣，可決湘流以灌之。』軍師曰：『然。但軍中少堰水之人，汝且言堰法如何？』春秋答曰：『小子向者，留心於此，凡築堰打樁，先從兩岸淺處創起，漸逼之中流，後合水口，此要訣也。第今湘流甚激，一道夾樁，恐難成立，卽使築成，恐亦隨敗。小子意欲打下四道排樁，築起三重高堰，其間下土下石，相機而行，如何？』軍師道：『子之堰法，固妙，但須於數里內外，看淺緩之處，立樁下埽，則水必薄堰而起，橫冲兩岸，奔決四出，更將何法收束，以灌城乎？汝看湘水在城根流過，略帶彎斜，

兩岸均係石堤，又有大馬頭劈對城門，今者東北風甚緊，堰水以歸之，原爲良策，但恐堰城而天風忽改，適足以淹自己軍營。武侯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得明日一天東北風，大事畢矣。」遂下令，令五十壯健軍人，到後營各領雙重密布囊一個，每人負乾土一囊，限在半夜月上畢集；又給董春秋白金五十兩，在就近處僱覓知水性土人一百名；又令各營挑選硬桿丈八長矛二千根，備用。端的人多功倍，二更早已繳令。這邊村莊的人，見說片刻有五錢紋銀，倒來了二百多名。軍師乃親臨湘岸，指點土人，軍師等先將長矛從堤邊淺處，用力擲入水底，密密層層，直排到南岸，如此者，又排下一層，然後把沙土布囊挨着鎗桿而下，重下了三重土囊，水已堰住，霎時倒流衝激，越過堤岸。有頃，中流漲起，五尺餘高，被東北風一追，從馬頭缺處，逆衝而上，直薄城根；風力愈緊，水勢愈大，怒浪狂濤，撼得地軸皆動。天色方明，城中守將伍雲，尙未起身，聞報甚緊，方率軍上城觀看，命拆百姓家門扇且擋住堵口，再統兵出去廝殺。百姓人等，正在張惶，又聞得這個美令，頓然鼓譟起來，有數十餘衆，趕向城上。伍雲部下兵卒，

向被主將暴虐，恨如切骨。見百姓已變，哨喊一聲，即將伍雲拿下，向城外大喊道：『百姓等已擒主將，皆願歸降聖朝。』軍師遙望情形，知非虛偽，即令軍士撒帳，就把軍中四刃鈎簾鎗，搭着土囊，逐個鈎將上來；鈎去大半，水勢漸平。軍民等已攔船過江來迎，軍師隨帶領將佐，入城下公署坐定，衆百姓綁着兩員官獻到，一是城守伍雲，一是巡簡董晉。軍師叱伍雲道：『拿方孝孺送燕者，即汝逆賊麼？』伍雲啞口無言。軍師又道：『方正學沒有你這個逆奴拿他，始終也要夷族，彼一大忠臣，自願殺身，全不在乎拿與不拿；但汝以此逢迎賊黨，要取官爵，不願陷害忠直，令人切齒。』衆百姓齊叩頭道：『伍雲這賊，與這個狗巡簡，在地方上只是興波作浪，詐害軍民，統求軍師作主。』軍師立命駢斬梟示，以快衆心。

當下董春秋火攻水攻二策，悉爲軍師逐一指破，頓悟自己，斷斷不能爲三軍司命，就心悅誠服，跪拜於地，求收在弟子之列。軍師笑道：『汝已有頭緒，可教也！子試將胸中所學，悉爲敷陳，與汝裁之。』春秋道：『小子思報國仇，日夜疚心，常讀子牙陰

符，石公素書：又習武侯八門圖，亦略知其開闔奇正，縱橫變化之法。『軍師隨問：『汝試言八陣變化若何？』應道：『小子參究其制，名曰八陣，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方八營；然中軍又有一大營，絕似九夫爲井之制度。以小而論之，每營皆列六隊兵馬，計六八四十八隊，中營外包十二隊，中藏四隊，共成六十四卦之數；以大言之，則每營六十隊皆然也。其間偶落勾連，部曲相對，衢巷相達，士卒皆四面八向，隨感應敵，以逸待勞，此縱橫之道也。其南北東西四門爲正門；第二層前後左右爲奇門，開於四隅，與正門不對；第三層止有前後二門，適中而開，又與奇門相左；第四層方是中軍將帥所止之處。又八陣之外，前後左右，各有六隊騎兵，謂之冲門，——若城之有郭，屋之有藩籬，所以捍外而衛內者。闔則九營，皆無戶門，若渾天一炁：——此開闔之制也。至若奇正變化全陣，則有方圓曲直銳之互異；其附於全陣之隊伍，則有戰隊，正隊，奇隊，駐隊，輔隊，殿隊，之分合。——正奇二隊，所以繼戰隊而爲疊用；殿輔二隊，所以繼駐隊而爲重衛。至若外四周之二十四隊，按着二十四炁，駐則爲冲門，以之爲八方舉

禦；行則爲遊軍，以之爲四路巡警。或乘便因隙而擊敵之左右；或分疑兵；或設爲伏兵，以邀遮敵之進退；皆臨時更變，錯綜八陣而用之。更有變之至者，前後左右，爲鳥蛇龍虎，則四隅爲天地風雲，其營各尖銳而適，相湊成方，與夫夔江石陣，可入而不可出，以伏陸遜者，小子均未能悉也。」軍師笑道：「子之所謂正奇變化，皆其常制也。如方圓曲直銳，乃地形有此五者，陣亦因之而爲方，爲圓，爲曲直，與銳，曷常是陣之變化？卽正隊奇隊之說，不過若車之有輪，並非以此六隊而爲變化。其陣外遊軍，所以備八陣臂指之用，亦非本陣由此而生變化也。若夫天地風雲，龍蛇鳥獸，不過更異其名，小易其制，所謂奇正相生，變化相因之妙，全不在此。以常法而論，四面之兵爲正，四隅之兵爲奇，然而奇正疊相變也，其樞機總在中軍；四正四奇皆變，而中軍獨不變，如星之有北辰，衆星皆錯互更易，而北辰則始終不易其位。我主乎其中，方可運八表；賊攻我正，發奇兵以應之；賊攻我奇，發正兵以應之；決之臨機，乃奇正相生之道。大約一陣自爲一卦，而一卦具有六變，其變皆因敵從何方而來，應變爲何道以制之，使之可

入而不可出，能進而不能退，方謂之變化相因之道。至於石陣，奪天地造化之巧，前後有天衝爲正，地衝爲奇，左右有天衝爲正，地軸爲奇，四隅風雲，皆錯綜四出，尤爲奇中之奇，若天垂星辰之象，而其樞機，則又不在中軍，而在於地軸；其間奇正無方，變化莫測，內藏奇門六甲，別有鬼神妙用，當日陸遜且不能知，况於子耶？遂將石陣玄微，剖悉指示。劉超曰：『軍師講授神機，不知天之將明矣。』軍師大笑，謂春秋曰：『汝氣質疎狂，不可授京職。且在營中領參軍之任何如？』春秋大喜曰：『小子正要追隨軍師也。』又因拜而謝。軍師卽下令，諸營軍士，盡渡北岸，并檄姚懿軍速到樊城。

第七十八回

呂軍師三敗誘蠻酋

荊州門一火燒狼賊

呂軍師要進取荊州府，未審虛實，乃命綽燕兒前往窺探情形，諭之曰：『一要得實，在軍機，二要知民心向背，三要覘文武協和與否。』——不論遲速，真則有功，謬則有罪。

。』燕兒遵令去了。姚監軍及諸營軍將，皆已渡江而來，軍師隨出城，擇地屯扎。姚讓稟道：『襄陽屬縣，大都降順，近處錢糧，皆已提貯府庫。』軍師道：『襄陽財賦不多，河南已奉恩蠲，難於接濟，在目下籌餉爲第一，攻城次之。此去安陸府，只兩三日程途，地方饒沃，十倍襄陽，且係僻地，從無重兵屯守。汝可領本部軍馬，再點一千鐵騎，命董翥董翹爲先鋒，疾走安陸，以聲勢恐喝之，彼必不敢抗拒；既降之後，卽令該府將各屬錢糧，陸續解交樊城軍前聽用。倘其間有意外，飛報定奪。』姚襄隨於本日，點將發兵去訖。未幾，燕兒回來繳令，稟道：『荊州知府，姓李名諒，兵備道姓馬，名興，係建文帝罷斥之人，燕王特地起用，做官貪狠異常，民心抱怨。守城主將，都督吳庸，兩員都指揮，一名馬雲，一名崔聚，皆係燕藩宿將，與文官都是同類，甚相和洽。又一個先鋒，姓古，渾名叫古怪相，少一耳，缺一目，鼻孔亦止左邊一個，鬚毛却止右邊一撮，手足皆一長一短，向係江洋大盜，與同夥相爭，投充在營的，說他有萬夫不當之勇，未知果否？至於士民之心，嚮背未定。聽說關老爺廟中，周將軍所持大刀，向來極

有靈驗：若嘯一聲爲勝兆，嘯兩聲是破城之兆；今者不聞得有嘯聲，還在那裏觀望。倒是城外扎下十來個大營，奉姚廣孝調取獠人獠人狼兵，現有二萬餘了，說還有得來，要他們衝頭陣的，看這些蠢賊，都不怕死，倒也利害。」軍師道：『探聽得甚好。』卽下軍令，每日諸將，各操本營軍馬，候不時發兵。忽報姚襄回來，稟見軍師，說：『安陸府城守，都司，缺員；我兵纔到界上，該府便出迎降，各屬亦次第效順。獨有荊門州，當當陽縣，兩處未服。該府說署州事，是荊郡通判，恃着府佐向多，抗拒不服提調；當陽是州所屬，起止由他。若取荊郡，這裏去必由荊門州，所以小將旋師復命。』軍師道：『楚人多詐，今兩郡甫定，汝可暫任安襄監軍道，督理餉事，我則安心前伐荊州矣。』姚襄拜命，自帶本部軍兵，走馬上任去了。

軍師却往來於襄樊之間，登峴山而尋羊祜之故蹟，攬習池而訪山澗之遺蹤，偶逢會心，便揮毫題詠。茲記其習池詩云：

一從山澗沒，便覺習池衰：

水澗魚飛去；苔荒燕啄來。
酒徒今日到，笑口爲君開。
何處銅鞮曲？遺風亦可哀！

又羊祜廟詩云

羊公遺澤盡，峴首不成遊。
荒廟行人過，殘碑少淚流。
江歸漢口大，山入洞庭愁。
尙有前朝柏，風聲直似秋。

諸將佐亦各閒暇，日與部屬較射穿扎，投石超距以爲樂。

一日，沈珂運餉來見，軍師諭道：「兵士勞苦，汝安能遽運至荊州？以後則到襄陽，交與姚監軍轉運，庶道里各半，勞逸均平。」沈珂遂問出師日期，軍師曰：「兵法守如處女，出若脫兔，未可預期。」

轉瞬之間，忽已八月有五日，軍師密遣綽燕兒，再赴荊州，刺探猛狼情狀。至十三日五更，卒然傳令，賓鐵兒，曾彪，董翥，董翹四將，點輕騎二千，不帶弓矢，不穿甲冑，於今日酉刻發兵，限十五夜半子刻，要拔荊門州，踰時者斬；若有賊人對敵，不在此例。四將大喜，遵令去了。又自率劉虎兒，阿蠻兒，楚由基，瞿鵬兒四將，帶鐵騎二千，於戌時進發；郭開山，俞如海，督率大軍，於十五日早起行。

樊城至荊門，約四百里，總是山路，大半無人煙，董翥等，一夜已走有二百七十里。遇見兩三人在嶺頭下來，董翥命軍士拿到，喝問：『你們還是要死要活？』三人面面相覷，只叫：『大王饒命！我們身邊一個錢沒有的也。』董翥笑道：『是良民了！我且問你，到荊州門還有多路？城內有多少兵丁？前去有幾處塘汎？實說了有賞。』一個老年的，戰兢兢答道：『到州只有百多里路。州裏張太爺，比完了錢糧，明日就要回府，帶着五六百兵馬，來管押銀扛，都要去的，是個空城。過了這個黑松，十餘里，就是半村嶺，有百十多人家，二三十塘汎兵住着，今朝只有三八個在那裏，其餘俱回家下過節

去了。再去都是荒山，連人也沒有的。」董騷問：「你們從那裏來呢？」答道：「完不起錢糧，昨日到州去挨板子的。」董騷道：「此是實話，命賞他銀一兩。」三個人都說：「我們沒福，不敢要大王爺的。」爬起来徑走了。賓鐵兒道：「他道我們是打劫的銀錢哩！」董騷道：「上了嶺，敢被他們汎兵望見，就漏了聲息了。且在這裏住下，等晚些兒，我們四人，募地闖去，將汎兵殺却，然後前行；倘有過去的人，且不許他走。」曾彪道：「還是將軍的智好。」等至酉刻，賓鐵兒等四人，卸了戎裝，各帶暗器，一徑過了黑松嶺，走到半村嶺上，那五六個汎兵，見是生人，便喝問：「是怎麼人？」賓鐵兒早掣出銅鞭，攔腰掃去，已打翻了四個；曾彪接着動手，頓時了當。營房內又走出兩三個來，被董騷弟兄迎上去，一斧一個。又搜到裏面床底下，捉出一個小年紀的，也一刀揮爲兩段。那些山村人家，都頂着門，躲得沒影兒了。賓鐵兒就去招呼人馬，乘着好月色直抵荊門州城下，連更鼓之聲也沒有。四將帶領着百來個勇士，緣城而登，砍開城門鎖鑰，放進大兵。門軍驚醒了，還糊糊塗塗的問道：「兀的誰喧嚷呢？」賓鐵兒一頓斧

砍完了，仍閉了城門，趕至州衙門入去時，張通判大醉駢臥，方被左右喚醒，爬將起來，如煎盤上螞蟻，無處可走，匿在樓梯背後，被勇士搜着，綁縛了。諸將知道城內已沒有了百姓的，見一個殺一個，不會留得半個。天大明了，四將會齊在州堂，軍士又活拿到一個官兒，說是當陽知縣，昨晚陪太爺賞月，今日也要回去的。不多時，軍師已到，見諸將功成，各褒獎了幾句。隨將張通判棄市，當陽縣黜革。

次日，綽燕兒回來，稟說：『獠獍狼共有四萬多，最強者，第一狼兵，他們總不受人節制。只是那三種前來廝殺，若克復了一州一縣的城池，就全要這一州一縣的錢糧，若不肯時，便要放搶；城中賊將，不敢專主，去請命於姚廣孝了。這個時候，大約已有定局。』軍師遂附耳與綽燕兒說了好些話，取一個小小包裹給了他，又如飛去了。隨請董參軍道：『汝屢次問我軍機不答者，汝知之乎？用兵之道，譬諸弈碁，全局之形勢，雖數定於胸中，而落子之機關，則應變在於頃刻。今當……如此如此——而行，方可了當這四萬兇徒。所需硫磺鐵硝，米與藥物，都有備的；只柴與酒，要整頓起來。此係

重任，交付與汝去料理。」次日，郭俞二將，統率大軍到了。軍師傳令，有向日犯罪應斬的九人，可速押來勘問。俞如海就頃刻押到，軍師問：「汝等罪應斬否？」皆應道：「軍師賞罰，至公至明，更無他說。」軍師道：「如今有個絕好的死法：我欲用汝九人爲戰將，若敗而死，給白金一千兩，養活家口；若願子弟做官，能文者，補文職，能武者，補武缺。若敗而不死：盡免前罪，或充伍，或歸農，各聽爾等之便。」軍士皆欣然齊聲答應。即命各起全副披掛，并鎗刀馬疋，分列在劉超，楚由基，瞿鵬兒部下，每將各三名，密授臨敵秘計，——如此如此而用，各領輕騎三千。劉超先行，由基次之，鵬兒後進。又密諭俞如海：「汝領兵一千五百，離城十里，扎下寨柵。」董翥董翔，領兵一千五百，屯於城內，亦各授以臨時秘計；餘將佐皆隨軍師駐扎。又令曾彪，率領五六個善爬山的軍士，扮作樵夫，分散遠近峯頭，往來探信報息。

且說第一隊三千兵馬，劉超令三個應死的小軍，披掛整齊，都打着先鋒旂號，自己却在後面押隊。行勾一日，出了山口，殺奔荊州郡來。遙望見大路上，有十多個營寨，

盡是獠獍狼三種洞蠻，軍容甚爲詫異。劉超暗傳號令，將軍馬照左右前後，各分七百，雁翅般擺開，虛着中心，不相聯接，以便退走，自己却帶領鐵甲二百掠陣。先是前軍的正先鋒搦戰，洞蠻見了大笑道：『只這幾個膽子，一頓拳脚都完事了，那裏用着兵器？』狼營內有個叫做烏雲勃，臉如鍋底，眼若金鈴，赤鬚黃鬚，鋼牙血口，手執渾鐵槊，大吼一聲，縱馬出陣。這正先鋒就是犯罪的小軍，如何抵敵得？死掙有十來合，被他一槊，打於馬下。劉超亟揮左翼副先鋒出陣接戰，抖擻精神，大罵：『蠻奴！我來砍你腦袋。』其如氣力不敵，鎗法散亂，被烏雲勃活捉去了。劉超即將手中號旂一揮，後軍與左軍先退，洞蠻沖殺過來，右翼的假先鋒，揮兵接戰，與烏雲勃交手，只兩合，即便奔逃。劉超在後，且戰且走，被他追趕六十餘里，蠻人望見有第二隊應兵到了，方纔收住。劉超計點部下時，只十來名鐵甲帶傷，其餘都是輕鎗快馬，預先奔走，不曾折損半個。隨軍師密諭，將右翼的假先鋒，一千軍馬，并付楚由基，自却領兵尋巖谷便處埋伏去了。

次日，由基傳令，將軍馬分作三重，前部一千，後護一千，中營一千六百，打着大將旂號，自帶着四百輕騎遊巡，按住不進。狼兵隊裏，有個頭目，顴鼻赤臉，魁首圓眼，兩鬢皆卷綠毛，叫做綠髮獅子，使一根狼牙棒，驍勇出羣。昨見烏雲勒大勝，他就點了一千狼手，直哨前來。由基見兵馬不多，沒有個邊然詐敗的，且殺他一員蠻酋，賠償兩個假先鋒的性命，激老了他的兇性，自然大隊都趕進山谷中來了。悄悄拈弓搭箭，聽的一聲，正中綠毛獅子頰，翻身落馬，衆軍亟救了去，早見洞蠻，湧地而來，個個咬牙切齒，人人擦掌磨拳。這裏小軍裝的前將軍，一騎馬，一條鎗，沖殺過去，遇着個蠻將，名喚阿育護快，手舞大桿刀，只兩合，被他劈死。隨有中營小軍裝的主將，疾忙接戰，又是一個豬兵頭目，叫做奮利，挺着丈八蛇矛驟馬交鋒，那小軍很命招架，不幾合，蛇矛早中咽喉，死於馬下。那三種洞蠻，見連斬兩將，如疾風驟雨，卷殺過來。楚山基疾忙揮軍而走，有二三十里，回顧追兵遠了，早遇着瞿鵬兒人馬，打着軍師旂號，把個小軍，扮作黃冠，張着紫蓋，有似軍師模樣，兩員假大將，左右護持。楚山基也遵軍師

密諭，將殺剩的兩員將官，并兵馬二千，交與鵬兒，自己領着二千，也自埋伏去了。鵬兒傳下軍師號令，守住山口，只看紅旗揮，進軍搦戰；皂旗動，退兵奔走。自領鐵騎一千，據定要害。

却說洞蠻，雖然有勇無謀，也多奸狡，因昨日綠髮獅被害，今日就先差幾個小卒來探，回報兵馬甚多，只在山裏屯扎，不敢出向大路。那狼營主將，便約會猿人爲第二隊，獐人爲第三隊，狼人當先殺進山口，後面陸續接應，以防伏兵，——總是沒有部伍的兵，蜂擁蟻附，雜沓競進。鵬兒在高處望見，卽令假大將，領着小兵五百，向前迎敵。狼兵有一小將，額上有個兩頭尖的疤，名三眼豹，是綠毛獅的兄弟，要爲哥哥報仇，將起竹節雙鞭，驟馬來戰。有四五合，三眼豹使出兇威，飛起左手鋼鞭，劈頭打下，假將軍疾忙隔過，不防他右手鋼鞭，早已攔腰一掃，肋斷腰折，死于馬下。五百小卒，爭先奔進山口，狼軍隨後湧入，被鵬兒鐵騎截住，混戰半晌，直待軍馬退盡，然後保着假軍師，且戰且走。狼兵奮力追來，遙見紫蓋下，有個道人，狼狽而逃。三眼豹飛趕向

前，左首一將，亟來邀戰；烏雲勃又趕去，右首一將亦來接住。烏雲勃虛幌一鎗，卽縱騎趕到紫蓋下，大喝一聲，活擒下馬。三眼豹打殺了兩員假將，一徑來取瞿鵬兒，鵬兒略戰三合，揮軍就走，轉過山腰，同着部下兵士們，卸甲棄馬，跑上山岩樹木中去了。却剩下假將官一員，領着些殘兵敗卒，向前沒命的奔逃。早望見將軍俞如海，打着後軍旗號，結營在山坡下，都要擡入營內，一時沸亂起來。蠻兵乘勢撲殺，竟砍營寨，俞如海也便棄營退走，被他長驅追擊，直到城邊。王師亟叫開關，時已不及進城，兩分左右，繞城而逃。烏雲勃等，且不去追，驟馬搶入城圈，占據門口。這裏狼兵，方進西關，城內二董將軍，率領兵士，竟出東門去了。時天已晚，門狹人衆，直到黃昏，狼兵方纔進完。衆頭目都到州署，見白米堆着如山，好酒也有百來甕，牛肉馬肉，剩有五六百斤，叫號喜懽得了不得。有幾個狼兵，拿着五十多名小軍解來，說躲在人家屋裏的。軍士跪告道：『我們是給他們打水做飯，叫做火頭工，他們走了，我們這幾個，還不知道哩。』阿育護快道：『這好教他們做飯。』遂分給於各頭目，打水的，洗米的，燒火的

，煮肉的，一齊動手，片刻辦了起來，大家如餓虎一般，啖個精光，只覺還不得飽。那知這些小軍，都帶着蒙汗藥的，酒內預先有了，那飯內肉內菜內，總是臨時放的，吃了下肚，便渾身發起麻來的，個個頭重腳輕，且去睡覺。那吃酒的，只道是醉了，還說有這樣的好酒。五十個小軍，分頭行事，將牲口都牽至城外，城門上又下大鎖，柴火內又灌了硫磺燄硝，入城之內，各處放起火來。落得這些狼兵，不知痛癢，頃刻火化金錢奉送。呂軍師與董參軍，正在山頂看這火勢，真利害也！

狼兵共一萬八千，真道一個也不走脫麼？中得藥毒輕，原有好些酒醒的，獨是八面皆火，待走那裏去？倒比不得醉的，甜然無聲，倒還少受多少痛楚哩。那獠人撞人，原在後面，要搜殺敗兵，來得遲了。獠人離城二十多里，撞人離城有四十里，便安下營盤，却也小心不過，四面分兵巡警。俞如海董薰董翹三將，原奉軍師密令，看城中火起爲號，徑來劫殺城外營寨。那獠人營內，雖然睡覺，都是枕戈而臥，馬不卸鞍，人不卸甲，聞得炮聲大震，一齊殺出。不知王師用的，都是火鎗火炮，火弩火箭，只在左右對面

打來，並非鎗刀廝殺，洞蠻如何拒敵？只得向後倒退，自己踐踏，已死若干。那時劉超等三將，自詐敗之後，各在沿路山岩伏着等候，遙望見城內火起，又聽得炮響，鵬兒與由基，便分左右，也都用火器攻打獠營。營背後劉超，率軍吶喊，萬弩齊發，營之前面，却無兵攻擊，獠人遂向前走。此時猛兵，正敗下來，剛剛相遇，黑影裏，猛獠自相混殺，喊得明白時，死傷已有大半。方得合兵一處，向舊路上拚命殺去，當不起火器利害，走一步死一步。到山口時，恰又有二隻猛虎：郭開山，賓鐵兒，曾彪領三千鐵甲擋住，左右是劉超鵬兒等夾擊，後面是董家二將追掩，饒你六臂三頭，脫不了虎穴龍潭。獠人內有名頭目，叫做額敵剛，有萬夫不當之勇，領着部下，奮力衝突，單單是他出了山口，也有七八十騎人馬隨去。正走時，忽一大將，縱馬輪刀，從暗中直取額敵剛，額敵剛着急了，翻身下馬，徒步而竄。這員大將，原來是阿蠻兒，伏在大路，候個正着，殺得寸草不留，只額敵剛一人走脫。——此呂師貞之毒計，無異諸葛武侯火燒藤甲軍也。

第七十九回

神武廟雙建帝師旂

偃月刀單梟燕將首

烏雲勃拿下小軍裝的假軍師，當時就令蠻兵一百名，押解到荊州府，下在死囚牢裏。次日，吳庸邀集文武官員，擺設了腦箍，鋸板，剔齒筍，刷肌帚，種種惡毒刑具，提來勘問。忽報撞人頭目，只帶着一個步行小卒，說：『四萬蠻兵，總被他們燒死了。』

『吳庸等嚇得目瞪口呆。額敵剛一騎馬，早已闖進帥府，大嚷道：『你們盜了官職，打劫了地方金銀，抱着大小老婆，安然在衙門受用，我們着甚來由，爲你們統兵殺將，連賊軍師都拿來了，屯兵在那城內！不知怎麼失的火，燒得半個也沒有！如今只把荊州的錢糧，盡數給我，再賠還我四萬多人；若說半個不字，快把他的軍師來交還我，依舊放去，好待他砍掉你們的腦袋，洩洩我胸中的忿氣。』吳庸又羞又惱，倒因連日屢報大捷，也就信了他失火的話，忙陪個小心，笑顏說道：『如今正要勘問這賊軍師，取他口供

上聞，難道你們爲國家出了力，有個不酬賞的麼？」那小卒扮的道士，在塔下厲聲喊道：「沒你娘的烏興！」早被軍士連打幾個巴掌。馬雲喝道：「再打！我且問你，這賊軍師叫甚麼名字？兩日殺的賊將，是何姓名？并現在賊兵若干？都一一供來。」吳庸大喝道，「若有半言不的，叫左右看刑具。」兩邊立的軍牢健卒，齊齊吆喝一聲，把這種非常刑具，都擦向小卒身邊。道士不慌不忙，呵呵笑道：「我們營中，有八九個犯着死罪的小卒，連我也是一個，蠻狗殺的，就是幾個犯罪小卒，假裝的大將；我這個大軍師，也就是來尋死的小卒。我們真的呂軍師，用兵賽過諸葛，不要說將官你們殺不動，就是部下的兵兒，也不能毆打着半根毫毛；原要燒盡這些蠻狗種，因此賺到荊門州的。看你們這幾個臚包的將官，也只是這兩天子哩！」始而額敵剛說個失火燒死，原要詐賴他們，尚不知一切是假的，如今聽了這些話，十分掃興，抬頭一看，見昨日押解假軍師的獍兵，總站在儀門邊，跳起身往外便走，一齊跨上馬，如飛出城，大家搶擄一番，徑自去了。吳庸與各官，也纔省得這三種蠻人，一總了當在圈套之內，且喜得額敵剛，羞慚逃

去，倒結了局。假軍師又大喊道：『快些殺我！』崔聚怒喝道：『碎剮他起來。』吳康道：『值得剮一小卒！且留他活口在，好復姚少師。但如今賊勢愈大，或戰或守，須預定主意。諸公有何妙策？』馬雲道：『水來土掩，將至兵迎，小將隨皇上以戰而得天下，今日到不得膽怯，由這敵寇猖獗，成何光景？』崔聚道：『馬將軍之言甚壯。但以小將愚見，此寇攻陷城池，總出內有奸細，皆因札營在外，容人出入，以致不虞。算來城中糧穀三年，兵有數萬，我深溝高壘，閉關不戰，以老其師，候其動靜而擊之。兵法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彼豈能久居此乎？』吳康道：『二都使之言皆是。我欲先戰而示之以威，然後憑城而守，窺其氣懈，出兵以撓之，何如？』衆文官齊聲稱讚勝算。吳康便向着馬興拱手道：『有一事借重道尊，各城門禁，每門撥一百軍士看守，許出不許入。凡薪蔬日用之物，總令門軍遞進。那賊奸細，豈能插翅飛入？』馬興忙立起應道：『這個交與本道，斷不得悞。』於是卽下教場點兵，共有一萬馬軍，一萬四千步軍，留下七千守城，餘皆出城結寨。吳康中營，馬兵五千，步兵二千；崔聚馬雲左右兩營，各

五千，馬步均半。

到第三日，見有四五百軍，直哨前來，認旂上五個金字，「左哨將軍會」。吳庸欺他兵少，即顧左右：「誰與我先斬此賊？」說猶未完，古怪相縱馬挺鎗，直取來將，曾彪舞動渾鐵撻，劈面相迎，戰有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馬雲就指揮部下二千五百騎兵，冲殺過去，王師雖然健勇，係是遠來，一倍豈能勝數倍，只得且戰且走，被他追逐十餘里。董翎右哨已到，接住混殺，亦不能勝，又退有數里。先鋒賓鐵兒，率領鐵騎二千，疾卷而來，馬雲望見，亟忙領兵回營，這裏亦不追趕。

馬雲欣然向吳庸道：「今日也就挫了他銳氣，你們若來接應，怕不直追到荆門州！」吳庸內慚，便支吾道：「看見他兵少，所以不曾來相助，往後須要大家接應。」當晚二更，崔聚馬雲，還在中營商議軍情，忽聞炮聲四震，伏路兵飛報敵軍大隊皆至，只離我們十五里安營。吳庸道：「可煞作怪，放炮應三聲，或一聲，那有四聲的理？」崔聚笑道：「到底是草寇，知得甚麼？」（他却不知這四聲炮響，是呂軍師合綽燕兒行事的

暗號。前日交給他小小包裹內，藏着四面龍鳳旂，兩面是素綾子鵝黃鑲邊的銷金九龍旂，各有「濟南太陰帝師」六個拷棹大的字，是泥金寫的。兩面杏黃色絳帛鑲邊的繡五鳳彩旂，一書「官弁盡殺無疑」，一書「士庶早降莫悞」，純用硃砂寫的。你道綽燕兒止一個人，這沒柄的旂兒，有何用處？要知道古來善用兵者，每以片言而奏奇功，任爾六韜三略，臨時執泥不得，——只爲兵書規則是死的，那對敵的軍師，却是活的，——全要在乎人之神明作用，不必求合於兵法，而自無不合者。茲荊州一郡，爲三楚重鎮，城郭堅峻，濠塹深廣，憑江而立，燕國姚——已久設備，兵精糧足，若以人力攻之，即孫吳淮陰，亦終年而不可拔；重關緊閉，內外嚴絕，縱有好細，亦無所施其技巧。呂軍師却算出一兩面旂，五六個字來，搖動百十萬軍民之心，這樣計策，豈不奇幻？）

當下綽燕兒正伏在冷廟中梁上，忽聽得炮震四聲，知大軍到了，即便遵着軍師將令，跑至關帝神武廟前，一溜擡上左首大旂竿，坐在斗內，看原廳的兩面旂是「伏魔大帝」四字，他取來摺起，解出濟南帝師龍旂來，套在柄上，恰像量了尺寸做的，一些兒

不長短；又上右手大旗竿，也挂好了。就一徑到府城隍廟，也有兩根旗竿，懸着是「福國佑民」四字；燕兒取出身邊那兩面來，映着月光一看，心中大喜，照式換挂停當。剛是半夜，尋個妥便處藏了。

却說軍師安營之後，暗諭諸將：『明日曾彪交戰得勝，虎兒，鐵兒，鵬兒，搗其中堅；董轟，董鏖，攻右營；郭開山，阿蠻兒，擊左營。賊人勢必奔逃，須合力向前，追及城門，便搶城池。』楚由基，愈如海，領鐵騎二千，保護中軍，隨我進城。』又下令軍士，秣馬蓐食。甫及天明，放礮起身，已壓敵營而陣。曾彪徑闖營門，大罵索戰。吳庸，馬雲，崔聚，三營齊開，古怪相當先出馬，曾彪大笑道：『是人是鬼？形相也不會變完，却到老爺手裏納命！』古怪相又是咬舌根，半句也答應不來，挺着蛇矛，奮力交鋒，有二十回合。軍師遙見城內有數騎飛馳至吳庸營中，不片刻，又有四五騎來，料是報信的了，顧謂楚由基道：『曾彪贏他不得，你可助他一枝金僕姑。』由基遂閃在門旗影裏。候他馳馬來時，拈弓扣箭，聽的一聲，正中古怪相左邊的亮眼，翻身跌下塵埃，——

頓教獨眼大將軍，變作雙睛小鬼卒，嗚呼哀哉了。

吳庸正爲兩三次飛騎，抄了旗上的話來飛報，不看猶可，一看「官弁盡殺無疑」，打了個寒噤，怎又當得古怪相陣亡？一時驚惶無主。却又見對陣上，多少猛將雄兵，轟若雷電飛來，只說得聲：『都仗二將軍，勉力支持，我去搜拿城中奸細。』引着部下家將親兵，望後便走。中營人馬，爭先要隨主將，勢如山倒。左右二營軍士，大譁道：『誰要命？誰不要命？却把我們去填刀！』大家一闕而散。馬雲自向西路逃去，崔聚孤掌難鳴，便如飛去趕吳庸，後面劉超董翥等六將，緊緊追上。吳庸崔聚纔過得弔橋，虎兒鵬兒二騎，早已飛上橋心，軍士挽橋不及。忽聞震天一聲，空中有尊神人現身出來，手持青龍偃月刀，踏雲而去，吳庸已經梟下首級，從額子起，連身帶馬，整整劈爲兩半。崔聚嚇得魂不附體，那敢進城？引着兩三騎，繞城而逃。虎兒鵬兒，見是關公顯聖，兩騎搶入城門，門軍數人，早已躲得沒影。曾彪等隨招呼兵馬，一齊進城。二董將軍卽守在城闕，等候軍師駕至。從來楚人最信的師巫，極敬的鬼神，今關聖廟周將軍，白

日顯靈，誅斬了一個都督，盡說是真命天子來了，家家結綵懸燈，戶戶焚香設案。有些生員耆老，在通衢大呼：『去迎接王師。』連守城的數千步卒，都雜在裏面助興。劉超等遂分付：『爾等上順天心，快出城迎接軍師。』衆人聽了，莫不踴躍，爭先而去。鵬兒等諸將，就分頭找到各文武衙門，正合着旂上的話，官弁盡殺無疑，須至殺者，留不得半個。轉到帥府來時，軍師已到，都獻了斬馘的首級，稟道：『大事已定。』吳庸的首級，用頭髮打成扣兒，挂在旗竿上，帝師旗邊。軍師即命將各官弁首級，一并梟示在那裏。郭開山阿蠻兒，斬了馬雲，又有十來顆無名小將首級，適綽燕兒來繳令，即交與他，懸示在府神廟旗竿上。又委董春秋盤察府庫已畢。

次日清晨，軍師赴神武廟焚香，見穢物滿地，半是馬矢，也沒個香火道士。軍師拿地方問時，稟道：『向有督府書吏盛傳敏，着人在廟中喂馬，怪道士多嘴，他們稟了都督，將道士責逐。如今這些兵丁，都來作騷，竟做了養馬場了。』軍師立刻拿到盛傳敏，顛倒豎在馬糞中而斃。又傳舊道士至廟，令其仍守香火，發銀一千，即委地方重修新

整，限日興工。

纔出廟門，有個官兒，面縛泥首，稟是德安府知府吳河圖，是吳庸的姪子，兩日有公事在荊郡，不敢逃回，願附王朝。軍師允了，令仍回本郡，原官如故。河圖叩謝自去。

軍師隨到帥府公堂，諸將畢集，轅門傳報：有兩人生擒崔聚解到。軍師看了，微微笑問道：「你二人叫什麼姓名？怎生樣拿他的？」供道：「小的們是弟兄，姓吳，叫吳江豚，吳江豬，向來打魚爲活。昨日他來強拿我魚舟渡江，哄醉了他，拿來討賞的。」軍師又問：「難道崔聚沒有盔甲麼？」崔聚應聲道：「是銀盔甲，被他剝去了。」軍師叱道：「是應剝的。」又問：「就是他一個來，還有同走的麼？」吳江豚一時不能對答。崔聚又應道：「有個跟隨的，同下他船裏，不知怎麼樣了。」軍師笑道：「自然。」又問吳江豚：「你們討賞，是要銀子？還是要做個武職官兒？」兩人齊聲應道：「我們不會做官，求賞些銀兩去做買賣。」軍師隨諭劉超，將三人一并監着候奪。隨有投降的

營弁，稟說：「吳江豚二人，原是江洋大盜，與古怪相爭做大王，鬪他弟兄不過，所以古怪相投在營中，他們的羽黨，正還多着。」軍師道：「我故知之。」即令發示召告，竟有數百狀詞，有告他謀財殺命的，有告強姦婦女，有告搶擄妻子，有告屢遭劫掠，有告採生折割，有告被殺一家數命的，紛紛不一。軍師乃提出吳江豚弟兄，并崔聚到案下，諭道：「你們弟兄兩人，拿了崔聚，該賞五百金，已得了他盔甲一副，今現封一百兩在此，但須得汝家口來領。」二人叩稟道：「怎不就給小的們領去，又要家口呢？」軍師擲下百餘張狀詞來，厲聲叱道：「合城的人，告你們是大盜，應賞還你賞，應殺還你殺，準折不得。」江豚江豬，啞口無言。他有兩個兒子，正在轅門外探望，早被軍士拿下，軍師即令將一百兩付與他兒子；諭令：「改過遷善，慎毋學爾父的死法！」喝令將此三人，斬訖報來。崔聚大聲道：「天爺爲我報了仇，值得一死。」片刻獻首。

門軍忽又傳報，有個姓吳的文人，要求見軍師。軍師笑道：「何吳姓文武之多也

！

第八十回

吳侍講十年撫孤子

呂師相一疏薦名臣

這個姓吳的，名學誠，爲建文皇帝經筵日講官，素有品望。帝出宮時，扈從不及，慟哭數日，卽欲自殺，又轉一念道：『子在，回何敢死？今聞乘輿無恙，自當追求行在，以圖興復，徒然一死，焉足塞責？』有傳說者，言帝自吳入楚，將之滇中，吳侍講卽棄其妻孥，帶一健僕，買個小漁舟載了書籍，扮作漁翁，備了根釣竿，汎於長江之上，從九江入漢。及上三峽，至於夔州，適又聞帝在兩粵，遂折向洞庭，歷瀟湘，溯沅澧。又有說行在已在蜀中，復轉入襄陽，上夷陵，由涪江直抵岷山，發所源在，往來轉輾，終不得帝之踪跡。計欲舍舟就陸，求之道塗，又恐其爲人偵獲，連性命都委之豺狼了。真是心上有個故君，夢寐中常在金塔玉殿之間，到得醒來，片葉孤舟，茫茫烟霧，不能悲酸。慟哭了幾場，沈想了幾次，忽自慰道：『有了。我聽見說東，就向東，說西，就

向西，不要說傳聞不真，縱是真的，安知不君來臣去，臣來而君又去乎？我如今只在長江上下往來，天可憐見，少不得有見我帝主日子。」於是下及蕪湖，上至漢口，往來游行，逢人物色。取出所帶書籍，看一本，隨向江心中擲一本，仰天痛哭一番。一日，在巴陵，取離騷來讀，——是未經裝訂的，讀一頁，丟一頁，又哭一番。適爲買舟附載文人聽見，因此流傳於世，野史上便說讀的總是離騷，自比屈原不忘故主之意。（這就是沒見識的了！難道吳侍講舟中，所載盡是離騷麼？況且懷王是無道的，豈有將聖君比之之理？總是侍講憤懣已極，若始終求不着故主，也就要葬於江魚之腹，留這書本何用？所以先付之江流。）

一日，泊舟在成都之皂江邊，見有四五個童子，釣魚頑耍，內一個，約十歲，巖然坐着，雖形容憔悴，而眉目秀異，又若有悲戚的光景，衆童子都笑話他，他并不歛保。侍講心以爲異，也就攬着自己的釣竿，移舟近前。一個童子，拍笑道：「那漁翁也是不會釣魚的。」侍講道：「還有誰不會釣魚呢？」童子指着那巖然坐的道：「是他。」侍

講便緩言問道：「童子今年幾歲了？」傍一童答道：「他是野種，那裏知道歲數？」侍講回道：「他既不會釣，你們該教導他。」那坐着童子說道：「我不要學釣魚。」又一童子道：「他不要學釣魚，要學的是討飯。」侍講見坐的童子，含着悲酸，只不則聲，就起了個惻隱之心，隨問衆童子：「他有父母麼？」適有個老人走來，衆童子共指道：「是他家裏養着，不知那方流來的？」侍講隨步上岸，迎去施禮道：「多謝老丈厚德。」那老翁摸不着，便問漁翁：「你像個外方口氣，從來未認，怎麼謝我？」侍講指着坐的童子道：「這是舍姪，失散已久，天幸今日遇見，聞知老丈收留，感激不淺。」就向腰間，取出一包碎銀，約有三兩，遞與老翁道：「聊表微意，日後尙容補報。」老翁正爲這童子，一些生活也不會做，倒要開飯養他，雖然當日收留了，今却沒擺佈處，聽了這話，笑逐顏開，便道：「既是令姪，竟領去罷，怎好要你的銀子。」口中說着，手中接過去了。老翁隨向童子道：「你們如今骨肉相逢，也不枉我養這兩年。」童子不知所答。侍講便道：「你今得隨我回家，總是老翁收養之力，且到我船裏去細說罷。」看

書者要知道這流落童子，若是住着安穩，怎肯隨個漁翁？只因每日忍饑受凍，凌賤不過，一眼看着漁翁，料不是個拐子，且離了火坑再處，便立起身來，撇卻釣竿，扯着漁翁的衣袂。侍講隨攆了他的手，同向老翁作揖致謝，叩別了下船而行。童子偷眼，相一相漁翁的臉兒，又酸酸艱內的書籍，微微的嘆了口氣。吳侍講問童子：『你爲恁嘆氣？有話說與我。』童子道：『我從幼沒了父母，不曾上學讀書，如今見了這多少書本，因此嘆氣。』就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侍講見童子說話大有志氣，便道：『你且勿哭，我正要問你：你父親叫什麼姓名？幾時沒有的？怎樣流落在這邊？』童子氣噎不能答，捶胸大哭。侍講已猜個八分，乃撫背而勸，方應道：『我父親叫做胡子義，做的兵備道，還有個伯父，是朝中的大官。不知怎樣，京裏亂將起來，伯父一家都被殺了，我父親聞知，就丟了家人口，只帶着我弟兄，連夜逃出衙門，到這裏一個王府裏，住了幾時，聽說要來追拿，又逃到一個山內。我父親向着我說道：『吾兄無子，天若不絕吾姓，自有好人收留。』黑夜裏竟自去了。那時哥哥七歲，我只六歲，遇着這個老翁，收了我。也不

知哥哥怎樣了，也不知我母親怎麼樣死了？」說罷，又放聲痛哭。侍講觸着心事，也自搥胸大慟，連僕人也揮淚不已。童子見漁翁哭得甚苦，道是因他起見，倒住了聲。侍講道：「噫！正是流淚眼相看流淚眼，斷腸人說與斷腸人。童子！方纔我見你在難中，動了惻隱之心，提拔你的，也不知是忠臣的孤子。我對你說：我不是漁翁，我是建文皇帝朝中的侍講。你的伯父胡子昭，做刑部侍郎，與我是意氣之交；你的父親，做湖廣荆門道，我亦曾會過。」說未畢，童子遽然拜道：「是我的父輩，這個大恩，如何可報？願認爲父親，教訓孩兒罷。」侍講道：「論理是年家子姪，也還不錯，但宗祧爲重，汝但呼我爲父，我認汝爲兒，姓是改不得的。」童子又拜過，纔立起來問道：「孩兒這幾年上，略聞得燕王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說殺了多少忠臣，我揣伯父父親，也爲這個緣故，其實尙未詳悉，求父親大人，示與孩兒。」侍講就把燕王起兵，至建文遜國，殺戮忠臣義士情由，略說一遍。又道：「伯父是方孝孺的至交，全家受戮的，臨刑有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我至今記着。後聞得汝父親，避在蜀王府中。到

棄汝弟兄逃去，我疏不知道了。」童子又悲泣道：『若如此，我母親一家子，都是被害的了，所以父親也顧不得我弟兄二人。咳！這樣大仇，怎生報得？』侍講道：『這些話，不愧爲子昭子義的後人，我今爲汝取個名字，叫胡復，是易經上的卦名。「復」字的解說，是六陰盡而一陽來，復乃天地正氣，初復之後，以寓建文聖主，將來復國之意。在汝本身上講，復君仇，復父仇，復祖宗舊德，復鄉國故業，總含蓄在裏面。』童子道：『孩兒不識個字，怎能如得父親命名之意？還求父親做主。』侍講喟然歎道：『你還不知，我還要求建文皇帝，所以借此形藏。若求得着時，君臣生死一處；若求不着時，這大江中便是我葬身之所，到那時候，也顧不得你了！』童子道：『我隨着父親，生死一處，也還得個好名目，強如死在別處。』侍講道：『這不是我看顧之意，譬如我，也棄了兒子來的，只謂祖宗之香火，不可泯滅，豈有教汝同死之理，以絕胡姓之宗祧？且到其間，自然生出機會。你如今正是讀書時候，幸虧得五經四書，尙未投諸江流，我當一教汝。』便檢出本魯論來，胡復接在手中，頗識得幾個字。侍講道：『汝未上學，怎

又識字？」胡復道：「孩兒三四歲上，母親會教我識字，至今還記得。」侍講從此教他讀起書來，天資穎悟，殊不費力，一兩年，讀完四書，又讀五經；與他講論，都能聞一知二，不兩年，文章也做成了。吳侍講有了這個伴兒，常常講書論文，倒覺日子易過。沸沸揚揚的，聽得江舟上，都傳說聖姑娘娘，已得了淮揚地方，如今就要取南京，永樂皇帝有些做不成了。又有個說：倒不見渡江，已經取了廬州府，要殺到河南哩。胡復問侍講：「是怎麼聖姑娘娘？因何與燕賊作難？這其間有個機會否？」侍講應道：「是一女流，仗有妖術，借着我君的年號，哄動人心，大抵是假公濟私的。前者張天師在南都，曾斬他一個妖人，乃是馬猴兒，卽此可知。近來無識之徒，多被煽惑，我們不用保他。」

過了幾時，舟從三峽而下，轟傳：「湖廣全省皆失，關老爺顯聖，斬了荊州都督，因這位呂軍師是諸葛亮轉世，所以關老爺助他哩。」吳侍講聽了別的話不打緊，只關公顯聖一語，大爲奇異，心中暗想：「若不是正氣之人，關侯焉得助他？」遂謂胡復道

：「荊州已得，天下搖動，要復建文擔子，却在我身上。我去察他的動靜，若是借比爲名，欲劫我主，如曹瞞之劫漢獻帝的，我便將段實之笏，擊碎他的賊腦，比死于江中，更爲顯榮了。」胡復道：「大人作何去見他？」侍講道：「儒衣儒冠，是我的初服，謁見故主，要用的，所以帶在這裏；到他轅門口，自有隨機應變之法。」就取出來穿戴了，一徑上岸入城，尋到帥府。（目今謁貴，是件大難的事，秀才們拿着稟揭，滿面堆笑，倩求傳遞，那些差役，總不來採的。呂軍師任兼將相，掌握着大兵權，吳侍講破巾敝衫，又不具個名柬，如何可以會面？那知呂軍師，好賢禮士，有周公握髮吐哺之風，不論何人到轅，卽傳。）那時侍講，故意輕忽，說：「要見你們軍師。」司關的登時傳報，請進。

軍師望見是個儒者，而行步有大臣氣象，卽降階延接，侍講已心折了一半，一揖升堂，向軍師道：「大人上座，容儒生拜見。」軍師笑道：「學生非富貴中人。先生休得過謙，只行常禮。」侍講乃再揖再遜，然後就客位而坐，軍師請教姓名，應曰：「小儒

何足挂齒？請問大人：關侯顯聖，有之乎？」軍師舉手答道：「誠有之。神武乃上爲國家，非爲學生也。」又問：「大人！以片旂一語，而服荆楚億兆之心，有之乎？」應曰：「此小智耳，無關於大體。」侍講亦舉手曰：「荆州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抵中原，南極衡湘，爲天下之樞機，可以蒞中國，而朝四夷，儒生不才，願備指使。」軍師笑道：「我帝師乃上界金仙，其視榮華沾染，不啻污及巢父之犢，今日而建文復位，則此刻歸於蓬島，所爲的培植天倫，扶養正氣，誅奸逆於強盛，挽忠義於淪亡，躬行春秋之法，以昭大義於萬世。微獨帝師，卽學生一待聖駕回鑾，完此心事，亦遂逍遙乎物表；所以兵下河南，三過家門不入。」言未既，吳侍講遽拜於地曰：「噫！我何知而敢測命世之大賢哉？」軍師忙答禮，相扶而起。侍講道：「學生有罪，當日原備員經筵。」軍師曰：「得非汎舟之吳學誠先生乎？」侍講曰：「然。十四五年，不知行在之所，今者，軍師篤愛吾君，學生卽當遍天下而求之，求而不獲，亦不復返，願軍師代爲轉奏。」軍師對曰：「不然。吳門史彬，浦江鄭洽，俱知帝行在。前歲有方外祭酒錢芹，約彼二公，

同往迎請回鑾，當亦不遠；縱使聖駕又幸他處，三公自能踪跡之，無煩跋涉。學生愚意，先請先生入朝，端首揆而亮天工，使天下之人，咸知吳侍講入朝爲相，則我君之復位有日，所以繫社稷之重，而慰蒼黎之望，非獨區區好賢之私也。」侍講曰：「帝未復位，而臣子先膺爵祿，可乎？」軍師曰：「不有臣子，焉得有君臣？子不先受爵，烏得稱爲行在？今日而無臣，是并無帝也！故居亂世，而人之所屬望，多決於名臣之去就；先生其勿固辭。」侍講曰：「軍師命之矣！舟中尙有一僕，并胡少司寇之孤子。」軍師卽傳令請至，略詢來由。下榻帥府，每談往者得失，時相流涕。

一日，報關帝廟修整告竣，軍師卽約侍講同去行香。禮畢，軍師偶有所得，題詩於粉壁上云：

坐鎮荆門控許都，心懸漢帝運將無。

興劉豈在西南蜀？討賊何須東結吳？

一卷春秋名自正，百年兄弟道猶孤。

蒼茫浩氣歸空後，太息三分小伯圖！

吳侍講大驚，贊道：「此千古法眼也！人但知關侯以浩然之氣而成神，而不知所謂浩然者，何在。愚意亦嘗論之，蜀之臣子，其心皆爲蜀而不爲漢，爲先主而不爲獻帝，諸葛且然，况其下者乎？蜀與漢，原略有分別，晦庵以正統與之者，蓋因獻帝被廢，勢不得不以蜀爲漢，而黜曹吳之僭篡。若云以先主爲中山靖王之後，可以爲漢，則西川之劉焉劉璋，獨非漢宗室乎？何得扼其吭而奪之，拊其背而速之哉？唯神武不與蜀事，坐鎮荊州，以討賊爲己任，是其滅曹與漢之心，爲獻帝，非爲先主也；卽先主亦爲獻帝之臣，故可以兄事之，而不可以君事之，所謂一卷春秋名自正，百年兄弟道猶孤也。武侯云：東連孫吳，北拒曹操，亦因先主孤窮之時，不得已而出此策；至於平曹之後，再議伐吳，未免所用者權術。若神武之視吳，與曹等耳。吳之割據，與曹之篡竊，易地皆然，斷不可云彼善於此，而與之連結。所云興劉，豈在西吞蜀？討賊，何須束結吳也？此所謂浩然之氣之本也。先生今日之爲建文，與關公同一心事，所以有此卓見，拜服拜服！」

軍師固謙謝之。

隨回帥府，手草五疏：一薦吳學誠先達名臣，宜膺師保之任，以副四海望治之心。一爲姚襄才器沈毅，文武兼優，宜令開府荊州，彈壓敵境；又沈珂可任荊南監軍道，董春秋可授荊北監軍道之職。一薦俞如海爲鎮守德安將軍。一言京營不可缺員，瞿鵬兒阿蠻兒等仍令回京，唯劉超暫留臣所，請以郭開山代其缺；外齊卒一萬，并令回京護衛，以遂其室家之思。一言比年以師旅饑饉，停科六載，今中原底定，吳楚懷來，皆願觀光，請於本年六科並舉，以收人傑。遂設筵與侍講餞行。吳學誠卽攜了胡復，赴濟南闕下。

去後數日，忽報方外祭酒錢芹回來復命，病在舟中，軍師卽令用暖輿昇進帥府，一面延醫診治，一面具疏報聞。

第八十一回

卜兌卦聖主驚心

訪震宮高人得病

却說錢芹自建文十六年夏四月，在開封府辭別了軍師，去請龍輿復位，他是草莽布衣，從未瞻謁天顏，原要約同史彬鄭洽去的。那時廣陵甫定，沿江兩岸，各有重兵把守，南來北往的，總不許行走，錢祭酒却從維揚而走通州，到如皋渡海至江陰，便達吳門。史彬與錢芹原是素交，闊別已久，只道是死生不能再會的，今忽遠歸相訪，又約同請帝主復位，史彬不勝大喜。卽同起身，到浦江約了鄭洽，自衢州而至江西，轉入湖廣，達黔中，抵雲南之和曲州，尋至獅子山之半岩，深林密管，逶迤曲折，在層巒函奧之處，得一茅庵，顏曰「白龍」——蓋取白龍魚服之意——史彬啓扉而入，止有五椽，帝獨坐蒲團之上，病容憔悴，孤影淒涼。三人泣拜於地，帝喜極而悲，相對大慟。史彬亟問：「希賢等何在？」帝曰：「應能應賢，皆卒於鶴慶山之大喜庵，止剩程濟一人，因我足疾未愈，下山求藥；今日止殮得一盞糜粥，不特無齋米，亦無人炊爨。」言未畢，帝與三人，又不覺失聲慟哭。史彬等泣奏道：「這次因錢祭酒匆匆起程，未曾帶些方物，

幸囊中有薏苡米，尚可充饑。』帝言：『我正不識錢祭酒，無從思想。』史彬就將錢芹同姚善勤王，及今始末具奏；鄭洽便去拾取松枝，汲泉敲火，煮薏苡仁粥，送至帝前。帝略進少許，向史鄭二人曰：『錢祭酒草野之士，乃始則勤王，繼而破賊，今又訪朕於萬里之外，自揣德薄，以致飄零，何克當此愛戴！』史鄭齊聲曰：『錢芹匪止請謁聖容，特爲奉迎聖駕復位而來。』錢芹因奏：『帝師軍師，與耆舊大臣，忠義子弟，及四海黎庶，仰望聖主回鑾甚切。今者淮揚已拔，中原亦定，取南取北，易如反掌，內外文武，均有職事，唯臣乞得閒身，可以跋涉，特約二臣同來敦請。伏惟聖主不以草茅而責之，臣實幸甚。』帝喜曰：『朕足疾未愈，身體未健，爾等暫且住於此，相商就道。』

次日，程濟已乞得藥餌，并齋米回來，與三人相見，各款獻一番，備述了來意。帝謂程濟曰：『朕今欲往，未知將來始終，汝其爲卜筮。』濟乃焚香布著，與諸臣隨帝向南禱拜畢，筮得兌之歸妹，濟愕然失色曰：『大凶，大凶！此行斷乎不可。』錢芹等詢其卦繇。濟曰：『兌主口舌而屬金，金者，刀兵之象，口舌者，變變之端；方今春令，

金未能勝木，自然無事，一交夏令，火來尅金，其勢必敗，且太歲干支皆金，必與火戰，戰則危亡矣。又歸妹，女之終者也，看起來大師一去，而帝師之事已畢，必將飄然遠舉，則內之變發生，而外之兵戈亦至。與其不能終始，莫若再觀動靜，庶無後悔。」帝沈吟曰：「這不負了他十幾載辛勤戎馬之功麼？」隨問三人：「汝等詳察可否，各抒己見，以定行止何如？」鄭洽先對曰：「臣未至濟南，實不敢臆測。」史彬曰：「臣雖到過濟南，見過他君臣，亦未能逆料將來；唯帝師確是金仙降世，不戀塵埃富貴的。若大師復位，則君臣之禮，既有難言，而男女之嫌，又復易起，卦兆之飄然遠舉，乃理之所必然，亦勢之所必至；帝師一去，脫有內憂外侮，又誰得而禁之？」程道人所慮是也。」錢芹奏道：「史彬程濟，言帝師行止，自是無錯。但臣與呂軍師周旋數月，見其作用，真命世奇才，所謂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者。又高咸寧向爲鐵鉉謀生，丹心凜如白日；至景鐵方曾諸公之子，皆爲君父大仇，莫不同心合德，自能爲陛下削平逆賊，奠安王室，何在乎帝師之高飛遠舉哉？」鄭洽曰：「祭酒之言，誰曰不然，然亦有一說焉：人心不同，

有如其面，那能人人忠義，個個同仇？即如大師當陽之日，在廷諸臣，誰忠誰奸，誰能辨得不到？利害不關頭，誰料黨猶各別？帝師不去，似乎萬人一心，帝師一去，或亦人各有心；安能以二三人之忠，而概其餘哉？」程濟曰：「鄭洽之言，真勘待破。」帝又問史彬曰：「向者高熾請的江西張道人，斬了他一個猴精，朕雖未目擊，但得之道途傳聞，果有此事麼？」史彬對曰：「然，誠有之，臣亦不能知其委曲。」帝曰：「若無此一端，朕已早赴濟南，且復了大位，再圖始終；只爲此事可疑，所以向者躊躇未定。目下卦兆又見大凶，朕之不往，決矣。」程濟曰：「若回絕他不往，則又不可。當日在神樂觀卜得坤卦第三爻，「无成有終」，臣已斷定；今日之「歸妹」，亦正與此四字相合。大約主其事者，皆實心爲國，所云大凶之象，不生於其下，則發於其外，豈可并忠義而絕之？臣有一策，莫若暫以足疾辭之，而諷其直搗北平，殲彼燕寇，然後大師竟據北闕而復位，則已無外侮，即有內釁，容易消除。至若金陵高熾，自可招撫之，以徙封於他處。」鄭洽曰：「使亦不服，當如之何？」程濟曰：「縱使南北平分，然自古以來，

北可并南，南不能兼北，以士馬之強，總在西北；這且至復位後，再行商榷。」史鄭二人，皆以程濟之言爲善。唯錢芹又奏道：「鑾輿不往，則忠義失望，舊臣遺老，必致散去；莫若先發手詔，俾臣等齋赴闕下，令卽興兵討寇，聖駕徐徐而來，駐蹕荆襄之上游，已俟北平抵定，然後可以安慰人心。」帝沈思一會，謂程濟等曰：「錢芹之言，深爲社稷，豈可空言以復之？朕之子文燿今已長成，現在黔中黎平地方，先去尋他送之濟南，權爲監國。再有朕祭死難諸臣之文，及從亡諸臣之列傳百餘篇，皆朕之親筆，再有懷想官闕諸詩，一并封去，俾諸臣見之，如見朕顏何如？」四臣皆泣而頓首曰：「聖裁甚善！」其祭文與列傳，皆係原稿，唯詩另錄一冊，略記數首於左：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風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思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右題金竺羅永菴）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

南來瘴癘千層迫；北望天門萬里遙。

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

（右題鶴慶大喜菴）

露滴松梢濺衲衣，峨眉山半月輪微。

登臨不待東翹首，遙見雲從故國飛。

（右登峨眉山口占）

霸氣蒼涼事已非，荒臺故蹟尚依稀！

楚歌趙舞今何在？但見春禽繞樹啼。

（右登章臺懷古）

帝親手寫畢，與文章合作一卷，加以緘封，上題「祭酒錢芹轉奏帝師睿覽」，錢芹拜手而受。帝復諭曰：「朕病未痊，須得一二人陪侍，史彬留在於此。汝與鄭洽二人，可至平黎會長官家，問有廖平於某年寄養的曾文燿，本姓朱氏，一會着了，便述朕命，同赴濟南監國，或即登基，亦無妨於大體，——比不得唐肅宗靈武即位也。那時朕回宮靜養，以娛晚年，更覺遂意。」錢芹又奏：「臣等去訪東宮，必有個憑據纔好，若只空言，彼處如何肯信？」帝曰：「朕父子別已十年，如今相會，也認不得。當日東宮臂上，帶着一副漢玉雕成玲瓏盤龍的鐲兒，倉皇之際，跌壞其一；只這句話，當作憑據罷。」錢芹鄭洽，遂拜辭起行。

且問帝的太子，怎在黎平冒姓了曾氏？還須分明一個來由。當帝出亡之日，太子止有四齡，勢不能攜挈同行。兵部侍郎廖平泣請於帝，匿之而去。廖平原籍襄陽，帝還往吳楚，每至其家，不免爲人知覺，就有奸臣密告燕王，而燕王即發緹騎抄家查勘。幸虧先一日，有黎平曾姓，客於襄陽，與廖兵部契厚，潛以東宮託之，攜入黔中。迨緹騎至

，勘察無獲，燕王不能加以殺戮，乃籍沒其家產，流徙於蜀。後廖平訪帝於大喜庵，已經逐細奏明，所以建文帝向知太子在會長官家也。那時黔中尙未有設藩臬道府，皆屬流官土目所轄，以此安然無事。

鄭洽二人，不則一日，尋到思州地方，凡屬曾氏，排家訪問；有人云原是廖兵部領回川中去了，大抵認不得二人，以此推辭，到四川同了廖平來，自然交還的。——莫道蠻夷無信，這就是他不輕負託之意。於是二人復返成都，訪至廖平流寓所問時，恰又同行在請安去了。鄭洽道：『如今有個道理，先生先到濟南復命，待我仍至帝所，自然遇着廖司馬，同他再往黎平迎請東宮，豈不兩便？』錢芹道：『甚妙。』於是分手而別。

錢芹下至夔江，一路害病來，總爲始而勤王，大志不伸，今請復辟，素心未遂，一團忠義之氣，結成憤鬱，萬里間關，路途辛苦，又受了些春寒，暮年之人，如何禁得？幸而一葉扁舟，已達荊州，呂軍師卽令請入帥府；見其病體困頓，不便問及復命。過了

幾日，愈加沈重，軍師醫理通神，早知不起，遂緩言於祭酒曰：「先生脫有不諱，迎變大事，誰能代奏？愚意不妨從容寫成一稿，以備意外。」錢芹回言：「某已念及於此。」軍師隨令善書者捉筆代草，祭酒逐句念出，大略云：

臣芹全史彬鄭洽，直至滇南武定府之獅子山，幸得覲帝於白龍菴內。帝久患足疾，龍顏憔悴，聖體尪羸，不能命駕。奉帝諭旨，令鄭洽及臣全往黔中之思州會長官司家，敦請東宮先來監國。不意曾姓以昔日兵部侍郎臣廖平付託，必欲原人見面。臣等隨訪至西川兩月有餘，方得住址，而廖平又於數日前赴行在請安矣。鄭洽遂與臣分路，令臣先復帝師之命；如一遇廖平，即請元儲與帝駕全幸濟南也。獨是臣年衰福薄，不獲追陪耆舊之班，觀聖明之大典，仰負帝師栽培，死有餘憾。外臬帝勅什祭文列傳，并詩一函，命臣轉奏帝師睿覽定奪。

呂軍師看了，方知錢芹已經面聖，復位有期，心切欣喜，遂略爲潤色，繕成疏表。越三

日，錢芹大呼：『聖主何時復位？』三聲而卒。軍師亦爲揮淚，隨草疏爲請贈諡，並錢芹遺表飛奏闕下。開府姚襄，親視含殮，撫棺慟哭。後卜葬於荆山之陽，贈爲方外少宗伯迎鑾使。

第八十二回

收英才六科列榜

中春闈二弟還家

建文十九年秋八月，吳學誠至濟南朝見帝師，自陳知識寡昧，赴闕獨後，猶幸軍師垂鑒，不棄葑菲，臣實惶悚。月君諭曰：『自古以來，遭逢國變，忠烈之士，唯今爲盛，皆由高皇之栽植，聖主之涵育。其殺身夷族者，正氣塞於天地；捐身殉國者，大節貫於古今；扈從出亡，與追求行在者，至義充乎宇宙；事雖殊而忠一也。呂律薦爾才堪參贊，道可經綸，以彼之明，焉得有爽？』隨拜學誠爲太師，任元相之職；趙天泰爲太傅，任左相；金焦爲太保，任右相；梁田玉爲少師，王璣爲少傅，郭節爲少保，皆任亞相

之職。再呂律所薦姚襄，特授荆門開府，以宋義余慶二將，隸入標下；俞如海授爲鎮守楚塞將軍；餘悉照請補授。六科並舉一疏，勅下宗伯衙門議復，亦如所請。月君批示曰：

人才者，國家之楨幹；文章者，廟堂之黼黻。比因饑饉荐臻，軍旅孔亟，致曠大典。茲據呂律奏請六科並舉，以補缺略，廣爲蒐羅，任此盤錯，正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着速欽遵施行！

統行各開府各將軍遵照，不消說得。未幾軍師題報，錢芹復命，及其遺表，與建文皇帝御製詩冊，并請贈錢芹爵諡奏章，接踵而至。月君覽過，將御製詩文發於史館，載入本紀。諸舊臣見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悲者爲帝眷念從亡之士，與思悼殉節之人；喜者爲變輿之復不遠，泰階之平有日。

忽忽過了殘歲，又是建文二十年春王正月，五開府及監軍道，並各將軍所屬文武之士，已次第送集濟南闕下。月君隨命吳學誠爲文場正主考，王資爲副主考；同考官經術

科呂儒，經濟科陳鶴山，詩賦科劉炎。其試經術者，專經一篇，四書兩篇，文以八家爲主；有能兼通兩三經及五經者，皆從超等。兼取經濟科試策一篇，係當今之務；論一篇，係往古之事；奏論一篇，聽其自發己裁；文亦以八家爲宗。詩賦科試古詩近體並賦各一首；賦以六朝爲則，篇段不拘長短；詩以三唐爲法，體格不拘五言七言，但流入詞曲調者，概不錄。（請問這樣取士之法，豈不太簡？然以作書者論之，尤爲繁也！如春秋列國游說之士，皆以立談取卿相，而人才輩出；卽孔門之徒與孟氏，亦然。漢重處士，名曰徵君，起自岩阿，登於廊廟，而文章經術，莫盛於漢，且有出身從事，位至三公者，未聞試其文也。唐之進士，皆試詩賦一篇，甚有止以五言絕句，甲於名榜，而爲天下所稱道者。至宋以策論取士，亦止兩篇，而歐蘇曾王之手筆，凌轢今古，亦爲一代之盛。自王安石造爲制藝之文，而奇才窘束；朱晦菴集成經書之註，而學者眼孔銅蔽，臨場搜檢，等之盜賊。於是豪傑之士，且奮而掉臂去矣！從此制科之文日多，五車莫載，卽衡文者，亦未窺千伯之什一，是使庸流得以抄襲而掇高魁，不亦濫觴之至哉？尤可怪者

，春秋兩闈，悉係三場，試文至於七篇之多，策論表判，無一不具；既有總裁正副主考，分房同考，公同甄拔，又有監臨提調彌封謄錄用印收卷等官，防閑稽察，而卒不得一才士。何者？其文不由中出也。孔子論詩三百篇之旨，只「思無邪」三字盡之，今以數句之題，而必律以八股排比之文，其策論亦必圓之以格式，表章則律之以駢詞，皆娓娓數千言不止，即使班馬再生，亦無兼善盡美之法，其勢不得不出於拾牙慧，竊唾餘，以粉飾一時。是故入闈所中之文，皆其平日在牕下熟讀強記之文也。甚其黠者，師作之而弟讀之，不假思索，寫之而已。其間容有長才能揣摩入彀者，亦脫不得油腔熟調四字。昔者韓昌黎以曠古雄文，試輒不中，只得達心勉效時作，方獲一第。公自閱其文而笑曰：『不意我文庸腐爛惡至此！』唐季且然，而况後世？乃今之校勘科闈者，方搜剔其點畫之差訛，與夫字句之紕繆，則不知其所取者，固何在也？若夫法愈繁而弊滋甚，又有不屑於言者矣。御陽子有鑒於此，一切法網，盡行削之，但取真文，而拔奇才，以吐英豪之氣。一在不攻冒籍；天之生才，不囿於方隅，所以湯執中，立賢無方，不但越羣縣

由之，卽越省分亦由之；王者以四海爲家，何處不可應試耶？一在不定額數：每郡縣取十人亦可，一二人亦可，至於並無一人，亦無不可；夫才者，豈若草木之有地卽生耶？奈何定之以每邑幾名也？余足跡遍天下，見一縣有童子試而至于千人，及二三千者，有不及百人，或十許人，而僅止四五人者，至其應取額數，大概不甚懸絕，故有目不識丁，而亦列入鬻序者矣。一在不行搜檢。夫取之於我心者，方謂之眞文，文既眞，則才亦無不眞；有眞才之人，若泉之有源，浩乎充沛而不可漫，卽使書笥書囊雜陳於前，不但不要看，而亦不屑看，又豈肯在袖中攜帶一兩頁之文字哉？而其取法之嚴，則在於年登三十，必素有著述成書，先送試官校閱可否，而後許其應試；蓋不決於一日之文，而決其平素之經綸學業。大抵人在二十以內，尙有父師督責，中才力學，亦甚淺薄，縱使神童，不過文詞敏給，安能達聖賢大道？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四十不動心，方是出臨民社之候，所謂學優則仕者如此；若彼後世有弱冠登第，少年拜爵者，反優於孔孟也耶？然其至嚴之中，又具至簡至捷之法，而使人樂從。初試於郡縣，再試於科闈，中者卽成進

士，其被黜者，仍爲布衣，雖若放棄之，而實寓磨勵之意，蓋激之再讀書而再進也。今者取士至于三試，而甫得爲秀才，又再三試，而後得爲進士，舉天下之秀才而能得中春秋兩闈者，不啻千伯之什一；究竟進士之文，亦不見其果優於舉人貢士秀才者，何也？以黜陟者，總非真文也。凡彼之爲秀才者，亦既薄有前程，而又不能登於仕途，往往武斷鄉曲，挾制官府，甚或作奸犯科，有玷宮牆，亦安用此秀才貢士名色爲哉！至於取武三科，將材則取智勇兼全，試之兵法二篇，閱其練士百日，其或有智而無勇者，果有將略，亦必甄拔。若武藝一科，試之以千斤之鼎，十石之弓，三十餘斤之軍器，各就其所長而試之：如善用鎗者，不試刀；善用刀者，不試鞭錮，善弓弩者，方試其射；一藝果精，自可臨陣。取其真武藝，亦猶之乎取真文章也。今之武科，反以策論爲主，何人不可能乎？所以文章不進，忽然改而爲武，若此者，其可臨陣乎？備邊乎？旣曰取其武藝，正不必又責其能文也！外此而有山林處士，學貫天人，才通文武者，責令郡縣徵聘；如其齒德兼尊，召以安車蒲輪，天子與之坐而問道，不以臣禮待之。夫如是，則天下之

賢才，莫不登於廊廡，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矣。夫人苟無才，則一官祇供一職，猶鷹其關茸；誠有才，則一人常兼數事，曾不患其隕越。苟非賢才，雖一年而常易數官，終屬無濟；誠是賢才，卽十年而不一缺，正可收其成效。如趙充國之治兵，于定國之治獄，劉晏韓滉之理財，皆久于其職任，而後爲千古之名臣。孔子云才難，不其然乎？乃後世一秋闈而進者千餘，一春闈而進者數百餘，及其服官而陞遷，則禮樂兵農諸務，皆使之周流歷遍；初則泛然而取之，繼則汎然而任之，豈非舉名而棄之，舉民社而廢之也哉？）

如今且說各開府將軍所貢文士，積至六科之久，止六十有三名，武士二十有九名；吳學誠等典試文闈，又黜一十七名，董彥杲等考校武場，又去了八名。文者進呈試卷，武者進呈武藝冊，俱請殿試。月君臨軒諭曰：『卿等居心，至公至明，閱文至允至當，曷用再試？但孤家閱經術科第一名黃述祖，而又有黃纘祖，黃念祖三人，孤欲並登於榜首，以爲盛典，其先後次序，當聽於天。』隨令將三人名字貯於玉瓶，供於金案，先命

吳學誠以龍具夾起一名，是黃纘祖，遂定於殿元；又命趙天泰金焦各夾起一名，黃念祖爲第二，黃述祖爲第三。月君又以經濟科第一名，是王者興，而詩賦第四名有王者師，因其姓名有識，亦拔其本科第一。其武科，將材並無一人；劍術科止有一名，曰尹伐夏，武藝科第一名，曰屠龍，皆無所更易。月君諭三公曰：『唐朝之制，既中進士，人主又必面反身言書判四者，然後授官，此法極善。大約一命之榮，皆爲庶人所瞻仰，若使而缺耳鼻，身壞肢體，或口眼喎斜，其何以臨民上？至若言者，身之文也，施教聽政，決獄斷囚，所關甚大；倘或有舌塞鼻塞，聲音模糊之人，胥吏尙不能聽其語言，何況庶民？縱有才能，不宜授職。孤亦不須親察以揚其醜，但示令不赴殿試，仍以進士終身可也。其武士不在此例。』退朝而散。

至第三日，百官會集，傳臚第一名黃纘祖奏曰：『臣父禮部侍郎黃觀，殉難於羅刹磯；母翁氏，與二姊盡節於淮清橋；臣向逃匿鄞中，謬承丞相呂軍師鑒拔送試的。』第二名黃念祖奏道：『臣本姓唐，先臣諱夔，字堯舉，流寓蒲臺，已經四世，臣隨舅氏遷在

江陵原籍，向叨教育，所以冒了外姓。而今黃述祖就是舅父之子，與臣爲中表昆弟。』念祖奏出履歷，廷臣咸知，一爲帝師之弟，一爲帝師之內侄，而月君默無一語，若絕不相關者。又傳唱第三名黃述祖，月君乃問：『汝父是何官？』奏這：『臣父是布衣。黃念祖之父，是臣之姑父。』月君又問：『汝父母尙在否？』又奏：『父母俱在。』唱到第四名井宿五，前奏這：『臣父工部侍郎張安國，與母賈氏鑿舟沈於太廟，全家殉國，唯臣託於故舊井家，因從其姓。』月君諭這：『張亦爲第五宿，可復本姓爲張宿五，毋忘宗祧。』第五名甘采薇奏道：『臣父監御史甘霖，殉節之日，遺命帝不復位，子孫永遠不許出仕，今幸乘輿將返，赴闕應試的。』此五人各專一經，因題曰五魁榜。又傳經濟科第一名，王者興前奏：『臣父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間，燕王渡江，馳赴國難。時臣甫五歲，臣父託孤於中州義士晉希嬰，攜歸撫養，所以合族被戮，臣得免難。尙有一王者師，是浙江殉難臬司王良之子，晉希嬰在錢塘收匿回家的，與臣同堂誦讀，今亦叨中詩賦科。臣二人在顛沛之時，豈復知有今日？』月君顧謂大臣道：『忠義之子，

咸得登科，此天之所以報施也。」其第二名戴天蒼，詢是殉難給事中戴德彝之少子，月君呼之使前曰：「汝伯母項夫人，受盡炮烙慘刑而死，方得免一家之難，此奇烈，亙古所無，汝知之乎？」天蒼悲泣不勝，奏曰：「伯母仰邀帝師旌典，光垂百世，臣一門幸甚。」又第三名胡復，卽元相吳學誠收養少師寇昭之姪子，近日同歸闕下者。又唱詩賦科第一名王者師，正是王良之子。第二名金南，爲合門殉國修撰王叔英之少子，育於外家，襲姓金氏。月君諭曰：「爾復本姓爲王南，亦是佳識。」第三名林挺瓊，卽御史林英之子。林英與袁州府太守楊任，共圖起義，謀復建文帝，事洩而自縊者。以上六人，皆忠臣之令姪，不出三名之內，因題曰：鼎甲榜。三科傳臚已畢，人數雖多，其無關係者，不叙。內有經濟科第五名，面若獅形，聲如鯨吼，向前奏道：「臣父兵部郎中譚薰，當國難時，舉火自焚。母鄒氏，兄謹，與妹瑛姑，皆縊死。臣幼出嗣，不曾與難。」月君隨問：「汝知兵乎？」奏曰：「粗知大略。」又問：「汝好武乎？」奏曰：「臣重文而愛武，前曾應過武闈，適以染疾中止。」月君諭曰：「今者忠臣之後，咸在元魁

之列，以汝文武通才，屈於五名，目下將才缺典，是天欲使爾一人任之，以光令典。」遂以譚符獨占將才一科，曰武甲榜。譚符大喜，叩首遵命。又唱武藝首名，曰屠龍，善使大刀，重八十一斤，——這些武舉臉紅頸赤，狠命使個背花，總是和身轉動，不足真正力氣，若到上陣，就給他十來斤的刀，也手顫筋麻，動不得半分。——屠龍的刀法，可以上得陣，殺得賊的了。並且善用飛叉，能殺人於百步之外，所以取爲第一。月君道：『武比文更爲難得如此。』屠龍隨奏：『徽州府太守陳彥回，是臣之姊丈。當日起兵勤王，先兄屠蛟同日被難，臣願得殺身報仇也。』月君道：『大有志氣，足稱第一名。』第二是朱飛虎，係陣亡都指揮朱鑑之子，生得鐵面虬髯，尖鼻吊眼，身材瘦削，骨格稜嶒，却是拐一足的，而能徒步跳躍，馬上如飛，因此上人稱爲飛虎。月君諭道：『首名是龍，次名是虎，有龍虎風雲之兆，應題此科曰龍虎榜。』賓鴻又奏：『當日失一朱飛虎，今日又得一朱飛虎，二虎膂力，不相上下；是所用兩柄鐵鎚，無師傳授，祇可以當步戰，但壞了一足，必須跨馬，而又不能用長大軍器，所以列爲第一。』又唱第三名

，叫做小貫虱鬻父，其父龔翌，原是金川門的守兵，因李景隆開門降蘇，他就逃去不食而死，是儲福一流人物。伊子在童穉之時，便好的射箭，百發百中，人比之沈休貫虱，故有此號。董彥杲奏道：『論他的箭法，可以與由基皇旂二人相較，只因弓軟了些，不能穿札，屈爲第三。』龔父奏道：『臣父本一小卒，雖然殉國，世無知者，臣不自量，來應武科，冀得爲先父顯揚大節。』月君慰諭說：『忠孝本無二致，爾父爲不亡矣！』隨着第四名陳斌，年甫弱冠，用的是鈎鎌鎗，月君問：『有人傳授否？』陳斌奏：『是先父授的，又經自己操練出來的。』月君又問：『汝父是甚名字？』奏道：『都督陳陣，曾與燕王百戰陣亡的。臣今來應武科，不貪富貴，只要學得先人與燕賊進個死活罷了。』彥杲奏道：『他的鈎鎌鎗法甚精，可以敵硬鬪強，演他一軍，亦顯威武。』以下幾人，雖各有武藝，總不能超越尋常，只可充偏裨之數。武科唱畢，月君乃問尹伐夏：『汝能劍術，從何處得來？』回奏：『臣父卽鄖陽國國師尹天峯，授臣以飛劍法術，不論遠近，能取人首級，特來應試，輔佐中朝的。』月君又問：『飛劍斬人，還能飛回否？』

『應道：『不能。要斬是斬個主兒，曷用飛回？』月君降諭道：『飛劍法術，只有得劍仙，其劍能屈能伸，能剛能柔，能短能長，可以通靈變化；若在劍俠，只講得擊刺，算在武藝之列。如今尹伐夏的劍，大抵用符咒遣着鬼神去的，若是正神，豈有助人行殺？若是邪神，擅行殺戮，必致上千天怒，這算是邪術，堂堂天朝，曷用爲此？但彼既遠來，孤家別有調度。以後劍術一科，只索虛懸罷了。』隨退朝回宮。

過了三日，賜宴於西湖之歷下亭，文武進士咸集，比漢之上林，唐之曲江止宴文者爲殊也。月君又降勅三道，其一曰：

黃念祖爲孤之弟，雖原籍江陵，而流寓蒲臺，已經五世，曾祖祖禰墳墓，咸在於斯，其可舍此而去乎？汝其仍復唐姓，原歸蒲邑，田園未蕪，松竹猶存也。古人四十致仕，方爲道明德立之時，汝尙須閉戶讀書，潛心養氣，學成而名自立，當以不朽之業爲己任，勿以暫時之榮華爲可悅，方得謂古之學者，可以繼爾祖父之志矣！黃述祖爲孤之

表弟，年輕學淺，驟得科名，若不得謹身修德，殊非家門之美事；况汝雙親已老，晨昏溫清，正宜常依膝下。古人有云：報君之日長，報親之日短矣。余今爲帝師，爾二人比肩立朝，非使其子弟爲卿，大有乖於聖賢之旨乎？恭候皇帝復位之日，爾等方可出仕。各賜白金一千兩，速歸故里，欽哉毋忽！

勅下之日，諸魁元俱在相府，吳學誠讀罷，矍然大驚曰：『帝師非仙人，乃聖人也！』念祖隨稟道：『某等若希富貴，早就尋來，何俟今日？舅父有命曰：恐帝師不知汝輩下落，未免縈懷，若去請謁，又涉干求，是以假途應試。微帝師降勅，亦卽辭歸也。』諸大士皆大讚曰：『唐介公真可謂世其家者！』餘兩勅，一文科忠臣之後，先行補缺：黃纘祖，張宿五，甘采薇，王者師，均授學士；王者興，金南，林挺瓊，皆僉憲御史；胡復，戴天蒼，並除監軍道。一武科譚符，爲京營監軍；屠龍陳鉞畀爲左右翼；小貫風巽受爲前鋒使；朱飛虎發往司韜軍門，任中營副將之職；尹伐夏發往登州董彥嵩軍前防海

擢用。其餘文武，皆用大家宰次第掣選，不在話下。

忽報建文皇帝差侍臣二員，齋勅旨到來，諸舊臣大喜，整頓出郊迎接。

第八十三回

建文帝勅議君臣典禮

唐月君頒行男女儀制

奉建文皇帝勅旨來者，正使是程亨，副使是鄭洽。程亨原官戶部侍郎，當日在宮中見帝祝髮，願隨出亡，帝以其大臣蹤跡難掩，麾之使去；後於吳楚間再謁行在；至是又覲帝於白龍菴，適與史彬鄭洽相遇，留侍匝月。帝足疾稍愈，遂令史彬暫回吳門；程亨鄭洽，面受天語，齋手勅御詩來到濟南。當下諸文武官員，於皇華亭接着勅旨。程亨道：

『行在詔書，不宜到闕下開讀，就此排班跪聽。』鄭洽隨宣讀曰：

朕以涼德，荐膺大寶，方幸四海承平，豈意一門戕賊！——或者朕有乖親之義？然而火燔深宮，鬼門倉卒，願從亡者，至於稽顙泣血，

抑何其衆多而哀迫也？迨黼座潛移，挂冠遁跡者，若干人；擊笏碎首，嚼齒穿斷者，若干人；蹈鼎鑊，甘斧鑕者，若干人；屠三黨，赤九族，株連鄉閭，抄洗朋類者，若干人；間關萬里，訪求行在，至死靡悔者，又若干人；甚至童穉塗血於囹圄，婦女碎骨於教坊，又不知凡幾人。嗟乎！是皆爲朕一人，朕獲罪於天矣！稽之唐虞三代，君臣一體，如元首之與心膂股肱；至秦而始制君尊臣卑之禮，若奴隸之於家主，胥役之於官長。歷代沿之，由此而世風益薄，人心益僞，君臣之際，以面相承。朕有何德？而致忠臣義士，孝子烈媛，若此有同心一德哉！夫殺身之忍，殉死之慘，雖父兄子弟，秉天性至親者，尙且難能，何況君臣以道合者乎？朕清夜思之，輾轉而不能自得於心也！今帝師以女子之身，起義於草莽，黃旂一舉，奄有中原，邀皇天之眷佑，藉祖宗之蔭庇，乘輿之返，當自有日。我太祖以三尺劍而定海內，

出天縱之聖，蕩蕩乎民無能名，君尊臣卑，理固宜然；若朕則頗餘，安得覲顏曰吾君也？至尊無對，而亦可以蔑視夫臣子乎？爾諸武新舊大臣，務攷三王之典禮，二帝之儀文，固何道之由，而直使如家人父子之同聚一堂也？廷議僉允，奏請帝師裁正，後送朕覽。非敢更議祖宗之制，蓋因適當其時，有可復古禮之機，復之而已。手勅。

建文二十年秋八月

日

諸舊臣聽畢，感激帝旨諄切，嗚咽流涕，皆俯伏不能起；其新文武諸臣衆，皆歔歔太息。隨將勅書交與黃門官員，轉達帝師。百官遵旨會議，自不必說。

次日，程亨鄭洽隨同衆文武朝見帝師於正殿，月君詢帝起居，程亨前奏：「聖躬甚安，只是兩足受了濕氣，步履艱難，近來服薏苡粥，頗有效驗。」鄭洽即呈上御製詩函奏道：「帝諭詩意內有復位之期，令臣轉達帝師睿覽。」啓兩看時，是絕句二首云：

出震乘乾黼座新，誰知矛盾在親親？

玄黃交戰龍潛去，天地溟濛不見春。

三界鬻華梵帝春，廿年飛錫出風塵。

只今欲脫雙芒屨，踏破燕雲入紫宸。

月君覽畢，以示諸臣曰：『帝意在先取北平，然後復位。今兩軍師各領重鎮，不可調遣，孤家當親率六師，克取燕山，奉迎鑾輿也。』諸臣皆頓首稱謝。程亨鄭洽齊奏道：『臣等臨行面奏，帝諭俟兵部侍郎廖平來謁，即令前赴黔中，敦請東宮，先來監國。』月君道：『帝旨良是。東宮監國，可以繫四海臣民之望，即孤家北征，亦心安也。』時大冢宰周尙文已經予告致仕，月君即命程亨爲天卿，鄭洽補黃門侍郎，同議典禮。罷朝各散。

程亨蒞任之後，一面抄錄勅書，行知兩軍師及開府大將軍；外齊集衆文武官員，於行闕下會議，皆垂紳委珮，肅然拱立，不敢創發一語，互相遜讓，商權竟日，絕無個主張。只因三代典章，燬於秦燄，無可放據；自漢叔孫通撫拾秦制，參以己意，定爲一朝

制度：君太尊而臣太卑，非復古禮；歷代雖有損益，要皆大同小異。至本朝太祖，命李善長等酌定朝議，大約不出唐宋舊制，今日要改絃易轍，原屬繁難。況且建文帝主意，要臣不太卑，而君不太尊，就是孟子所云天子不召師的議論，爲臣子者，越不敢專擅了。程亨亦沒奈何，遂去請教於相府。吳學誠道：『帝旨原請帝師裁正，今不妨取其可更易者，更易幾條，其不可更易者，奏請帝師定奪便了。』於是諸臣等只將細微之處，略爲損益，交於相府，上達帝師。吳學誠趙天泰梁田玉等，又面行奏請。月君乃更定數條，計列於左：

一大會朝

三公三孤總率百官朝賀畢，公孤並賜榻重茵，分左右帶斜而坐；正六卿與黃門尚書，薇省左右學士，僉憲御史，及京尹，皆賜茵席地而坐；祭酒通政監察御史，侍讀侍講，與撰文學士，並都給諫，及靈臺政，皆賜席地而坐；外起居注官一員，立於黼座之側；管筆御史一員

，立於殿楹之內；餘皆兩行鵠立。其右班以元勳封公封侯者，與六卿對坐；封伯爵並京營大將軍，與黃門尙書及亞卿等對坐；將軍副將參將，與京營祭酒靈臺監等對坐；餘依品次侍立。並再賜茶：天子玉鍾，公孤金鍾，六卿銀鍾，以下統用瓷器。天子舉手，公孤鞠躬半揖，六卿以下皆全揖。飲畢而退。如有大元帥與朝，照依文銜列入左班之內；若外之開府與朝，當列都憲御史之次；若外鎮大將軍與朝，應在京營大將軍之下。

一燕饗

文武列坐，如大會朝議，其小臣統賜席地而坐，天子降榻北向正立，令二內監執爵箸，爲公孤定席。天子舉手，公孤向上三揖，天子統榻南面而立，令內監爲六卿定席，天子亦舉手。六卿向上三叩首，天子就坐，令內監自亞卿以下，至靈臺正止，均送酒畢，——餘小臣每

席各賜一壺，自斟酒畢，——三公乃舉玉爵，同三孤跪獻天子三爵；天子降榻拱手，親受六卿。候御坐畢，方舉玉爵率亞卿以下至京尹，叩首獻天子三爵；天子於御坐上舉手，內臣接受。以下祭酒都諫靈臺正，各舉玉爵，率同諸臣等咸叩首獻天子三爵，不舉手，內臣接受畢。然後作樂，飲至九爵，公卿率羣工謝恩。小臣先退，次第至於六卿公孤。出，天子下座送至殿簷，看公孤降陛，由甬道將出門，公孤遙向上再揖，天子舉手回宮。其武臣大小各員，統隨文臣班次行禮，不令執爵。

一常朝

天子平日視朝，三公三孤，總不與，唯六卿率百官朝謁賜坐，如大會朝議，並賜茶一次；文職至靈臺官止，武職至參將止，餘小臣皆不賜。天子不舉鍾，飲畢而退。若天子召公孤問道，或諮詢軍國事宜，

公孤方同入朝。其大元帥有公孤銜者，常朝亦不與，或天子召問軍政及邊塞事宜，方與朝會。其儀制悉如大會朝之禮。

一燕見

三公三孤入殿，天子降榻相迎，公孤扶杖三揖，天子答以半禮，南面就坐，公孤皆兩旁北向斜坐。外六卿等，若在偏殿，賜坐。如大會朝議，若在內殿，六卿等賜榻，亞卿等賜錦墩，祭酒等賜茵，餘皆席地賜坐。武臣官職大小，悉照文官之制。

一奏對

凡日行政事，自六卿至靈臺正，叩首畢，皆立奏；天子有問，亦立對，均不賜坐；餘小臣，皆跪奏，天子有問，拜手而對。若係特奏事宜，自六卿至靈臺，皆俯伏跪奏，天子命平身乃起；若小臣特奏，無面對之禮。許封章奏，從黃門上達，伏地候旨。三公三孤，無常奏事

情，其有特奏，但就座上起立，奏畢仍坐。外武職，亦悉從文官儀制。

一經筵

天子南向坐，講官側坐，三公三孤左右帶斜坐，同聽；——義理有可辨者，公孤正之；——外起居注官一員，席地而坐。講畢賜茶。青宮講筵，太子向北坐，講官西向坐，紫薇省大學士，並左右學士，皆東向坐陪聽；——意旨有不當者，辨之，——外簪筆御史一員，席地坐，專糾太子失儀。凡三進茶而畢。

一游宴

謂游林苑登臺榭汎舟之類，止紫薇學士，及黃門官員陪從；其餘大小諸臣，皆不與焉。或賦詩飲酒，徵伎聽歌，侍坐侍立，均無一定禮儀，但於日夕告退；若秉燭不散，給諫御史共彈之。

一稱呼

天子稱公孤曰先生，其拜起令內侍扶掖，不鳴贊，不蹈舞；正六卿，並紫微大學士，都憲御史，黃門尙書，及亞卿等，皆稱爲卿；紫微左右諸學士，與黃門侍郎，僉憲御史，大司成，都給諫等，皆呼官銜；監察御史，給事中，及各衙五品以下，皆呼名字；——凡經筵官進講之時，天子亦呼爲先生，其平日仍照品稱呼。若東宮講官，皇太子，自始至終，總稱爲先生。紫微左右學士，不在經筵，亦稱爲先生。若大學士，稱爲老先生；三公三孤，則稱元老先生。其正六卿與都憲御史黃門尙書，皆呼曰先生，加以官銜。——如大宗伯，稱爲宗伯先生，大司空，稱曰司空先生，都憲先生，尙書先生之類。——亞六卿起至黃門侍郎，僉憲都尹司成，與徵省諸學士，悉稱爲卿；都給諫，監察御史，與給事中，衆御史，及各衙門五品以上，悉呼官銜；餘小

臣各呼名字。——

以上皆平日常行制度。其吉凶軍賓嘉五大禮，別有儀文。

月君草創畢，以示諸仙師曰：『禮儀制度，古來創自聖賢，後代因之攷據；而今杜撰出來，也可以行得否？』鮑師道：『這也與古禮多有相合，怎行不得？』曼師道：『舜何人也？子，何人也？難道後世就沒有個可以制禮作樂的？畢竟後人做來，說是杜撰？當時未有禮儀，慕地造出，有個不是杜撰的麼？秦之李斯，漢之叔孫通，他是何物？尙且說白道黑，造起一代典章，至今也還宗他些制度！何況帝師道統天人，學貫今古，半述半作的？諺云禮失而求諸野，帝師起於草野，正合着這句話；若說行不得，就是不知禮的皇帝了。』鮑師等皆大笑。公孫大娘道：『還有一說：君太尊，臣太卑，猶且不可；若帝與后，原係敵體夫妻，因何便拜迎接，無異僕婦之見家主？今帝師以女子而登九五，也要定個典禮，使皇后像個皇后，與衆妃嬪之俯仗跪叩者，有些分別，未爲不可。』鮑師道：『公孫仙師說得極是：帝爲乾道，后爲坤道，義經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雖尊卑有體，亦要不至懸絕若是。且后字與帝字同義，豈可稱曰帝后，行的是僕妾之禮？」月君道：「皇帝之女下嫁，亦夫婦也，何以舅姑之尊，尚用臣禮相見？堯降二女於媯汭，不聞瞽瞍夫婦跪之叩之，這也見最不平的，我當折而衷之，定個儀制。」曼師道：「我看帝師只是護短，女人那裏行得去！」月君笑道：「這是裁其過而補其不及，曼師因何反說？」曼師道：「反說反說，反轉來却是正說。你看天下婦女與男人行禮，男子深深一揖至地，女人只把膝磕子來一曲，直挺挺的立着，也算個行禮麼？平等親戚，向使不得，何況見了尊長，也做出這個模樣？豈不可笑？唐朝武曩登極，受享四海臣民朝謁，就把女人擡貴起來，造下這曲膝之儀，美其名曰萬福；流傳至今，把鄉村里巷之匹婦，也都尊重了，何況公主是皇帝的女兒，豈不應該的？今帝師但要至尊，女抑他下來，倒不議及至賤之婦人，豈不與武曩一般護短的了？」月君笑道：「曼師舉一世而變化之，固出於大公至正。但帝旨只爲朝儀起見，后妃朝帝主，駙馬朝公主，似可類及；若說到民間婦女，則絕不相涉，如何可以牽連奏聞？」

菡隱娘道：『定個典禮，竟自頒行，何必連着朝儀啓奏呢？』公孫大娘道：『如今怕老婆的一百個裏到有九十九個，難道個個是越男子？也沒認錯了周公制禮，只道婦人是應大的。帝師移風易俗，整飭他轉來，也爲鬚眉吐一吐氣。』曼師道：『如今帝師威風，九州之外，八荒之內，沒有個不震服的，自己也要存個地步，怎肯把這些女人來屈抑他！』月君笑道：『曼師用了激將之法了。』鮑師道：『帝師不知他一個問訊，直要曲腰俯首至地，那女人只說個師父不勞，連膝磕子也不曲一曲，他心上好不惱麼！』衆仙師皆大笑。於是月君草定女儀數則，開列於左：

一，后妃未經冊立者，雖元配仍從妃制；必告之宗廟，百官進冊奉璽綬者，方名曰后。帝至后宮，則后出殿檐，降階俯躬而接；帝舉手下輦，肩隨同行。進殿，后拜，帝答以半禮。設位，帝南向，后北向，——設宴亦如之。不同席，不並肩也。帝出，送之階下，候帝升輦，后乃還宮。若宮中有廣筵宴會，衆妃畢集，帝與后皆正席南向，

妃皆側立，俟后賜坐乃坐。宴將畢，后先辭帝行，帝起送后至殿檐間；諸妃皆下階跪送，俟后升輦出宮，乃還。其平日妃嬪，見后一如見帝之禮，后不賜坐，雖位至貴妃，亦不敢坐。后有失德，非淫媚悍三者不廢。廢必告之宗廟，宣諸公孤，無專廢之禮。

一，公主下降，無論是何等人家，凡未經廟見之前，翁姑夫婿，皆行臣下見公主之禮；禮未廟見者，不執婦功；——故魏風之刺儉不中禮，今未廟見之婦縫裳者，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仍謂之女，而不謂之婦。——若已經廟見，乃應執婦功之候，雖天子之女，其奉翁姑與事夫婿，皆須恪盡婦道，與臣庶家無異也；若有故而出，亦總照七出之例。若公主留於宮中，而駙馬入見，仍行臣禮。——在國與在家，各盡其道。

一，臣庶家女子未出閣者，除拜見叔伯母舅，餘皆不見；其已出閣

者，凡九族親戚，在五服以內者，有事皆得接見。凡三黨親戚平等者，男子向上拜，婦人側向答拜；若男係長親，婦人向上拜，男子側向答拜；男子係卑幼，亦向上拜，婦人側立以半禮；若作揖，男子俯首至地，婦人俯躬，衣袖至地而止。其有通家朋友，與鄰里往來相見者，無論長幼，總照平等親戚之例。若孀居婦人，年五十以內者，止與己之胞弟兄，及內姪與夫之嫡姪相見，並照平等及卑幼之例；其五十以上者，一切接見，均得與有夫之婦人同一例。向來曲膝萬福之禮，永行禁絕。

月君方纔寫竟，曼師大笑道：『婦人揖不至地，到底護短。』月君也笑道：『雖然，婦人高髻雲鬢，教他垂首至地，恐斂卸冠傾，不好看相。』曼師道：『這也罷了。倘有和尚道士，女尼女冠，係是應見的親戚，作何禮行？怎不定個制度？怪不得帝師與我等道姑尼姑，混在一處了！』鮑師等又皆大笑。月君道：『雖出戲言，然其間倒是要防閑的

鮑師道：『還有要防閑的哩！譬如奴僕丫鬟，見主子主母，雖然貴賤有別，到底有男女之嫌；而今世界，主姦僕婦，像個理所當然。還有奴才姦主母的，自覺內慚，不便究治；大家和同混一起來，也還成個人麼？從來刑罰治于已然，禮法治于未然，帝師何以不慮及耶？』月君點首道：『善哉，善哉！此等深意，皆補聖賢所未備。』正欲染筆起草，素英又進言道：『我最惱的，是婦人搽粉塗朱，妝得似小鬼一般，亦應禁止纔是。』月君道：『定的是禮；這等妝飾之事，不在禮文上的，如何說到這個地步？』曼師道：『怎說不到？只教他在禮上梳妝便了。』月君道：『我有個道理在：』隨又寫出數條云：

一，奴僕與主母，平常無事，不許相見。其有叩節拜壽，並吉凶事宜，或奉使稟令應入見者，主母出中堂南向，奴僕於階下背跪；叩首起，亦背立；稟命已畢，即趨出。如非緊要之事，令小童或婦女傳言，不得擅入中門。若主母孀居，則垂簾而見，奴僕仍行背叩之禮。其

傍主母若家主之嫂，與弟婦並姊妹之親，均照此背叩，只行半禮，唯家主之母年五十以上者，見面稟對，與家主同。

一，家主與僕婦，除自幼以丫鬢婢女，配合童僕，照常服役外，其餘收買僕從，另居外宅者，苟無正事，婦女與家主，亦不見面。其僕與婦同見家主，一體面叩。若止僕婦入見，亦行背叩之禮。有稟令事宜，但請命於主母。若僕婦寡居，止許見主母，不見家主；或奉使至親黨之家，亦止見旁主之婦，雖家主之嫡叔伯胞兄弟，亦不見面行禮。若係祖父傳下之人，未經分析，體統宜一；若已分析，則各有各主，其僕見家主之弟兄叔伯，乃行全禮，其餘只行半禮；若僕婦，概止行半禮可也。

一，大家閨門內服役者，男係童子，女係丫鬢，若已匹配，均出中外居住。其小戶人家，既無內外之別，亦不可有奴婢之名，當稱爲

義男義婦，其禮與子孫同。

，凡和尚道士，已是方外，雖至戚婦女，無相見之禮；若係女尼

女冠，無論是親非親，尊卑長幼，一體平行。

曼師道：『差了，差了！倘若祖太太一輩出了家，也與子孫輩平行，有這理麼？』

師道：『好胡說！現今你做尼姑，見了你外甥利魔王，還怕得他狠哩。』月君笑道：『公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我如今依着曼師，親姑親姑姑外，方照此例而行，何如？』公

孫仙師道：『這個沒得說。』月君隨添註在方外條下。將妝飾事宜，另寫出一款云：

一，夫婦百年偕老，終日相對，須如賓客一般。所謂情欲之感，無

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方爲君子。淑女正不必蘭麝薰肌

，粉脂塗面，以爲容悅之能。諺云：醜婦良家之寶。無鹽德輝，爲千

古第一醜婦，卽爲千古第一賢媛。不聞其稍有妝飾也。醜者尚不須妝

飾，况其美者乎。然而詩云：「刑于寡妻，」此尤在爲丈夫者，整其

大綱，而使閨人不屑屑于畫眉點額，——如謝女之有林下風範，豈非絕代佳事？至夫侍妾媵婢，舞女歌姬，粉日黛綠，爭妍而取憐，處其地位，理所當然，不在禁例。又若娼家樂戶，獻笑倚門，迎新棄舊，全在乎異樣新妝，作爲狐媚，以惑人心，尤不在此禁例。

鮑曼諸師看了大贊道：『禁得妙，禁得妙！不禁的，尤妙！從此天下閨中，皆化爲淡妝真色矣。』月君遂命素英一并封發相府，除會朝儀制，與后妃公主二則，應奏覆皇帝外，其臣庶家五條，卽頒勅各郡縣一體遵行。

越數日，呂律與高咸寧，各有聯銜奏疏二道，……不知也爲朝儀大典否？……

第八十四回

呂師相奏正刑書

高少保請定賦役

却說兩軍師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勅令新舊請臣文武會議郊儀，行到各郡開府，廣

謫博訪，呂律與高咸寧出鎮在外，未便懸議；況且歸於帝師裁正，更無可以贊助高深。倒因本朝刑書太繁，賦役太重，二者皆屬治平要務，均宜釐正，以爲一代制度；從來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先經移文會商定了，於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聯名上奏。如今先說刑書怎樣更正，其書略曰：

臣聞禮者，禁於未然之前；刑者，施於已然之後。倘未然者不可禁

，則已然不可不治。故禮與刑二者，乃聖人馭世人之大權也。本朝創

國之始，禮儀制度，刑律典章，亦既詳且備矣。雖然，禮可過於繁，

而刑不可或繁也；禮之在下者，或不繁，而禮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

也。茲承皇帝陛下容鑒及此，已奉敕旨廷議因革，外臣請得以刑書論

之；古者五刑，墨，劓，剕，宮，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

斬；其重與輕大相懸殊。豈古聖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殘刻人之肢體，

以快於心哉？夫刑罰重，則民畏而犯者少；刑罰輕，則民狎而犯者多

夫斷者不可復續，民未有感激涕泣，而日遷於善者。是刑一人，而
使千萬人懼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傳而不變，刑措之風，於焉爲甚
。自漢於唐，遞加損革，肉刑遂皆廢盡。而後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
倍於往昔，何也？笞，杖，徒，流，無損於身，不足以懲其奸也。在
良民之誤犯法者，猶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則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
刑之後，反若加了一道敕書，爲惡滋甚。天下之民，惡者日多，而良
者日少，不可謂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烏可不思所以更變之哉！
一，笞罪宜革也：——聖王之世，法網寬大，些微過犯，何足加罪？
虞書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原在五刑之外；但施之以鞭朴，而不名爲
罪，以其所犯者輕也。是故定爰書者，方謂之罪，罪乃重矣。今之笞
罪二十者，折責止數板；杖罪至一百者，折責不過四十板；而酷吏之
鞭朴人者，動輒至四五十，卽再越而上之，亦無界限；是有罪者刑

之甚輕，而無罪者刑之反重，顛倒若此，亦何用其笞刑哉！一，軍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於衛籍者，謂之軍，生子若孫，無異於民；徙於遠方者，謂之流，生子若孫，仍爲土著。王者四海一家，軍民一體，安在家於故土者，謂之良民，而徙於遠方者，便謂之罪人乎？安在占於民籍者，謂之良民，而移於軍籍者，便謂之罪人乎？且爲惡之人，豈有於此地能爲惡，而移於彼地，便能爲善乎？豈有於民籍則爲惡，而改於軍籍，竟能爲善乎？是誠不可不改也。夫宦遊與流寓之人，多隨處爲家，離其故土，有二三千里，甚至四五百里，曷常不與流罪相若哉？一，六賊內常人盜一款，所當革也：——夫監守盜者，原係有職之人。監守官物，而反浸沒入己，推其心爲欺上，論其罪屬故犯；非盜也，而名之曰盜，是深惡之詞；所以計賊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輕重。若常人之盜在官之物，與盜民間之物，推其心，不過

鼠竊狗偷，均之盜也。今常人之律，與枉法贓同科八十兩便絞，竊盜之律，與不枉法贓同科至一百二十兩乃絞；所犯本無以異，而律則大有攸別；特爲上者所重在貨物，故并其罪而重之耳。昔漢文帝爲三代以下之賢君，有人盜去太廟玉環，必欲誅之，而廷尉張釋之論止罰金，且云：若盜長陵一坏土，其罪又當何以加諸？嗟乎！釋之之論罰金，雖過於從輕，然止以盜論，而不以盜官物爲重於盜民間之物，則其義當矣。後之人君，若漢文帝之以怒動誅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釋之之犯顏直諫者，恐千載而不可得一二。則莫非并常人盜之名色而革之，無分官物與民物，總入於竊盜同科爲善乎？一，竊盜以贓定罪之律，亦所當革也。——春秋之法，首重誅心；彼爲盜者得贓雖有多寡之殊，而原其爲盜之心則一。若必以贓數定罪，則輕者不過笞杖，重者乃至於絞，何以同一盜心，而罪之懸絕若是？夫不幸而得贓少

者，猶幸而罪甚輕，其盜心固不容已；卽不幸而罹重罪者，猶幸而得賊多，其盜心亦斷不肯止；是則生之殺之，皆不足以勸懲其後。要知偷兒之入人家，必盡其所取而後已，烏得有詭避夫絞罪，而兢兢焉計一百二十兩之內爲準則乎？故計賊定罪，但可施之於枉法不枉法，以事取人之財者，斷不可加之於爲盜者也。一，坐賊致罪，尤所當革也：——夫所謂坐賊者，不過竅窬餽送之禮，與上下交接之儀，其間吉凶慶弔，幣帛往來，雖聖賢亦不能免。孟氏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卽坐之一字，顧名思義，原屬非賊而坐之，又烏足以服人之心？聖王之世，法網寬大，豈宜有此？將欲舉天下之臣民皆爲於陵仲子，如蜥蜴而後可哉？若其結交請託，暮夜投金，自有枉法與不枉法二者律文，森嚴具在，原不可以此藉口而倖免者也。一，七殺內故殺之條，宜革也。——夫殺人者償命，乃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今以鬪毆殺爲可赦，而以故殺者爲十惡不赦。豈死於故殺，及死於鬪毆殺者，其死有以異乎？若曰臨時有意曰故，爲其心必欲殺之，與鬪毆之不期死而死者，有異，是則舛已。夫爲盜之心，顯而易見，卽謀殺之心，亦可推求而得；若至拳棒交加，紛紜爭鬪之際，而必曰此固無欲殺之心，——彼固有欲殺之心也，——卽鬼神亦有所難明者。若謂故殺之條，亦誅心之律，則當罪有輕重之別。今同一死耳，又何必分故與不故也？且今之殺人者，千百案之中，而律以故殺者，曾未聞有一二；至律以鬪毆殺者，則千百案之中，如出一口；迨秋審之期，多入於可矜可疑，或緩決之內，其抵命者，亦未曾聞有一二，寧不滋長兇人之餓與？若曰在上者好生之心，慎重決囚；則此命可活，彼命可獨外乎？生者可受矜全，死者可受沈寃也乎？王者之生殺，如天道之有春秋，相須而行，豈可以煦煦爲仁，而有害於乾道至

剛之用？夫鋤稂莠所以養禾苗，誅奸兇所以勸良善。孟氏云：殺之而不怨，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則是殺人者殺無赦，不必另立故殺之條，以滋其出入之端也耳。一，過失殺之律，贖絞以金，可革也：——所謂過失者，乃轉瞬所不及，措手所不逮；匪特細人也，卽仁人君子，容亦有罹此厄者。不可加之以罪，故虛名曰絞，而實取罰金十二兩四錢有奇，以爲營葬之資；豈人之一命，止值此數乎？絞之一罪，亦止值此數乎？夫徒罪收贖，尙有十八兩之多，顛倒若此，殆難爲作律者解矣。而且殺之一字，尤不可以混入自我之謂殺，此不特非我殺之，亦並非因我而死，焉得標之曰過失殺乎？過失旣不可名曰殺，絞罪亦不容以金贖，如之何其不去諸？凡有當此案者，察其人之富貴貧賤，而罰金之多寡，以恤死者之家口，於義當適。昔子產制刑書，肅何造律法，原本今均無傳焉；今之所謂律者，類皆後代所改作

，而又添出如許條例，紛紜錯雜，令人莫所適從。夫曾參代何爲相，贊其政令畫一，守而勿失，則知蕭之律斷斷乎其畫一者。律之所載，紛紜錯雜之例，斷斷乎亦宜盡行革之，後得成爲畫一之章典已爾。臣等不揣僭奪，酌古斟今，因時制宜，更定五刑并四賊六殺大綱於左：

五刑（減去今之笞，軍，流；增入古之荆，宮，二罪。）

一，杖罪斷自杖六十起，至一百止，爲五等，一切的決不收贖。婦女犯者，除不孝姦情，本身受刑，餘皆責其夫男。無夫男者赦之。七十歲上，十二歲以下，并廢疾之人有犯者，亦赦之。其律內所載應得笞罪，盡行削去，犯者量責。——虞書所謂朴作教刑，不以罪名也。

一，徒罪斷自一年起，至五年止，向以三年爲五等，茲以五年爲五等。徒一年者，發五百里；徒二年者，發一千里；徒三年者，發一千

五百里；徒四年者；發二千里；徒五年者，發三千里。凡犯監守枉法二罪應充徒者，皆雙頰刺字：監守刺「侵盜」二字，枉法刺「壞法」二字，左右頰各刺一字。犯此監守枉法二罪，如老與廢疾之人，坐其子弟。婦女罪及夫男不赦外，其以他事犯徒者，老幼廢疾婦女，悉以寬宥。此寓流於徒，徒爲賤役，流屬安置，是故流三等均行削去。其充軍諸律，邊遠者，徒五年，附近者，徒四年可也。

一，荆罪，別足也，唯竊盜及搶奪用之；無論官物與民間之物，罪皆一體。初犯者，頰上各刺「竊盜搶奪」二字；再犯者，各別足；三犯者，竊盜斬，搶奪絞：——但得賊卽按律行，不計數之多少。婦女初犯，量青；再犯，刺字；三犯，別足而止。外有強盜而未得財者，亦別足仍刺其面。

一，宮罪，鬪鬪也，唯姦情千名犯義者用之，——如翁姦子婦，本

律皆斬；翁固可斬也；而使爲人子者，以其妻之故，而坐視父之慘受極刑，苟有此微孝心者，我知其決不忍也，易以宮刑，庶幾無傷於天性也。又如壻姦妻母，其服制不過三月，而律之以絞，亦覺太甚。夫爲其妻者，本無罪也，而使之頓失所天，又豈仁者之用心？亦當以宮刑代之。推此而凡異姓之親，因姦而得死罪者，宜悉易以宮刑者也。至其姦婦之死生去留，一聽本夫。若係孤孀，照姦律杖責。外同姓之親，因犯姦而罪應斬絞，悉從本律。

一，大辟，絞斬副皆是也。除姦情內應易宮罪之外，如僞造歷目茶鹽引私錢，與棄毀各衙門印信，邀取中途公文，稱頌大臣德政，凡屬法重情輕，應斬者，均宜易以絞罪。又如師巫假降邪神，空紙盜用印信，詐傳親王令旨，應絞者，亦屬法重情輕，均宜易以徒罪。再監守枉法與不枉法，應服大辟，在下文贓款之內。

四贓（本律內六贓，常人盜贓，與坐贓皆已削去，其竊盜不計贓而定罪，與常人之盜官物亦然，共去三款，添入挪移一條，共爲

四贓。）

一，監守盜贓，五百兩徒一年，一千兩徒二年，一千五百兩徒三年，二千兩徒四年，二千五百兩徒五年，三千兩以上斬。追贓不完者，勘產，除妻孥外，其妾僮婢僕皆入官。若犯贓止五百兩以下，均滿杖，與五等徒罪，皆刺字。第杖罪之贓，產盡者赦之，人亡亦赦之，餘皆不赦。至律內有准監守盜論，如虛出通關轉貸官物之類，原非侵賫入己，但應追帑完公，罪止於革職。——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法當寓嚴於寬爾。

一，挪移。挪移者，或以彼而挪於此，或以後而挪於前，推其心，則屬因公；論其事，則爲濟急。究竟此項仍可以還彼項，前款仍可以

還後款，不過倉卒擅動，絕無一毫刁意於其間者不議外；其有費去雖屬因公，而事原非濟急，庫帑已虧，無款可補，藉口以爲開銷之地。而實有僥倖之心，方名曰挪移。其賊比監守多一倍者，罪亦如之；至死者絞；三月以內完者，減等發落，不完者，罪及本身，勘產而止；倖而遇赦，亦得減等。

一枉法贓。至一百兩者，杖；每徒一等，遞加五十；計滿三百五十兩者，徒五年；五百兩者，斬；追贓不完者，勘產，妻孥妾婢僮僕，盡行入官。雖贓止一百兩以上，犯五等杖罪者，亦不赦，與徒五等，皆刺字。其有准枉法論者，贓數相稱，罪亦如之；唯至死者絞。追贓不完者，勘產而止，妻孥不問。若犯杖罪者，但免刺字，統不援赦。一，不枉法贓。其數倍於枉法者，其罪同；至死者，絞；限一年以內完贓者，減等發落；不完者，但刑本人，不勘產，若遇赦，仍得減

等。凡有准不枉法論者，罪止滿徒。追贓力不能完者，赦之。

六殺（分出鬪毆殺，減去故殺，過失殺，增入威逼殺。）

一，謀殺，悉從本律。

一，誤殺，悉從本律。

一，鬪殺，不論人之多寡，但執持兵器爭鬪致死者，曰鬪殺，是皆有意於殺人者，斬；若於拳脚相毆之際，遽搶兵刃，因而殺人者，亦斬；若係木器，仍從毆殺論。其有老幼及婦女犯者，並如律。

一，毆殺，彼此不拘人衆，但以拳脚互毆而傷者，曰毆殺；是尙無意於殺人者，悉從本律統。若老人及婦女犯者，皆如律。其有彼此幼童相毆致死者，亦如律。

鬪殺毆殺二者，皆勘實立決。倘有倉卒救父兄之難，出於迫切之衷，或驟見妻妾爲人調戲，礙難容忍，實有不甘者，監

候；遇赦，減等。其外卽係瘋病之人，亦並如律，不容少貸。

一，戲殺，並從本律。但律文所載過失殺條款內，有馳馬街衢，放槍林野之類，爲耳目所不及，知慮所不周者，若其事出於奉公差遣，似可以過失論；否則屬於遊戲爲樂，當歸之戲殺項下也。餘有類者做此。

一，威逼殺。威者，勢燄也，小民懼其勢燄，旣不能與之抗衡，又不能與之爭辨，而甘心於一死者，其氣之鬱塞而無可申，其情之冤抑而無可訴，爲何如耶？孟氏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夫在上者，以虐政殺人，尙與加刃無異；今以齊民而其威燄竟足以殺人，雖不手操兵刃，而實有甚於操刃者；此其人必大慙元惡，誅之唯恐不速。本律止於杖罪，有是理乎？今應改威逼殺者，斬不赦，庶刑罰之中於

義哉！若死者非其本身，是伊衰邁殘疾之父母，減罪三等；若係妻妾子女，並從本律。若亦有廢疾者，減罪五等。

臣竊思之：古者五刑從無減等之制，亦無贖金之法，所犯不同，其罪各別。大辟之不可減而爲宮，猶荆之不可減而爲劓爲墨也。至後世之五刑，則絞斬而可以減流；流與徒，均可以減至于杖與笞，是亦省刑之意。茲者古今參用，凡死罪減而至于流者，應改爲徒五年，徒則遞減，杖亦如之；雖減而罪猶存，尙可行也。若贖金一道，則罪盡豁免，是朝廷以刑法而賣金矣。虞書金作贖刑，原不在五刑之內，謂因公有犯者，罰金以贖之。此蓋論其事，則爲有過；原其心，則屬無罪；或勢有所不能，力有所不逮之際，以至於犯，故不可加以罪，而但罰之以金也。降至後世，雖罪有不可宥者，而亦得以金贖，是使富貴之人，皆幸脫於法網之法；聖王之寬大，夫豈若是？故凡律載以私

犯罪而贖者，宜盡革除；若因公而犯者，既罰以金，又當并其罪名而泯之，但謂之贖刑可也。如有祿之人，則罰俸降俸降職降級，足以盡之；無祿之人，則輸金罰粟若力役，足以盡之矣。或曰：『五刑贖鍰，創自周書呂刑篇，豈可擅論？』而不知周之穆王，亦爲叔世，豈大舜之法，反不可法則與？至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此以私犯罪而細微者，故以扑責教之，若師之扑責其子弟然；今亦定爲限制，斷不容扑責至二十以外，而入於杖罪之數也。夫如是，則公私有別，輕重有權，而於古人制刑之意，不相悖矣。臣等謹以本朝律書，綜核釐正，並奏睿覽，伏候帝師裁奪。

月君批示曰：

子產刑書，鄒侯律法，不遺於後，未知何若也。呂律以古今五刑，參酌互用，皆折衷以聖賢之旨，允宜爲當代之憲章！惜乎天下未一，

不通行宣布，俟奏聞行在，編之國史，以爲百王取法。

而今再說更定賦役的制度疏曰：

臣竊聞之：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財者，食之原也，故治國之要，必先養民；養民之要，必先薄賦。古語云：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教化行，天下乃王；苟爲人主者，使民失其所天，則飢寒迫於肌膚，欲民之無奸僞，不可得也，奚暇治夫禮義哉？夫興王之世，民未嘗不足，而衰敝之時，民又未嘗不困；君民原屬一體，未有民足而君不足，未有民不足而君自足者。茲幸逢皇帝陛下，敕議朝廷之禮，臣請得言其行禮之本：夫禮，不獨在朝廷也，上而行之，下而效之，登斯世於熙皞之域者，莫禮爲若；而欲使民安於禮讓，而莫知所以使之者，莫足食爲務。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故猝遇水旱，而民若莫知。今之民則終身耕，而無一日之

蓄；舉家耕，而無半年之需者；雖常遇豐亨，亦若不聊其生。何也？在上之人取之者，衆且多也。攷之井田之制，無賦稅，亦無徭役，不可復矣！自七國爭而井田日廢，賦斂日重，漢有夏稅秋糧之制，唐有租庸調三者之法，至宋而鹽鐵酒茶，及今而齒革毛羽，凡有利孔，莫不與民爭較錙銖，甚非王者之大度矣。臣等不揣固陋，揆衡今古，擬定賦稅徭役，並權關錢法鹽政衆條於左：

一曰賦：蓋出自田土所貢者。古者井田無斂於下，但寓兵於農，而以田賦出兵；所謂賦者，兵也。後世兵農分，而夏稅秋糧，總謂之賦；又有按其戶口而征之者，謂之曰丁銀，大約昉於魯莊公之科人，而以其所征者，爲養兵之用也。其丁有人丁門丁匠丁竈丁之別，其額有上中下之等第。小民孜孜汲汲，日不暇給，而納一丁之上者，幾至一兩，下者，亦有數錢；歲遇災荒，田有損稅之時，而丁則無緩征之日

。迄今額在而丁亡，丁亡而徵輸如故，累及閭里。臣議將以丁額統歸於田賦之內，俾丁隨田轉，有田之家，方納人丁；譬如以百畝之田，而入二丁之重則，則每畝亦止多二分之數。歲豐則完，歲凶則赦，庶幾田之所產，可以不勞餘力乎？雖然，夏稅折色也，秋糧本色也，而又加以丁銀，則一田而三賦，其爲定額，斷不可出於十二之外。

二曰稅：蓋取之於市者。古者貿易有市官治之耳，無所征也。後乃有征其市地之屬者，卽今地租房稅之類，而尙未稅其貨也。今則旣征其房地，而并稅其貨物，如牙行有稅，市集又有稅，蔴縷絲帛粟米豆麥牛羊驢馬等畜，莫不有稅。蚩蚩小氓，抱其些微之物，入市卽從而稅之，近於攘之矣。尤奇者，神廟香火稠盛之處，則有香稅；是稅廟宇乎？抑稅鬼神乎？誠莫可解已。臣議將一切諸稅，盡行除革。其應留者，止三項：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則房地宜有租稅；典商爲富

厚之民，本大利廣，是亦不妨有稅；至于田產交易，令其請官印而稅之，所以杜日後爭端，亦便民之事。夫如是，則上之誅求稍減，而下之民生，亦得以漸厚矣。

三曰徭：役民之力也。自古有之，第從無不役富貴，而但役貧賤者。先王用刑自貴近始，而行賞則先於疎遠，豈以徭役而不加富貴乎？論者謂卿大夫位列朝廷，宜敦其體，不可任之力役。夫卿大夫固宜敦其體，豈卿大夫之奴僕，亦并宜敦其體耶？曷不使之供役於上者？且甚而至於胥吏，亦多優免，是則胥吏亦在敦體之例耶？或以爲胥吏役身於官，一人不能兼二役。夫其役身於官者，乃彼之生計，非上人之役之也。彼小民者，孰無生計，而可獨任國家之力役，并可任縉紳胥吏之力役哉？臣愚以爲優免徭役，宜加於士之貧者，不宜加於大夫之富貴者；宜加於萬民之賤，不宜加於胥吏之賤者；庶幾王者至公無私

之意乎？否則荆公僱役之法亦可。司馬溫公廢新法，而東坡先生不以人廢言，獨以僱役爲決不可廢，卓哉！見之遠矣。

四曰關權。譏而不征，不可說矣。第有貨而後有權，有商而後有稅，未聞無商無貨，從而權之者也。如今宦游之人，或客遊之子，行李之中，偶帶些微，爲需用計耳，原非貨賣者比；雖一冠一履，亦必權而稅之，何也？然此尙有一物之可稅。乃虛舟而行者，并其船而稅之，使天下之人，舉足動步，必先有輸於朝廷，誠不知其好利之心，一至於此！愚意以爲商賈可稅，使非商賈非貨賣者，均不可稅；舟之載貨者可稅，若空舟往來者，亦何可稅之，而貽怨於小民，貽譏於後世乎？是則所謂上船料之關，均可革也。

五曰錢法：古者謂錢爲泉，言如泉水之可以通達四海也；今之錢則不然：有行於此邑，而不能行於彼邑者；有鑄於彼郡，而不可以通於

此郡者。俗語云：錢使地道，其故安在耶？在於上之人先以此取利。夫王者鑄錢以通天下之貿易，奈之何司農錢局之中，歲必計其獲息多少耶？於是外省之設爐者，尤而效之，必以獲息之多，逢迎其上，而其息則又三分之一：一入於國，一進於官，一沒於胥吏。其錢至于瘦削而不可問，然後奸民私鑄之錢，得以參雜於官錢之內。卽一邑之市鎮，彼此之錢，尙有不能相通者，又豈能通達於四海，而謂之泉也哉？臣以爲京局鑄錢，先定其規式，次定其輕重，再定其厚薄大小；每歲所鑄而發於民者，僅取其本值，更不浮取釐毫之息；凡各省藩司之鑄錢者，照依京局一體遵行，庶幾鵝眼之錢，不復見於今矣。

六曰鹽政。古者魚鹽不禁，無所謂鹽官也。自管子養海爲鹽，而通商賈，始擅其利；漢則取其稅而無官。迨後則有官，而復有稅矣。今者鹽池鹽場，既有大使，又設轉運諸司，巡察御史；一處之供役，動

以數十萬，反浮於國課，朝廷亦何樂乎有此官也？臣愚以爲商人之赴場掣鹽者，止大使已足司其出入，照其捆載之數，給與官票，過關則征稅。至發賣地方之征課，一胥寔事耳，曷用多官悠遊無事，朋分此數百萬金乎？夫此數百萬金者，將謂出自商之本乎？抑亦出商之利乎？若出於商之利，則所取者仍屬小民之資。故商之所費者簡，則鹽賤而民日有所省；譬如漏甕日減一滴，終年而竭，不漏則常盈矣。夫如是，則商富而民足，國亦省費，不亦善乎？

抑臣更有請者：我朝太祖高皇帝，憤張十誠據吳不服，乃籍富豪租冊爲稅額，由是蘇郡之賦爲最重，而松郡略次之。攷二郡之賦，竟居天下十之二！至建文二年，特頒恩詔，悉減舊則，每畝米不過一斗，銀不過一錢。未幾而燕濟僭位，仍復洪武之制。在元時蘇郡賦止三十六萬，今已加至二百八十餘萬；小民終歲勤勤，而供於上者，十

之七八，卽大豐之年，亦必稱貸以輸將，權其子母，盡死烏有；若遇
歉歲，臣不知其如何也！夫吳門密邇皇畿，素稱文物之邦，使民興于
禮讓，當自此始。臣知皇帝復辟之先，發政施仁，首所念及，不揣固
陋，謹具奏帝師。……

月君覽畢，讚道：『兩軍師皆具濟世之才，可惜未遇主耳！』公孫大娘道：『已遇帝師
，何爲不遇？』月君道：『噫！遇孤家猶不遇也！』聶隱娘道：『這是何說？』月君道
：『世人多以成敗論也。』遂援筆批云：

呂律高成寧敷陳賦役，言言皆中綮綆，循而行之，實膏肓之盧扁也。

第孤家益嗟世風日降，王道竟不可復耳！俟奏請行在，與刑書同入國
史。

以上二疏，并附議復典禮一疏，擇日遣使奏達建文行在。

第八十五回

大救凶災剝魔貸金

小施道術鬼神移粟

建文二十一年冬十月，月君臨朝，命鄭洽陳智二人，賁奏行在，并諭之曰：『孤家已發符勅，調遣各郡將士，俟會齊之日，卽行北伐，克取燕山，祇候回鑾。爾其代奏。』鄭洽二使遵命叩謝出朝，又別過百官，自赴滇中獅子山白龍菴，面帝復命去了。

荏苒之間，已是新春，爲建文二十二年，從上元下雨起，直陰至五月初旬，田疇浸沒，廬舍冲塌，陸地竟可行舟，百穀不能播種；偶爾晴霽，返似亢陽爲祟，濕熱交蒸，疫癘大行，兵民俱病。——却像個天宮知道月君有伐燕之舉，故降此災殃，以止遏他的。春麥既經朽爛，秋禾未經藝植，兩收絕望，富者尙多慮，貧民唯有資嗟。月君先蠲賦稅，而又發倉廩以賑濟，并溥施靈丹，救活無算。秋末冬初，復又發資本種麥，接濟來春。誰料天道奇寒，陰霾蔽日，烈風霰雪，動輒兼旬，林木鳥獸，莫不凍死。過了殘冬，是建文二十三年，大下一場冰雹，無多的麥穗，盡被打得稀爛；連忙插種，秋稼又遭亢旱。月君祈得甘霖，方幸收成有望，不意禾根底下，生出一種蟲來，如蠶之蝕木

，只在心內鑽嘴，雖有三千繡花神針，若要殺蟲，就是殺禾，竟施展不得。——又像個天公爲月君道術廣大，故意生出這樣東西來，壞他國運的。月君盡發內外帑藏，多方救濟，僅免於流離載路。尤可怪者，人家所畜雞豕牛羊之類，好端端跳起來就死，那犂田牛與驢，竟死得絕了種；縱有籽粒，也沒牛來犁土；縱有金錢，也沒處去買牛畜。這叫做六畜瘟。百姓都是空腹的，眼放看這些畜類的血肉，怎肯拿來拋棄？排家列舍，煮起來且用充飢，那曉得竟是吃瘟疫下去，嘔又嘔不出，瀉又瀉不下，頃刻了命。初時這些愚民，只道女皇帝是位神仙，風雲雷雨，反掌就有，怕甚水旱災荒，到了這個地步，方知天數來時，就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也是遮不住的。到底百姓死不甘心，徑聚了數十萬衆，跪在闕下痛哭。月君用個急智，煩令兩位劍仙慰諭道：『五日之內，帝師求天雨粟，求地產金，求活爾等之命。』衆百姓方懽呼而散。明日，乃請諸位仙師商議，公孫大娘進言道：『今日化石爲金以濟之。』鮑師道：『不可。鍾離子所謂五百年仍還原質，純陽子所不願學，月君其可用此術乎？』聶隱娘道：『請於大稔之處，運米以賑之

如何？」鮑師道：「更爲不可。卽如五鬼搬運之法，總是預爲買下的東西，所費止兩許錢許，尙且自取不得，何況令神人從空運取百萬之數耶？」素英道：「運米之後，慢慢償其價值，也還使得。」鮑師道：「怕使不得。但人家倉廩之內，忽地少了米石，豈不冤賴他人？以致毒罵咒詛，我雖不聽得，冥冥中自有聽見的；一人咒詈，且不能當，何況有數千百人耶？」曼師道：「左使不得，右使不得，你把使得法兒說出來與我看。」鮑師道：「曼師兄技癩了！我是沒有法，你定有個妙法在那裏，要帝師來及了。」曼師笑道：「老道婆且莫打趣。我有一粒粟中藏世界的法兒，把這幾郡地方，總藏在粟穀之內，那里還有什麼災荒呢！」鮑師道：「老乞尼莫裝你幌子！我就用半升鐺內煮山川的法子。連你那無門洞天，一并煮個粉碎，怕不做喪家之狗！比災荒還利害哩。」衆仙師皆笑。月君獨嗟歎道：「我枉有七卷天書，却沒有個回天的法。俗語云：戲法無真，黃金無假，倒是句真話。到了在陳絕糧，就是聖賢，也沒奈何的！」曼師大笑，說：「帝師太謙了。再過兩日，天就雨粟，地就產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哩。」月君道：「

曼師莫笑話！端的要求曼師顯個妙法。」衆仙師見曼師說的都是冷話，便和聲齊讚道：「曼師是南海法門，我等都要叩求的了。」素英寒簧先向跟前跪下，曼師忙扶起道：「我是說着耍，那得有怎麼法兒？」鮑師道：「你哄着人跪了，却沒得說，問你個欺誑的罪名，該發配沙門島。」曼師道：「沙門是我故鄉，帶你去舞個鮑老異人看看。」衆仙師又笑。月君沈吟道：「二師真是無法？」鮑師道：「怎沒有法？從來天道可以勝人，人道可以勝天，還須在人道上講究總是。」月君隨稽首叩問人道勝天之法，鮑師道：「要近理着己，除非借債；借債就是人道。借得來，就更勝天。你道如今大小官員，那個不借債來裝些體面？況且小民欠了債，要被人打罵，或送官整治；若是做官的欠了債，就要讓些體面，即便不得清還，也要相待他些。」曼師道：「帝師稱孤道寡，與帝主無異，只可放債，怎麼向人借債？這老道姑一味胡言！」鮑師道：「你那樣不通文理，怎知讀書君子的話？皇帝若不借債，周天子因何有避債臺？官府若不借債，因何口口叫做債帥？帝師做的過女元帥的，攷古證今，做個債帥，亦何害於事？」一手指着曼師道

：『只要他做保人就是。』曼師搖手道：『不做中人不作保，一世沒煩惱。我知道債主是誰，肯要我這窮尼作保！』鮑師笑道：『債主債主，有個主字，便是放債的了。』曼師乃笑說：『他麼？我一時想不到。只怕利錢太重，日後帝師還不起，累及我保人準折去哩。』那時月君已心下了了，就道：『則天在彼，難道做不得中人？』鮑師道：『是耶？他受過帝師情的；不要說做中，就把他抵在那邊，也是應該的。快寫借券起來！』
寒簧即遞上五尺素花鮫綃，月君信手揮道：

前生上界月中天子，今生下界塵中帝師，唐某，特倩南海尊者曼陀尼，將契書一道，送至須彌高頂，九華珠闕，至聖至神，利魔大法主
姊妹臺前：貸銀二百萬兩，爲建文皇帝賑恤災黎之用。賢姊妹唯大量，愚妹妹故至誠也。歲在屠維大荒落中元日。若問保人，念彼觀音力

諸位仙師看了，皆不解數句後之意，但讚道：『債主借主，中人保人，皆古來未有之奇

人；只這借券，亦古來未有之奇券。」曼師道：「這樣奇事，請你們去做。」鮑師道：「明知剝魔處只有他去得，故意做個身分！」曼師道：「取笑是取笑，當真是當真，我可學那暴得人身的，帶頂紗帽，就妝身分的？帝師寫這句，念彼觀音力，要與我妝體面，却是壞我的體面。剝魔甥女惱的，是我皈依了觀音，而今倒獻將出來，還是可以壓制他，可以勸化他？拿這契書去時，正合着西廂上一句曲兒：嗤，扯做了紙條兒。你奉承他大量，自己說個至誠，把我這保人說仗着南海觀世音的力道，不怕他不肯；只怕連這姊姊妹妹的稱呼，一刀兩段了！」月君直等他說完，慢慢的分割道：「是我這些話兒說得不明白，倒惹了曼師的氣。那「故至誠」一句，是說沒有利息的；中庸上云，故至誠無息。「念彼觀音力」句，是說與保人不相干；大士經典有云：「念彼觀音力，還着與本人。」若要清還這項錢財，原着在本人身上。」衆仙師笑個不止。曼尼啞口無言。鮑師道：「你這光頭！學坐了方丈的善知識，仗着有些機鋒，不問短，劈頭支扛人家。我且問你，小時不曾念書，大學中庸，不曉的也罷了，怎地送你出了家，連你師父經文

上的話，也不記得半句兒？做的是什麼徒弟？怪不得剋魔主把你當個人！」曼師忍不住笑起來道：「只有個歇後鄭五作宰相，那有個歇後作帝師的？宗師歲考出題云：『非帷裳必殺之。』一生當作『殺』字解，破題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宗師見這兩句原出古文，不像個沒學問的，却又一時猜不到他的可笑處。而今這紙契書，與這破題無異，我這文宗，如何解得過來？」月君與衆仙師皆笑。曼帥又道：『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如今這樣亢旱，百姓要作人疔了！你們只是頑笑過日子，待我發個慈悲，送他些清水吃。』遂手掣了那幅蛟綃，騰身半空打個筋斗，顛倒直入地底，絕無痕跡。有針大一孔，下達黃泉，噴出一縷水來，逼立萬丈，上凌清漢；霎時烟蒸霧湧，驟如雨注。鮑師道：『觸了他性子，弄出神通來了！』月君道：『正是井泉洞竭，這雨却也濟事。』

且說曼師從黃壤之下，直透至須彌山北頂剋魔宮內，在九彩寶石階中，突然而出。端端正正，站在魔主面前，朗聲說道：『我到甥女大邦，行的是大邦的道，所以在這底

下翻一筋斗出來。』魔主笑道：『還虧姨娘不會忘却本來面目！且請問爲誰而來？』曼師道：『非爲姊姊，乃爲妹妹來耳。』魔主道：『姊姊是飛燕，妹妹是合德，你一捧打倒兩人，可惜學的是謊文。』曼師道：『適纔在汝賢妹宮中，被他一片謊文，把我禁住了，我如今在背後學謊幾句，竟顧不得把個掌教甥女，都謊在裏面了。』魔主便道：『也罷，讓你老人家出口氣。但他們是怎樣的謊法？試與我道來。』曼師便向袖中取出鮫綃契書，遞與魔主道：『這便是證據。』魔主看了鼓掌大讚道：『好雙關文法，雖作歇後語，倒底說着姨娘皈依觀音的意。咳！出了醜哩。』曼師道：『你們姊妹兩個，都是我老人家兒女，就出了些醜，有何妨礙呢？但你妹妹近來寒極，若是你這樣一位姊姊，不扶持他，這個醜出得大呢！』魔主道：『我妹子做了人間帝師，該受享不盡，怎麼會窮起來？』曼師道：『他只是保養百姓，曷常受享半星？就像個人家父母，粗衣蔬食，省着銀錢，只與兒孫受用。近來頻遇災荒，賦稅全免，庫帑賑發已空，又把自己宮中東西，盡行變易，祇剩得幾件，不是人間應用的。現在百姓日無半餐，帝師的道術，真是

滿腹文章，不療飢，所以說爲妹妹來的，原是句真話。」魔主笑道：「他不去五賊，自然要這樣窮的；只怕要窮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哩。」曼尼也笑道：「仙佛兩家，要去的是六賊；我們本教中，不要去的是六賊；怎說要去五賊？留的是那一賊呢？」魔主大笑道：「耳鼻目舌身意，彼謂之六賊，我謂之五官；全靠的五官爲賊，方能富貴，怎有去的道理？我所謂五賊者，是仁義禮恥信五種之賊。」曼尼問：「仁義禮智信，因何改了恥字？」魔主道：「智字是賊中之王，有了這智，方能運用五官，五官皆隨我智的號令而行，則五官之賊勝，而仁義禮恥信之五賊亡矣。卽如項籍欲烹太公，劉季笑曰：「願分我一盃羹。」此仁賊亡而天下得矣。李世民殺其兄建成元吉，此義賊亡而帝位得矣。楊廣逼奸宣華夫人，此禮賊亡而太子定矣。朱溫逼奸子婦，此恥賊亡而受禪命矣。趙匡義殺其姪廷美德昭，此信賊亡而子孫承帝業矣。反是，則宋襄之行仁義，魯昭之知禮，夷齊之恥食周粟，夫差之結信句踐，重則亡國，輕則喪命，纖毫不爽。做官員的，做士民的，總要去盡了五賊，方能保守富貴。今我妹子年幼，不省人事，也學行些煦煦之

仁，子子之義，謙謙之禮，硜硜之信，又不用智去號令五官，而反用恥去禁閉五官。其有恥到極處，便是五賊強到極處。卽與之百萬金銀，總不能保守。」曼師隨截一句道：「你若真個給他百萬銀子，我料他五賊便能去却四賊。」魔主道：「這是何故？」曼師道：「那有個借債領銀，是整幾百萬的？他先打算着不還人家，方有這事。負了恩錢恩債，就爲不義了；做小妹妹的敢來哄着大姊姊，豈不是無禮？他哄騙了人家錢財，自己去裝體面做個大老官，這也無恥已極；我是與他終日相對的，哄着我做保人，要決然要失信的」，尙未說完，魔主大笑道，「從來慈不掌兵，他殺人也不少了，我說他還有些仁，若在三教中看起來，焉得仁？我這銀子給得他了。」隨將鮫綃券遞還曼師道，「不要在庫中取得，只濟南建文後殿北簷下靠西邊掘下去，存白金八十五萬，黃金十五萬在地窖子內，——本是元季某行中書，去盡了五賊賺來的，怕的閻羅王拿他遊地獄，投在我這邊，還要保全他後世富貴的。總給我妹子用罷。要知道沒有了五賊，憑是誰都要怕他哩。」曼師道：「怪得貪官污吏，竟不怕的閻羅！原來有你這樣個去盡五賊的大主

兒，庇護着他！獨是詐了人家多少金銀，究竟受用不得，如今却是我去掘他的哩。」說罷鼓掌大笑。雙跌一蹬，直下地底。

月君正與鮑師閒坐，忽見那噴水的小針孔內，噴出一線火光，足有萬丈長短，月君亟立起道：『多分曼師來了？』但聽得院內一聲震動，平地裂如方鑑，周圍各四尺許，曼師坐在紫金玲瓏龕內，冉冉而升，萬丈火光，已斂入泥丸宮內。公孫大娘道：『這座紫金龕，原是借來金子要鎔化的了。』曼師提起龕兒一灑，卽是這幅蛟縮文契。鮑師便冷笑道：『我知道利魔把你不當人了！就該掃死在那邊，怎回來見帝師的面？』曼師道：『魔主要老鮑作保，日後若有虧欠，好把葛洪拿去。律上說的好：婦女犯法，罪坐夫男哩。』月君見說的是趣話，便道：『那有曼師做不來事的？』曼師道：『不敢，不敢，還要費好些氣力哩。』就把前前後後問答的本末，備細一說。月君大笑道：『若不壞良心，怎麼哄得人借得債呢？』隨取素紙一幅，揮下兩三行云：

天兩粟，地產金，無界限，爾民爭。孤有法，與汝分，無彼此，最

公平：每一日，每一人，米十合，銀二分；若一家，有十人，米一斗，銀二星。度殘歲，到新春。不與富，只與貧。

寫畢，立刻御朝召集羣臣，令照敕語寫發各郡；并諭六卿，會同京兆，齊向行闕後殿北簷下正西方掘藏，果得黃金白金，適符其數。月君命貯大司農庫。自後凡屬飢民之家，每辰釜中有米，篋中有銀，取之無盡，用之不絕；而庫內所貯金銀，暗暗逐日減去矣。向來百姓都知道帝師法力，與佛菩薩一般，恬不爲怪，唯有感恩稱頌。却有一種貪夫，於尋常日用之外，尙多妄想，朝暮磕頭禮拜，希冀外得些的，豈不可笑，那里知道天要生人，人不得而之死之，天要殺人，人不得而生之；黃金是煉不成的，米粟是吸不來的，一絲一粒，皆有命在。月君費盡無數經營，也只是掘得一藏，乃世間所有之金銀，然後役使鬼神，以銀易米，就是梁惠王移粟之故智；——一用人力，一由神道耳。究竟能享此銀此粟者，亦皆止應受災不應受死之人，至若應死於劫者，已早死而無遺。此等救星，卽造化所以藉爲幹旋大難者也。

兩月以來，月君救災不暇，奚暇北伐？而又值歲星在燕，亦不敢北伐。大臣莫不歎息。却有廬郡開府景星，特上一疏，奏請伐燕。

第八十六回

姚少師毒計全憑炮火

雷將軍神威忽顯靈旗

却說中原地方，連歲災荒，最慘之處，莫如山東，河南，北直；其江北淮揚諸郡，尙有一半收成；唯淮西之廬州，與安慶蘄黃一帶，是年年大稔的。景開府練兵教民，休養數載，已成富強之勢。聞得濟南兵困民疲，不能北伐，日與馬維騶等商議，要進取安慶蘄黃，爲渡江之舉。維騶曰：『安慶三面環江，在孫吳時爲重鎮，若南人據此，可以北窺中原，西扼三楚，卽荆襄上流之師，亦不能直下，乃要害之地；今與廬州唇齒相接，非我去克彼，卽彼來襲我。彼之慎重而不敢進者，力未足耳。今開府兵精糧足，將士齊心，燧燿戰艦，不下數千，我從濡須水出臨大江，合舟師三面攻之。其東北一面，爲

大龍山，逼近城隅，挑選三千壯士，占據山頭，俯瞰城中，彼何所恃而無恐？此陳友諒之所破余忠宣也。』諸將士皆稱勝算，各願盡力致死，所以景僉都上疏奏請出師的。月君素知景星英氣過人，既不可阻遏以墮忠義之，而又恐輕進失律，反成辱國之舉，乃批下六卿僉議。不期僉都又上一疏，言於某月某日，督率將士，誓師渡江，先定安慶，隨渡江而取池州太平，徑下南京，以定帝闕等語。諸舊臣皆喜之不勝，竟不須再議定奪了。

且說燕世子留守南都，其軍國重事，全仗着姚少師措置。向聞知呂軍師取了荊州，伐軍山之木，以造戰艦，有順流而下江南之舉。道衍就調關陝將士，駐守漢中，以絕其後；又於漢口及鄱陽湖操練水師，爲重關門戶，以扼其來；又慮安慶爲江淮之屏蔽，景家軍必來爭取，已調集江右兵卒屯守；自己潛往城中，差人探聽。未幾報到，景家軍已出無爲州，從大江溯流而上。道衍哈哈大笑：『果不出我所料！』遂傳集諸將發令道：『大龍山爲府城之廓，守住山頭，便有金湯之固，舟師攻城，雖百萬無能爲也；這是極

重大的責任，誰敢當之？」帳下兩員大將全應聲願往，道衍視之，一員是羽林宿衛大將官，居左都督，姓劉，名江；一員是番騎驍將，官居都指揮，姓薛名，祿；二人皆武藝超羣，知略出衆。少師道：『汝二人足當此任。雖然，可押下軍令狀來。』二將欣然寫遞了。隨諭薛祿：『汝領藥弩手一千，火鎗手一千，去守後山，揀擇稍平處屯札。再令健卒一千二百名，一半耑運灰瓶炮石擂木等項，堆阻山堦，一半多帶金鼓旂幟，凡有林木所在，遍行插滿，各挾弓矢等候；其大路上山之處，不須把守。若賊搶上來時，便放號砲，但用火鎗藥弩打下。其各處林木中，一聞炮聲，便金鼓齊鳴，麾動旂幟，吶喊助勢，彼必懼而不敢進，退去則已，不須追殺。其有賊從小路搶上山來，但用擂木炮石打下；若突到林木處，即以亂箭射之，賊退則已，不許追擊。如違將令，即使殺敗賊人，亦必斬首。』又諭劉江：『汝率領馬步精兵二千，去守山前山上大路平行地方，各遣騎卒屯守；其小路徧頗地方，悉令步兵把守，每日放炮揚旂，虛示威武。賊恐我城中夾擊，決不敢來爭山險，如其亡命而來，督率騎兵從上壓之，勢若建瓴，彼豈能敵？賊退即

行斂兵，不許追奔。違者，必按軍法。十日以後，別有號令。又須日日令探馬往來，若報軍情樣子，其間真報假報，總使賊人莫能測我機關，最爲要着。』二將得令自去。又發令箭提調鄱陽湖戰船，泊向大姑塘，每船都要整備火弩火箭火鎗火銃硝瓶硫毬等物。（詰問硝瓶硫毬，古來無此名色，是怎樣製造的？那硝瓶的法，純用火藥，硝填實在磁瓶之內，煉泥封固，引出藥綫一枝；其瓶要薄而小，止盛斤許藥物。那硫毬的法，形如氣毬而小，內純貯硫黃，亦引藥綫一枝，用猿厚毛頭紙，並桑皮紙六瓣攢成的。但點火於藥綫，擲向敵人船內，硝瓶一裂，聲如火炮，着人立刻齏粉；硫毬一裂，火燄橫飛，着物頃刻灰燼。——是最惡不過的火器。）又有密令，期在十日前後，不論雨雪陰晴，但看西北風大作，五百戰船，齊出大江，扯起兩道風帆，順流而下，沖入敵舟之內，只用火器攻打；并截住清水塘口，把塘內攻城的敵船，燒個罄盡。誤者全家處斬。又部署諸將士嚴守各門，皆暗伏城堵之下，全不露出形相。然後白登城樓眺望。

建文二十四年春正月，景開府的大戰船五百餘隻，其名曰鵝鰲，又有小戰船五百餘

，其名曰沙唬，總分作五軍：張鵬牛驛馬維騏馬維駒爲前後左右四軍，自爲中軍主將；以馬維驢爲參軍，無戒和尚爲教師；統領大船一百二十，小船二百四十，其餘分隸諸軍。又鐵箝子千大，殺狼手千二，與趙義，各領飛雲小權船數十，爲四路遊巡之用。將次到羅剎州邊，僉都顧回維驢曰：『林林森森，插滿旌旂者，非大龍山乎？』維驢掉首一望曰：『是耶？此乃山之背，彼雖守却，亦無妨也。』僉都曰：『他既守後山，安得不守前山？則將何策以破之？』維驢道：『今歲始春融煖，陰陽相乘之理，不日當有嚴寒，山頭地勢窄狹，屯兵營帳必四散分開；我乘其天寒孰睡之夜，襲而取之，如探丸耳。』僉都又曰：『半月以來，總是東南風信，若春氣轉而爲冷，則風亦當返而爲西北；』孟德云：『隆冬之際，安得有東南風？』我謂仲春之交，亦常有西北風，倘有火攻，何以禦之？』維驢曰：『孟德不敗於東南風，而敗於連環計。若戰船不加連鎖，雖有大風烈火，皆可一一分散；火雖有神，亦安能一一燒却乎？我今要拔城池，只在取得大龍山，要襲大龍山，只待西北風大之夜；到得彼用火攻，而我已拔之矣。』僉都舉手曰：『

若然，今且不率舟師圍城，先列營於江中，與彼搦戰，待時猝發，使彼不及應變，何如？
『維驢曰：『亦妙。』忽巡哨來報，大龍山上敵兵立滿營寨，甚是嚴整。僉都道：『我意已決。』隨傳令舟船結營。維驢請修戰書一函，差人去窺他動靜，僉都從之，隨問：『何人敢往？』有帳前牙將厲志應聲願去，就給了戰書，并囑其不可有辱天朝體統。厲志遵命，止帶一健奴，叫做僕固義，——原係僕固懷恩之後，從小伏侍厲志的。

當下主僕二人徑投安慶東關，大叫：『天朝景大元帥差官到此來下戰書。』守門軍士如飛報至少師府，道衍先令門軍搜檢一遍，到轅門又搜一遍，方令放炮開門，升堂而坐。有勇士兩名，來掖厲志兩臂，趨進丹墀。兩行排列着旌旗戈戟，儼然王者儀仗。左右吆喝一聲，如九天忽起雷震，好威風也！

厲志瞪目而視，植立不跪，道衍令取上戰書，冷笑道：『爾主將何人，敢與我戰書？爾小卒何物，敢來下戰書？就是汝一個，還有同來的呢？』厲志厲聲道：『只我一個足誅爾魄，何用兩個？』塔下有兵士上稟道：『聞得還有一個，不許他進城。』道衍令

立刻喚到。問：『汝是何物？』健奴不對，道衍又冷笑道：『你那濟南潑婦，是個妖狐，他手下一班，總是畜類。我曾拿住個猴精，剛在南都天壇，誰不曉得？你那主將若是人類，豈有投向妖狐之理！定然也是畜類。我位居少師，乃天子之下一人，豈與畜類同名道姓，酬答書啓？』遂將戰書扯得粉碎，喝：『將來人梟取首級，懸之城上，并割去健奴一耳，逐出城外，令回報信。』健奴指着道衍大罵：『秃賊，汝敢擅殺天朝大使？』道衍又復冷笑道：『汝亦能罵人耶？』命以嚼子勒其口，挖其左眼，械其兩手，令人牽之去。

健奴出了城，負痛奔至江邊，僉都遠遠望見，認是牙將回來，大怒道：『斃子辱却天朝！』卽拔佩劍，令左右就岸上斬之。左右校士如飛登岸，見不是厲志，遂腦揪着來見元帥，褪下嚼子，喝問：『厲志何在？』健奴道：『已抗節而死，現今梟於城上。』僉都道：『君辱臣死，主僕之意亦然，汝何得將此面目來見我？』健奴道：『我大罵這個秃驢，耐他偏不殺我，要得我來報信，我這個信決不敢報的，只求元帥賜我一死，

去到泉下尋我主人罷了。」僉都叱道：「你若不說明白，便爲不義。」健奴無奈，只得說出。不說猶可，一說之時，僉都怒氣塞心，望後便倒，健奴着急，卽自觸塔而死。衆將士亟扶元帥，灌下蘇合香丸，方得甦醒，一脚踢翻几案道：「我與禿逆誓不兩立！」維驢也氣忿不過，卽刻傳令進兵。炮響一聲，戰船齊發，直到安慶城下，但見四門緊閉，並無旌旗豎立，亦無將士把守。乃令聲音洪大的小卒，叫了道衍的名辱罵，竟日更無一人答應。抵暮方回，只聽得城上吹波盧，擊刁斗，揚旌植戟，守陴軍士，吶喊三聲。僉都道：「此虛張聲勢耳，不必隄備。」下令諸軍，整頓炮位，明日攻城。維驢道：「元帥高見極是。彼之黑夜揚旌自威者，是欲我隄備，以勞我之師；白晝殮跡不戰者，是欲我呼罵，以驕我之師；其間乘一空隙而來襲我。如今我率兵晝夜攻打，彼且殺守不暇；我於天寒風緊之夜，悄然而襲大龍山，不要說賊不能料，卽使知之，又焉能赴救哉？」僉都稱善。維驢又進道：「三面圍城，唯清水塘爲要處，我當率兵前去，元帥只在大江調度，合力攻打，不怕不破。」

次早，維驢分兵自進塘口。僉都率兵登岸，架起大炮攻城，遙見城頭也架起大炮來，張鵬進言曰：「我們的炮打他城子，尙恐不能破，他的炮打我的船隻，怎當得起？」僉都沈吟一會，令且打幾炮。端的震天塌地；那邊却不放炮。僉都令將士向前去看，原來是炮倒放着的，僉都笑道：「越發是虛幌子！他要猝然移轉時，我却先有備了。」遂親督將卒，盡力攻打。雖然打壞兩處城塔，奈他強弓硬弩，播木炮石，如雨點一般下來，軍兵不得上城。他那料物總已備着，頃刻修好，又以鐵汁溶灌，倒比原舊更加堅牢。九日不能拔。

至十一日，西北風大作，天氣驟冷，維驢密啓僉都，請於二更發兵，攻打大龍山後，即抄過山頂，并搗前山營寨，然後架大炮於山頂，打入城內，可以立潰。僉都卽命馬維駒，統壯士一千當先，馬維驥領壯士八百爲後應，於二更時分，啣枚潛進。（不知道衍早經預備。）時正二月上弦，月光已墮，滿山都是雲氣，昏黑之中，不辨徑路，忽聞震炮一聲，林中都是火把弩矢砲石，從上飛下，背後又有伏兵截住。喊殺連天。維駒大

呼道：『中了賊智，進退皆死，好漢子跟我殺去！』舞動雙鞭，大踏步迎上，打死數人。爭奈燕軍自山頂壓下，衆人立脚不住，大半望後而倒。維駒身中數箭，又被一塊巨石，打傷右脚，遂自投崖而死。維駒聽見廝殺，亟催兵來救時，正被劉江自山前抄到，截住混戰，薛祿又下山來攻擊。維駒大敗虧輸，奪路而走，逃得性命。共一千八百壯士，祇剩得七八十人回來。僉都這一驚不小。軍士忽報：上流頭有好些戰船，順流而下。僉都亟升舵樓看時，皆是大沙唬船，扯着滿帆，乘着順風，波浪洶湧，其來如飛；却不見有旌旗，亦不聞有金鼓。僉都失聲道：『此火攻策也！』欲取大炮打時，因兩日攻城，都抬在岸上，布置不及。馬維騏着急，亟令雙槍鐵棍手向前迎敵，尙未整頓，無數戰船，早已衝到面前，但見火弓火弩火瓶火毬火鎗火筒火爆火銃，爭先并發，無從遮攔，艦船又忒大了，手忙脚亂，不能即便移動，燒了一兩個，皆可蔓延，何況倒有大半着火！霎時烈焰冲天，遍江上下通紅，又滿耳的炮聲大震。——却原來是城上倒排的炮位，端待鄱陽湖戰船，截住了港口，然後移將轉來，只打清水塘楊槎洲兩處攻城的船隻。

景僉都所坐的船，前半早經燒著，卽拔劍自刎，左右疾忙抱住，聽得有人大叫：「請元帥快下小船！」僉都看時，乃是張鵬從上流下來，已到大船旁邊，僉都隨一躍而下。時馬維騏亦在一個沙嘴船上，指揮小船搭救兵士，幸楊槎洲口敵船未到，無戒和尙領着數十船隻，冒烟突出，合作一處。遙見火光中牛驛在艍船尾上，大叫救人，無戒掉船去時，尙距丈餘，牛驛回江一縱，但聽得撲通一聲，早已下水。就這一聲響處，忽有黃旂一面，向空招展；上流刮的是東南風，把敵舟禁住；下流刮的是西北風，把僉都等百來個船，一直吹到無爲州地方纔止，——黃旂亦不見了。僉都令挽住了船，問維騏道：「令弟太守公不知在那裏？」維騏道：「這是他殉國時候了！」却見有百來個小船，陸續逃回，報說清水塘中船隻，一個也出不來，馬公太守的船，被火炮打壞，不知下落。隨點小船時，五停去其三，艍犖大船，不見半個回來，將卒死者十之八九。僉都道：「不才有何面目見人耶？」維騏勸慰一番，收舟入港。到了濡塢，牛驛在岸上大叫道：「元帥無恙？」僉都道：「奇哉！」亟令下船問時，說：「小將落水，便有人在浪中

提出，將黃旗一面，裹在我身，送到這裏，大聲說：「元帥將次濟了。」小將睜眼一看，乃是雷一震將軍。忽而無影無蹤了。」兪都歎道：「前此在瓜洲顯靈，今又在皖江顯靈，真忠臣！真義士也！我等若非將軍，何能生還到廬州？」兪都即命用太牢致祭，雷將軍，又用少牢致祭，馬維騶，馬維駒，及鐵箱子，殺狼手，干氏兄弟二人；又設一壇，普祭趙義等陣亡將士。撫膺大慟，左右莫不揮淚。隨自草表請革職待罪。愀然不樂。

一日，無戒禪師密語兪都道：「我拚我軀，前去如此行事，方可爲元帥解憂，爲馬家哥兒報仇。」兪都道：「果能着手，實快子心。」無戒毅然挈個衣包，提根禪杖，辭卻兪都渡江而去。

第八十七回

少師謀國訪魔僧

孀姊知君斥逆弟

（大凡爲三軍之司命，不獨才且知也，其要在靜與忍：忍者，養氣之道；靜者，治

心之法。能靜者，必能忍；能忍者，亦必能靜；——事雖殊而理則一。如項羽欲烹太公，漢王笑曰：『幸分我一杯羹。』司馬懿堅守不戰，武侯遣以巾幗，恬然而受之；——所謂忍也。臧泰山易，臧岳家軍難，所謂靜也。景奩都爲海內英才，馬太守亦淮南傑士，當兵下皖江之日，其逆料軍機，適遇道衍，針鋒相對，勝負正未可定；乃厲志被殺，僕固義受辱而返，誤爲道衍所激忿而攻之，墮其術中。夫靜與動爲對待，忍與躁爲相反；躁則氣不守，利害當前而不知；動則心不一，吉凶在左右而恆不能察。兵法云：兵忿者敗，此理之所必然也。雖然，亦有數焉。所謂數者，天也，非人也。呂軍師在荊州，伐楚山之木以治戰艦，原爲下江南之計，不慮漢中之魏其後，倒慮漢口之抱其前，與鄱陽湖之師出，其肘腋；要待期會一至，則約奩都揚兵於江上，以餌守皖之兵，與鄱陽湖之師，然後從上流而下，則彼漢口勢孤，不能抵當，全局搖動，乃萬全之策，必勝之道也。今奩都兵敗，安慶固於金湯，而漢口鄱陽兩重門戶，莫如秦岱，呂軍師懸軍荊州，勢不能飛越南下，反落在道衍布局之內，非天之所以助燕也哉？（）

且說姚少師大勝之後，賞勞了將士，遣發戰船仍回鄱陽操演，自己即返南都。燕世子出都相迎，一面具表告捷，一面於正殿大開筵宴，會集百官與少師把盞。道衍誇說用奇制勝，意氣傲睨，旁無一人，百官皆蹙蹙稱贊不迭。道衍又乘興啓上世子道：「有一新羅國異僧，其道術神通達聖，名曰金禪剛，是活羅漢臨凡，爲臣八拜之師。向會與臣會於天台石梁之上，祇因國家多故，未及踐約。今者江北諸賊，不敢正眼窺覷，乘此餘暇，臣當前去請來擒取妖婦，削平濟南，以報我皇上並殿下知遇之恩。」世子舉手稱謝。讌罷之後，又具表章預爲奏聞。道衍乃擇日辭朝。世子延入內殿，緩言致囑道：「國師請得聖僧徑詣北闕，請旨平寇，國師宜仍返南都，秉持軍事，毋辜本宮懸望。」道衍隨應：「這個自然。」世子即令內臣擡出黃金一千，白金五千，綵幣百端，藍玉十笏，七佛紫金盧帽一頂，——上嵌珍寶七顆，——千佛鵝黃袈裟一件，——上綴明珠二十四粒。又敕御林軍三百沿途護送；并陸路鑾輿一乘，水路御舟一隻，爲國師應用。道衍啓辭道：「臣係方外，臣師尤係方外，這些金銀玉帛，總用不着的。至羽林軍鑾輿，乃上

用之物，尤非僧家所宜。唯毘盧袈裟，承殿下爲臣製造，并水路御舟，臣謹受拜。」向世子稽首。世子離席答禮，隨道：「國師從不虛言，孤不敢強，但途中供給護送，是少不得的。」隨命內臣取鵝黃松綾四幅，各寫四個大字：

一，「庫給金錢」

一，「倉支米粟」

一，「官弁供役」

一，「驛營巡護」

寫畢，令裝裱在四面赤龍赤金牌上，大排鑾駕，親送出城。至皇華亭，手奉三玉爵於道。道行曰：「願國師速回，本宮全賴維持也。」道行曰：「不須殿下再囑。」飲畢，也獻三爵於世子，然後拜別。百官設祖帳者，連延三十餘里。至晚歇於公館。

明日，登程，一路風光，不消說得。到了丹陽，御舟及從船，早已備着，少師就登舟升炮開行；地方官員，都在河干跪送。其威勢尊嚴，比着天子出巡，也差方不多。將次吳門，右布政司遠迎請安，道行因是方伯，准其一見。有頃，送上程儀五千金，道行除日費之外，概行辭絕，唯有這項全數，——這却不是貪財。他原是蘇州籍貫，有個親

姊姊家貧孀居，道衍自幼喪了雙親，在姊姊身邊撫養長大，鞠育之恩，與親母一般，自從富貴之後，並未通問，到此忽然念及漂母一飯，淮陰尙報千金，何況我姊，意欲將此五千報答他。還算他良心不昧處。到了姑蘇城下，遂吩咐登岸。那伺候的，是八座大轎，旌旄斧鉞等項執事，光輝閃爍，盛不可言。道衍先把文武官員遣發去了，然後乘輿而行。其姊住在相城里陋巷之內，先有吳縣典史去報知了，姊姊大怒，閉門不納。從人再三通意，亦並無人答應。道衍沈吟一會：『我姊姊貧戶，未常見此威嚴，反驚恐他了。』即令回轎，擬於次日易下敝衣舊笠，微行而來。

却說他姊姊的兒子不解其中之意，婉言問道：『若舅舅再來，母親許他見否？』其母應道：『不及黃泉，決不相見。』其子問是爲何？其母道：『孩兒有所不知：他從燕王謀反，罪惡滔天，我雖小家，也知忠義，怎肯認他爲弟？』其子道：『原來如此！據孩兒的愚見，莫若明目張胆，當面責以大義，使閭里共見共聞，却不更好？』其母道：『我昨日惱極，想不到此。我料逆獸還不知竅，決然再來，這隣里有幾位讀書的老人家

家，汝先去說知就裏，約他們不期而集，當了正人的面唾罵他一場。」其子忻然自去。俄聽得有人敲門，其母令婢問時，說是個和尚，帶着個小沙彌來認親。其子也正回來，在門外迎着，隨入小堂施禮坐定，尙未開言，只見有三四個白鬚老者，推門進來。道衍問：「是何人？」其子應道：「總是老親，舅父不妨同坐。」道衍方欲問姓名時，其姊已在屏門後步出。道衍一見姊姊鐵面霜風，向前下拜，外甥在旁答禮；四位老翁，亦皆向上山揖，請母上坐，然後分賓主坐下。其子各手奉粗茶一杯。其母問道衍：「汝大貴人，還來見我怎麼？」道衍欠身答道：「弟弟雖位列三公，隨身止有一鉢，今得藩司送白金五千，特爲姊姊稱壽，聊表孝心。向因國事煩冗，疎失音問，求姊姊原諒。」其姊勃然而言道：「這都是江南百姓的脂膏，剗剗來的，怎拿來送我？」道衍亟接口道：「不是他的私獻，原奉太子令旨，在庫中取的。朝廷尙有養老之禮，何況做兄弟的送與姊姊？」其姊又厲聲道：「你說的那個朝廷？我只知道建文皇帝，却又不知有個怎麼永樂。伯夷叔齊，恥食周粟，我雖不敢自比古之賢人，也怎肯受此污穢之金錢？位列諸親

長聽者！道衍那賊，老身從六歲上撫養他起來，送與先生讀書的束修，還是我針黹上來
的，——夜間點盞孤燈，老身坐着辟繡，課他誦讀時，就與我吵鬧。到得長大，好學的
賭博，輸得情極了，憤氣走在江湖上，跟隨個遊方僧落了髮，流蕩到京中。正值太祖皇
帝選取僧人，爲諸王子替身師，不知他怎樣鑽謀，得了燕府，就該在本分上做修行出世
的事，乃敢結連個相士，哄着燕王就是眞命天子，乘着建文皇帝年少登基，他就教唆燕
王與兵造反，圍逼京城。聖主不知去向，六宮化爲灰燼，皇子皇弟，盡遭屠戮，而又族
滅忠臣數十家，夫人小姐，囚辱教坊，守節自盡者，不知多少。古人有云：忠義爲天地
之正氣，朝廷以之立國；殘壞高皇帝之命脈者，……」說到這句，把手中杖指着道衍道
：「是此賊也！我知道閻羅天子，排下刀鋸鼎鑊，待汝這個逆賊。我乃清白老寡婦，安
肯認逆賊爲兄弟麼？」言訖，徑自進去。道衍十分羞恚，面色如灰，其外甥起謝道：「
家母年邁性拗，幸舅舅勿怪。」道衍不答，卽立起身來要走，四位老者皆扶杖迎住，一
老舉手道：「古來誌公禪師叫做緇衣宰相，是個虛銜；今少師實做緇衣相公，豈不強似

他？」又一老者道：「鳩摩羅什與佛圖澄，皆爲國師，行的是國法；今少師行的是兵法，所以爲奇。」又一叟道：「燕王是真命天子，方有真命的軍師；若說是篡逆，難道王莽朱溫，不算他皇帝不成？」第四個老翁道：「如今天子寬仁大度，我等老朽，不妨做他百姓；若是燕王，我等亦決不做他百姓，要到首陽山去走一遭的。」道衍聽了這些冷言譏諷，方悟他設此一局，倒徐步下階，冷笑道：「這些愚夫愚婦，那知道宰相肚內好撐船也！」出了大門，手也不恭，頭也不回，如飛走到舟中，沉思一會，又冷笑道：「倒是我沒見識！」覺道十分掃興，再見不得人，卽連夜開船，傳諭前途文武官員，概不許迎送供給，落得有此五千金盤費。一路無話。

直到紹興府之新昌縣，備了四頂竹轎，止帶三個從者，隨身行李，兩日就到天台去尋石梁。此山高有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其石梁在山之西頂，勢若虹影之跨於天半，道衍如何可度？徘徊了半日。道衍向那橋邊盼望，隱隱有玉闕瓊樓，並不見有一人來往，廢然而返。又誠恐其師在別個勝處，遂欲遍遊桐柏九峯，及梁定光師一十八刹。道

遙數日，在赤城東畔見一樵子，在一株大松樹頂斫伐枯幹，時道衍舍輿徒步，聽得伐木之聲，舉頭一看，那株松樹高有五丈，大可合抱，因嘆曰：『可惜棟梁之材，不爲廟堂所用！』樵子在松頂應聲曰：『可惜我這利斧，不曾斬得一佞臣頭。』道衍遽問：『佞臣爲誰？汝可說與我。』樵子道：『汝不過遊方和尚，說與你無用，盤問他則甚？』從者喝道：『兀！那樵子休得胡說！這是國師姚少師爺爺。』樵子大喝道：『你就是姚廣孝？我正要砍你的禿顛。』遂把斧子向着頂門上擲下來。道衍亟躲，剛剛差得些須，吃了這一驚，如飛的走回。從者道：『耐耐樵子那廝，這等可惡！須送到天台縣去處死他。』道衍笑道：『汝等有所不知：這是建文的逃臣東湖樵夫之類，不怕死的；又不知他的名姓，睬他則甚？即使拿住了送官，豈不顯揚了他的忠義的名目？何苦！何苦！』道衍尋不着師父，倒遇了要傷殺他的樵夫，卽於次日要起身了。又想着有個隱身巖峯巒奇峭，是寒山拾得二師坐禪之地，因問丘太守去訪他二師，隱身入於巖中，至今崖壁上宛然留下聖像，爲天台第一景致，不可不去遊玩，難道又遇着個樵子不成？仍舊帶了兩

三從者，坐頂坐轎，迤邐而行。到一個巖坡平坦之處，道衍下輿小解，緩行數步，轉過山麓，有草屋數間，在巖坳之內，松竹蕭疎，風景幽邃，可愛人也！有詩爲證：

面面峯巒合，偏容野客巢。

短橋臨澗曲，小屋落山坳。

鶴與梅妻伴，松和石丈交。

人間有此境，我亦欲誅茆。

道衍信步之際，見個松顏鶴骨的人，在石澗旁邊將鋤來墾闢沙土，曲曲折折，引澗水通流，灌入菜畦。道衍自言道：『抱甕而灌者，甚拙；桔槔而引者，太巧；此可謂得其自然之利。』那人便停了手，支着鋤而問道：『師父！你通文達理的話，山村蠢夫，全不省得。』道衍笑道：『豈是你省得的？』那人道：『求師父講解講解，方不虛了話中妙意。』道衍笑道：『講來你也不省；然我既贊你，安可不使爾知道？』就把：『漢陰丈人抱個大甕，取水來灌菜圃，子貢見了，說：「老父何不用桔槔爲便？」丈人答道：「

人有機心，乃有機事，我深惡桔槔之用機也。」那桔槔是屏水的車兒，全用着機關運水的。你今掣沙爲溝以引水，在乎巧拙之間，我所以說這兩句。」那人愕然道：「這樣的學問，除非當朝的姚少師，方才省得哩。」從者就賣弄道：「豈不是呢？」那人忽舉鐵鋤道：「我猜你是姚廣孝，原來不錯！我正要鋤你這個逆禿。」一邊說，一邊當腦蓋鋤下來。道衍着急，掣身飛奔，那人從後追趕。一從者抽出與杆來迎，恰好接住，刮喇一聲，早被鐵鋤打折；那竹子雖比不得木梢，一折兩段，還是連的，然已用不得力，打不得人了，也就蹙身而走，與夫向前勸住，抬乘空轎而回。道衍這番又出自意外，隱身巖也遊不成了。還只恐深山之內，有人來算計，遂連夜起程而去。

第八十八回

二十皮鞭了夙緣

一枝禪杖還惡報

這兩個樵父園翁，當日都不知其名姓，道衍在途中躊躇猜說：「是建文的逋臣，怎

麼剛剛湊巧撞着？若說不是，爲甚的這樣怨恨着我？深山窮谷之中，尙且如此，若至城市還了得麼？」以心問心，他就定個主意，令從者先去前途僱下小船，要離着御船十里之遙，只說天台國清寺的僧人，要往杭州去的。然後回到御船，密囑衆人道：『我要微服私行，察訪官員賢否，汝等原照着我在船中行事，不可洩漏機關。』到了夜靜時候，帶着兩個沙彌，隨身包裹，徑下小船，改名道行僧，與沙彌認做師弟，一路尋山問水，到處盤桓。說也古怪，那浙江的人，都知道姚少師南遊，三三兩兩，沒有個不唾罵幾句，說教導燕王謀反，又攬掇殺了無數的忠臣義士，真正萬惡無道，少不得有日天雷擊死的。道行聽了這般話，又驚又笑，說：『就是上天，也沒奈我何。』一日，行次紹興府，順便到山陰之蘭亭，王右軍曲水流觴之處，遊覽而回，中途見一家門首，貼着八個字云：

但齋道士，

不齋和尚。

道衍暗自詫異，叫沙彌去問那家姓名，其中是甚緣故。沙彌再三問了回復道：「也爲着師父。」道衍並搖手道：「你把問的話說來。」沙彌道：「那家姓姚，叫做姚長者，發願要齋一藏僧的。只爲姚廣孝做了燕王的軍師，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長者就發怒道：「怎這強盜竟與我同姓？」所以恨到極處，誓不齋僧了。我又問：「向來可是僧道齋的？」他說：「那長者從不喜道教，只因聞得建文皇帝是神樂觀道士救去的，他說：「再想不到道士這樣好似和尚！」就發願齋起來。你們沒來由問他則甚？若到他家門首問時，好落得一頓痛打哩。」道衍又慙：「我佐當今而取天下，是順天之命，何故倒犯了衆怒？不要說別個，我的親姊姊，也是這樣心腸！總是愚人不知天道。當時王安石不過行的新法，一朝罷相，竟被販夫娶子，村姑野婦，當面罵唾，幾至無地可容；我已成騎虎之勢，除非死後纔下得來，不可以一日無權的了。」當時回到舟中，解維而行。不兩日，已到杭州地界。天色將晚，要登岸大解，見有好些官員，前去迎接御船，直等到過完了方纔上岸。有個極小的官員，騎着匹馬，並無傘扇，馬前只有一對竹片。道衍

橫走過去，剛剛與馬頭撞個正着，那馬喫了一驚，倒跳兩步，幾乎把這官兒掀將下來。

那官兒大怒，喝令拿下，拖翻就打。正是大便緊急，穀道內臭糞直噴出來，被竹片帶起

，徑濺到官兒臉上，越發怒極，喝令加力痛打，把大腸內要解的糞，盡數打出；屁股上

又被竹片的稜兒刮碎，一時鮮血淋漓，又沾染了些污泥，那白的是肉，紫的是傷，黃的

是糞，紅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師臂上，開了個五色的染坊。打至二十餘下，竹片

裂開，方纔饒了。道衍此時頭腦昏暈，疼痛難忍，兩個沙彌都跑向御船上去報信了，無

人來扶，——倒像袁安臥雪，僵仆在地。船家躲在後艙，直等官員去得遠了，慢斯條兒

走來攙起道：『你這個師父不達時務，只知道官急不如尿急，打得好麼！』剛扶得下船

，只見後面有幾個公差打扮的，飛馬來問道：『姚少師爺爺小船在那裏？』道衍明明聽

得，便向船家道：『你問他爲甚的？』船家道：『師父，你纔打得不痛，還要管閒事？』

『公差回頭望時，各官府都來了，便嚷道：『王巡檢這個狗官把姚少師打了。』各位老

爺都着急道：『你看這班殺才的船戶，怎沒一個答應！』就跳下馬屈着身子，向各船內

望時，船家笑道：『這裏有個受打的和尚，不是個少師，倒是位老師。』公差道：『好了，好了！尋着了！』早有御船上的從者也來了，徑到船中看道衍時，慘痛呻吟，狼狽之極。岸上的官員，文官司道府縣各廳，武官副參遊守各弁，都來齊齊跪下，已將王巡檢洗剝細綁，兩個劊子手押着，帶請少師令下，即行斬首。但聞一片鼓樂之聲，御船已到，沙彌人等，伏侍道衍過了御船，三司便來船頭跪下請罪，靜候發落。道衍想：『這個麼麼小吏，便斬了他，不足以償我之辱倒，不如學個裴晉公韓魏公的大度罷。』乃取幅箋紙，信筆寫下四句云：

敕旨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

無端遇着王巡檢，二十皮鞭了夙緣。

道衍遞與從者發出，傳令各官自回，王巡檢免罪。三司看了大駭，傳示百官，莫不嘆服。三司登岸，巡檢向着御船磕了八個響頭，無異對闕謝恩，方纔各散。次日，司道府又到，親送醫生看視，並人參藥物酒饌珍味，不計其數。隨着御船過江，泊在西湖松毛場。

，都隨着調理全愈，然後請遊三竺六橋之勝。怎見得景致的好？有西湖賦一篇爲證：

東南勝地，於越靈區，爰有西湖，風光最殊；列樹爲障，環山作隅。映蒼翠以漾碧，湛空明而涵虛。自越王而表著，暨宋帝以嬉娛。魚躍神僧之井，人遊刺史之隄。其東則臨安故鄉，佳氣盤放；金城齒齒，百雉連縣。其北則石甌深幽，秦皇臙舟；孤塔高蹇，俯湧長流。南則虎林崔巍，一峯飛來；亭臺縹緲，積翠中開；九里松風，天籟悠悠！西則南屏石室，風篁森蕭；葛仙遺踪，烟峯如沐。若夫山色空濛，水光激灑，朝夕景殊，陰晴色變。六橋天矯以虹飛，孤山岬嶸而鬢翼。林亭皓鶴兮雲騫，岳墓蒼柏兮風戰。朝暎初霽兮巒烟紫，夕陽將斂兮峯靄絢。湛湛兮光凝，若皎鏡之乍洗；融融兮影動，如紫金之在鍊。濃抹兮黛色千里，澹粧兮蟾光一片。爾乃莎軟沙柔，朱爲鞞兮綠瓊軒；蘋鮮荇滑，桂爲楫兮彩鷁浮。王孫雜選，公子嬉遊，燕燕拂吳娃

扇，魚魚聽越女之謳。草，猗靡裙帶綠，香浮旖旎縠紋流。至若風流太守，妙技高賢：林逋蘇小，東坡樂天。或步襪以凌波，或飛蓋而凌烟。或幅巾瀟灑，羽墜踟躕。酒酌湖中之月，臥醉水底之天。嗟人物其異時，或古今有同然？更有將軍挾彈，武士鳴鞭。芳塵撲馬，香氣薰羶；玉笋斟酥，銀刀割鮮。伊涼一曲風蕭蕭，落日更撥琵琶絃。桃柳春兮妾娟娟，松竹秋兮聽瑟瑟。荷映日兮漣拖錦，梅橫雪兮漪凝碧。絲管樓臺雲澹澹，鼓鐘梵宇月溶溶。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與之無窮。斯動夫金海，陵之侈心，整旌旂以指東，長對翠屏十二扇，遙憶吳山第一峯。竟不得涉江而采芙蓉！吁嗟乎！西湖歌吹何時歇？南朝陵樹夜來風。

道衍盤桓了數日，乃返棹而行。到嘉興府崇德縣界上，有個女兒亭，相傳是西子嫁吳，留宿於此，後好事者增造了迴廊曲榭，添種了碧柳天桃，遂爲往來遊觀之地。其亭

多有題詠，皆稱贊西施爲越滅吳。只有兩首絕句，却是責備西施的，今錄於此。詩云：

女兒自嫁勾吳去，寵冠三千粉黛稀。

何事君王亡國後，瑯環却向五湖歸？

好是紅顏作餌鈎，越興吳敗紀春秋，

館娃響屐今猶在，不殉夫差千古羞！

却不知這個女兒亭，並不是西子出處，當日勾踐入吳時，其夫人產女於此亭，因名曰女兒亭，後人誤認以女兒爲西子，流連下來了。道衍博文強記，頗知其事，要去看這些詩人的題詠，有個知道的否，遂令泊船。其時護送的，有典史與把總，并二三十個兵丁衙役，先到女兒亭趕逐閒人，見有一個和尚在亭之東畔，身襯着條蒲席，頭枕着個包裹，拳了兩腿，鼾鼾的睡着。兵士等喝道：『快走！快走！遲就打了。』竟不答應。有一兵丁在他腿上儘力一脚，道：『少師爺爺來了，還不快走！』衙役又是一腳。和尚睜開眼睛道：『阿彌陀佛！我是天台山廣聖寺活佛處來的，路上得了病，走不動，在此鼾睡；

這是公所，阿彌陀佛！行個方便罷。」那些如狼如虎的，誰個睬他，就來拖腳的拖腳，揪腦的揪腦，要把他扛將出來。和尚恐露出本相，便嚷道：『待我自走，』立起身，提了包裹，卷起蒲席，——有一條藤纏的禪杖，杖頭上有一個小月牙兒，把總喝問：『是什麼軍器？』和尚道：『老爺呀！是僧人挑行李的木棍。』說罷，曲着腰兒，哼哼向外走去，兵丁等在後趕着。出得門時，早見道衍蓋着頂黃羅大傘，慢慢的步來，已離不上三丈來遠，那和尚便從側邊迎去。典史在後拉着他衣領道：『快向後走！』和尚應聲道：『是。』掉轉身來，典史放了手，陡然又轉身，剛與道衍只離五尺，將手擎的包裹劈面擲去，踏進一步身子，和禪杖就她滾進，如風掣一般，橫掃過去。——便是金剛腳骨，也禁不起藤裏熟銅的禪杖。道衍登時仆地，和尚列過右腳，照着道衍的腰脅使個反踢之勢，轆轤滾下河涯，撲通墮入水內。聽得背後脚步響，忙掣轉身，見那把總正要舉刀來砍，和尚掀起禪杖向上一隔，飛起右腳，恰中心窩，向後便倒；隨將禪杖着地一掃，也下河去了。再翻身打那些從人時，早已躲得沒影兒。倒有十多個兵丁，在那邊放箭射

來，不防中在左脅，和尚咬牙大怒，一手拔去箭桿，舞動禪杖，渾身上下左右，若蛟龍旋繞，箭不能入，紛紛打落。各兵又掣矢時，和尚已到面前，打翻幾個；其餘發聲喊走了。正值城守營的守備，帶了十來個騎兵前來迎接，聞此大變，就指揮各兵飛馳向前。和尚見這一班也有拿標鎗的，也有拿腰刀的，馬跑來了，河岸不甚寬闊，恐被他逼下河去，就飛步在橋堍上面。馬纔到時，大喝一聲，飛躍而下，馬皆驚跳，又被他禪杖着地橫掃馬的四足；守備老官跌翻在地，隨復一杖，了當性命。衆兵士就前後截定，和尚指東擊西，橫衝直撞，無人敢當，只落得打死的打死，逃命的逃命。又見一騎馬的官員，前導有些執事，是崇德縣知縣，和尚道：『且一發完局了他。』那縣令近前，卽下馬問道：『殺了姚少師，我們地方官總是沒命的。』和尚一想，虎不吃伏肉，就大聲應道：『咱家少陵無戒和尚的便是，奉濟南帝師駕下景開府，前來取姚道衍逆賊首級，今已伏誅。餘者原可不問，奈他自來送死。爾今手無寸鐵，殺汝不爲好漢。』知縣隨即跪下。無戒白村箭堍未去，前路不能走脫，豈可辱於賊手，乃翻身一躍入水而死。知縣卽令人

撈起姚少師尸首，仍安置在御船內，一面飛報各上司轉奏，一面整備紗木棺槨，暫爲殯殮，沿途官員護喪前行。

到了丹陽，南都闕下，已經知道，燕世子命羽林將軍前來迎喪，於是舍舟登陸，——雖然一具靈輓，旌旂金鼓之盛，震天動地。——回向金陵。世子率令百官素服出郭，仍在前日餞別處所接着，先設筵道祭，進了聚寶門，歸至少師府，世子又親臨哭奠。時方用兵之際，少了軍師，羣臣莫不惶慄。有世子之子，卽宣宗皇帝，進言道：「宜速奏父皇，另擇一大臣委以軍政。」世子卽命禮部尙書立繕疏章。拜發之後，忽報北闕有天使到來。

第八十九回

白鶴羽士啣金棟凌霄

金箔仙人呼紅雲助駕

燕朝自請龍虎山張真人在南都斬了猴精，世子具密表奏聞以後，只道妖寇自有殄滅

之日，不道數年間，連失了淮南江北河南西楚各處地方，橫截了中原，弄得子南父北，只從海道商使，國勢甚是窮蹙。又加塞外俺答，乘中國有釁，歲歲請示索貢，誅求無厭。譬諸患病之人，心胸先有膈痞，腰背又生出癰疽，醫治得那一邊好？既而得了姚少師安慶大捷奏疏，燕王私喜道：『江南高枕無憂。我今出兵先伐俺答。』正集羣臣商議，忽天上降下兩隻白鶴，整整的立在金殿之前，延頸舒翼，長嘯一聲，竟變作兩個道士，羣臣莫不驚詫。燕王疑是濟南妖人，喝令衛士快殺此妖物，道士搖手道：『陛下息怒，臣等爲平寇而來，莫認錯了！』燕王半疑半信，掣取佩劍在手，指着兩個道人說：『汝且奏來，倘有半字虛僞，怎瞞得朕？立刻斬爲兩段。』道人方纔稽首昂然而言道：『終南山有位太李夫人，具蓋天蓋地的神通，無量無方的變化，與那山東姓唐的，是生生世世爲仇敵，特地奏請上帝來降伏他：一則洩自己之夙憤，二者爲陛下平定江山。只因陛下原是眞命帝主，福分甚大，所以降此神聖。臣等是他弟子，先來報知，看陛下有至誠心沒有。這位太索夫人，却不是輕易來的！』燕王看這道士嚴聲厲色，侃侃鑿鑿，

不像個奸細，便道：『他既知朕是真命，願來扶助，功成之日，自然大加勅封，使天下的人，都奉崇他，豈不榮顯？你兩個可去請來。』道士微微笑道：『古來帝王之求賢者，如商湯有莘之聘，高宗版築之求，文王後車之載，先主草廬之顧，彼不過塵世的賢人君子，尚且如此尊重，何況超出三界之神聖，怎麼說着臣去請呢？』燕王道：『這話說得近理。朕將玄纁玉帛，差個天使，同你前去便了。』道人說：『若是這樣輕襲，是決不來的。庶民之家，信了佛法道教，尚然大施金錢，何況貴爲天子，只用些幣帛，又着個官兒們去？足見陛下不誠心的了。』燕王叱道：『難道不是差人，朕到自去請他不成就？他不來，朕自有法平此妖寇，毋得妄言取罪！』道士相顧笑道：『未必，未必。我師原說，直待太子登基，然後顯神通爲他平妖滅寇，如今這皇帝驕氣傲，不屑去出力的，由他直殺到京中，干我們甚事？』燕王的話，原是色厲內荏，不肯下氣與這個道士，如今被他說得又痒又疼，一時轉不過話來。正在難處之際，隨有善於逢迎的大臣一員，俯伏奏道：『彼既口出大言，或者真有大用，果能平寇，不妨厚禮去請；如有欺誑，自

當從重治罪。今且問他須得怎樣便來？」燕王道：「那廝出言無狀，甚爲可惡，想着太子登基，豈不是咒詛朕身？」道士卽抗言道：「陛下差矣！太子登基話，不但陛下是真命的，足見太子也是真命，萬子萬孫，長有天下，怎麼認着咒詛？」燕王方回噴作喜道：「這話纔是。朕當親遣親王一員，用黃金千斤，明珠十斛去召他如何？」道士見說得入港，便道：「如今太宰夫人，正在構造玉皇寶閣，尙少金棟一根，陛下若果心誠，這個就是幣儀，然後去請，再無不來之理。」燕王見說道布施，料是幻術，借此化緣來哄金錢的，我給他個善治之法，遂諭道：「金棟何難？你到數日之後來取便了。」道士稽首稱謝，仍化作白鶴凌空而去。那員大臣，是兵部尙書劉儁，又奏道：「金棟必需數萬萬金，陛下怎就許他？倘若是弄些妖法來化緣的，豈不爲他所誤？」燕王笑道：「卿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朕造成一根梁棟，放在金殿之下，他如何可以取得？必須車輛裝載，馬牛扯拽，那時朕着羽林軍壯士護送而行，看他落在何處，一面行知地方官員，若是妖人，就便擒他了。」劉儁隨奏：「聖鑒如神，非臣所能測。」於是兩班文武官員，都

俯伏在地，隨着劉儁著實和讚了幾句，方退朝而散。

數日之間，上方匠製造金棟甫完，擡向殿前，燕王大會羣臣，早見一雙白鶴飛下，并不如前變作道士，但向空長唳一聲，忽又飛下白鶴三對，竟將這條金棟，各啣在嘴，看他徐徐而行，出了殿檐，一陳風響，騰上空中。燕王即忙下殿仰首看時，金棟已在雲霄之內，如七八隻鴻雁，共啣一蘆，向西而去，已不見影兒了。燕王大叱怪事，仍回殿中，坐在御床，羣臣皆叩賀道：『陛下洪福齊天，真仙下降，妖寇指日可滅。』燕王躊躇一番，心中已有主意，隨諭諸大臣道：『適纔那羣鶴是西去的，正合着終南山道士的話。朕想太孫已長，又有姚少師在彼，可以留守南都，朕即召太子回京，令其代朕巡狩陝西；便向終南山細訪。如果有什麼太孛夫人，隨令其召來；若係妖人，即在彼處起兵剿滅，省得又釀成山東之禍。』諸大臣又奏稱：『睿算如神，無微不至。』燕王大喜，因此上差官到南都的。

當下世子召使者入殿，呈上敕書，是燕王親筆，召令世子星赴北闕，定限在五日内

起身。世子猜摩不出，問來使亦茫然不知，因召集百官商議，咸謂少師初喪，恐敵人乘釁興兵，有意外疎虞；但父命唯而不諾，君命不俟駕而行，豈可稽遲？總是首鼠兩端的話，終日不決。世子回宮寢食不甯。逡巡至第五日，忽報又有敕使到來，連忙召入，呈上燕王手敕，是委令太孫留守南都，軍國重任，交與英國公崇輔平江伯陳瑄二人贊理。

——要知道前敕尙未知姚少師已死，此敕是見了少師已死的奏疏發的。——世子心內方安。即刻陞殿宣敕已畢，隨發令旨，於次日起行。一切水陸車馬，都是預備整齊的了。

世子止帶經筵講官黃淮芮善二人，並羽林軍將等，排駕出正南門。太孫與大小臣工遠送，不消說得。單表這位太子，就是仁宗皇帝，乃聖明之君，行動有百神呵護。從陸路到丹陽，下了龍舟，至江陰君山脚下，少不得要換大海鯨船。方在登岸昇輿，突見山頂奔下個人來，遍身金光燦爛，羽林軍張弓挾箭，齊齊吆喝，太子龍目一看，是個道士，身上穿的是金箔氅衣，鱗鱗片片，隨風飛動，顯出肌膚，正值寒天，自然是個異人了，亟令左右前去召請。那道人即到太子面前打個稽首道：『方外金箔張，與殿下有緣，特來

助駕。」太子大喜，卽命後車與真人乘坐。金箔張道：「不消。」將身一縱，早已飛到海船帆檣竿上立着，衆皆大駭。芮善諫太子道：「此乃幻術，恐怕是濟南奸細。」太子道：「卿亦慮得是，但孤家要以誠心格他。卿不知鉏魔之刺趙盾乎？若有命在天，彼奚能爲害？倘或我生不祿，則萬里海濤之險，安保得平安無事？」說話之間，已到海舟。道人遽然躍下，大嚷道：「龍神在此送駕。一路大有風波，心不誠者，總去不得。」太子道：「請真人指出，孤家自當遵教。」金箔張指着芮善道：「這是猜我做奸細，第一個不可上船的。」其餘指出的，竟有十分之七八。太子欠身道：「孤家祇帶得兩員講官，若再去其一，恐父王見責。」就令芮善向真人謝過，方纔允了，餘者盡行發回。道人又向太子道：「就是船亦止用一隻，現有神將在空中扶助，龍君在水底護送，只爲着殿下；若是別個船隻，誰來睬他？」太子下令衆人都上御舟。隨請真人進艙，金箔張不應，又一縱在帆竿頂上。那時正是大逆風，道人却向南方呼口氣，化作一朵紅雲，端端正正，捧在桅檣上面，大喝一聲道：「火速行者！」只見其船如飛，搶着逆風衝波破浪而行。

，如雷霆霹靂，響震山谷之中。道人方纔下來，盤膝坐在船頭。太子又令黃淮芮善固請入艙，道人說：『你們不知就裏，各從其便。』到夜間，太子秉燭而坐，與黃淮二人說：『逆風行舟，道家有此異法否？』黃淮道：『但聞有呼風之法，與迴風反火之術，今彼與逆風抗衝，實不能解。』道人在船頭上大聲說道：『大凡順天而行者，謂之正法，逆天者就是邪術。風爲天地之噫氣，豈可逆天而使之回轉耶？』太子聽了這話，合乎聖賢，心中大悅，又請道人進艙，又辭道：『諸神在此効力，貧道豈有偷安之理？』於是太子坐以待旦，飭令衆人總不許安寢。兩日夜已到天津，就起早入京。太子緩言請於道人，說：『眞人所穿的金箔紙衣，恐父王見了，責備孤家不爲另製衣服。』道人呵呵笑道：『這一件衣，要活數萬人的性命，殿下那知道？我又不做你家臣子的，難道要換朝衣朝冠麼？況且貧道不願進朝，不消慮得。』太子道：『孤家固不能強，但在父王面前，豈有不行奏明之理？那時召請，竟沒有眞人，孤家難逃欺誑之罪。』眞人道：『如此，我暫爲殿下遲留半日。』於是太子諭令黃淮芮善伴着道人，從後緩來；自己與羽林軍

飛馳至京，入宮請安。燕王大驚道：『兒來何神速也！』太子把金箔道人助駕之事，細奏一番，燕王大喜道：『我父子總是眞命天子。』就把白鶴道人啣棟之事，也與太子說了，『我的初意，原是召你回來，要代朕到西秦去訪着了太孛夫人，請他來降妖寇；今既有這個眞人，也省此一走。』即命中使去迎請金箔道人。說未畢，道人已從空而下，太子即忙立起道：『這不是眞人已在此？』燕王亦降榻相迎，慰勞了幾句，隨令取金龍交椅來請坐。燕王欣然而言曰：『東宮一路，甚藉道力，功莫大焉，朕當敕封眞人爲國師，享受富貴。』金箔張大笑道：『我請問陛下與漢高祖孰勝？』燕王只得謙一句：『朕有所不及。』道人道：『商山四皓，不肯臣於漢高，而願侍太子，只爲惠帝是真心待人，高帝是假意籠絡人的。若貧道做了陛下的國師，就算不得是眞人也！也是個假人了，如何使得？莫說！莫說！』燕王怫然，只得勉強笑說道：『漢高是誰？惠帝又是誰？東宮又是誰？那商山四皓，到底安的是漢室。今眞人輔佐了東宮，也是爲朕的社稷，分不得父子。朕不是以富貴加汝，要煩眞人討平山東妖寇，若不稱爲國師，豈足以服六軍之

心？」金箔張道：『差了！差了！古者聖王興兵，必須名正言順，若名不正時，所謂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貧道雖係方外，凡有行動，也須折衷於聖人之言，遂一助汝行事之理？』燕王遂折辨道：『爾既知東宮爲眞命，難道朕倒不是眞命？山裏妖寇反亂，王者之所必討，有何言名不正順？』道人就支斷道：『難道建文皇帝，也是樹妖寇不成？』燕王道：『朕當日原法周公輔成王，他自出亡，與朕無涉。朕是高皇之子，子承父業，理所當然，沒有個遜位與他人的。如今妖寇，不過借他年號，煽惑人心，真人怎也認是真的？朕不能解。』金箔張道：『你說是名正，他也說是名正，少不得千載自有公論；貧道方外，犯不着與你們定案。』燕王見他說話挺撞，知道不肯助力，只因有護送太子之功，不好訶咤他，乃改口道：『朕以一戎衣而得天下，豈不能平此大醜？真人懶於事就罷了。』道人大笑道：『爾仗的是太孛夫人，怎說是自己能平他？這不是假話來哄人？足見貧道說太子是眞，陛下是假，不錯了。』燕王語塞。金箔張隨向袖中取出一紙，遞於太子道：『留此爲後日之驗。』遂緩步而出，燕王令左右追請。先看紙

上字云：

太陰之精

太陰之貞

鬼母之劍

天狼之箭

太孛之神

太孛之噴

后土之士

水母之母

燕王看了，全然不解，遞與太子。只見宦官數人，擁進一個道士，說：『就是金箔道人變的。』燕王注目看去，雖然鶴髦星冠，却是麤顏俗骨，問宦官：『怎見得是金箔道人變的？』奏道：『奴婢輩盡力趕這穿金箔的，他只緩緩而行，再也趕不上。出東華時，他一手指導：『有個送濟南信的來了。』早不見金箔道人。豈不是他變的？那里又有別個道人，剛剛正在東華門呢？』燕王笑道：『你不肯爲朕討寇，也不強你，怎麼變了原形，來戲朕呢？』道人叩首道：『方外微臣，是來進畫的，纔走到東華門外，就被這些太監爺們擁住，說是金箔道人變了哩。微臣正要見萬歲爺進一幅仙畫，所以將機就機，不敢置辨，一徑隨了進宮，求萬歲爺赦臣擅入宮門之罪。』燕王大笑，說：『所進何畫？取上來看看。』道人舒手在袖中探出，宦官接了呈上燕王。

第九十回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鬪法寶

燕王展畫一看，是個絕世佳人，凭闌玩月圖，翠髻雲冠，霓裳霞帔，半是道家裝束，雙眸瀲灩，凝視月華，意中若有思慕。幅旁八個小篆字云：「濟南賽兒仙子真容。」真個人間絕無，天上希有，但不知可能當作真真，呼之欲出？燕王目眩心迷。定了定神，見太子側坐，遂捲在手中，諭衛士道：「他的畫用得，朕暇時還要召問，可好好安頓着他，不要放走了。」衛士率領道士自去。（這幅畫，是一部書的大關目，却在後面鮑姑口內說出，乃行文家倒捲之法。而今先敍出個來由：聽者！）

那道士也姓張，名志幻，又叫作幻客，向在泰山天齊宮內，平素善於寫照，自稱爲僧繇之後裔。唐月君遊泰山時，他瞥見了，驚心道：「就是蕊珠仙子，瑤臺素娥，那裏有恁樣的容貌！不可當面錯過。」在山上山下候着看了兩遍，回去圖出個影來，只好石

得小半風神。後來聞知月君幸河南地方，他又趕去，究竟是邊馬看花，不能真切。遂住在濟南郡中，專候月君駕出，細看了幾次，竟摹得七八分的光影。頓生個妄想，要去獻與燕王，必然動心納作后妃，豈不既息了干戈，又得自己富貴？——算來是有福無禍，有榮無辱的。所以徑至北都，還沒有進呈的計策。先聞得有個什麼張道人進宮，他想五百年前一家，且有屬在同道，必然是有相商的，就來候在東華門外。不意太監們竟將他說是金箔道人的變相，恰像個真有巧機緣了。就上個密疏，說：「洪武三十年間，南都大疫，真人曾翦金箔救人，不過寸許，煎湯服下，無不立愈，全活者十餘萬家。太祖曾召見賜過齋的。」於是各衙門官員，都聯名表賀。燕王看了笑笑，也不說明，胸中自有個主意。卽諭太子道：「金箔張已去，還須去請太李夫人，汝其代朕巡狩西陲，就便察訪官員賢否，咨詢民間利弊。」時徐妃有病，太子每日親嘗湯藥，燕王又說太子之孝，與庶民不同，全不在此省安視膳之間。卽於三日內，遣發太子就道。然後召張志幻在內殿，屏去左右，問：「這幅畫是誰的手筆？怎見得這個人呢？」志幻奏：「是臣的拙畫

。」就將如何見過數次，細細奏上。燕王道：「只怕你是畫得太好了，未必像這人。」志幻奏：「若論他的容貌風神，臣筆只好寫得七分；其不可傳處，那裏畫得來呢？」燕王又問：「你將來獻與朕看，是何意思？」志幻又奏：「臣想他是個孀居的，各處訪求建文必有原故。陛下若赦其已往，以禮聘之入宮，不消說是欣然樂就的，賺得他來，喜怒生殺，總在萬歲爺手裏了。」燕王心中私喜，故意冷冷的說道：「朕素不好色，但消此干戈，爲中原培養元氣，也是使得的。汝既獻此策，就差你前去，自有厚賞。」志幻叩首道：「微臣係一無名的道士，豈能取信於人？必得遣員大官爲使。臣但有竭盡微力，供奔走之勞，不敢與聞大事。請皇上聖裁。」燕王因這個使者難得，方在沉吟，忽午門送進大名府巡方御史密本，折開一看，却又奇怪。本內言：有西番聖僧，是姚少師的師父，神通無量，一爲國家出力，二爲少師報仇，不須一卒一騎，孤身前往，生擒妖寇，以獻陛下等語。燕王看了，喜動眉宇，思量以禮求他，不若以法降他，到其間性命難保，怕不從我！遂諭志幻，「朕尙有政事，汝且出去靜候。」乃援筆批於疏尾云：

神僧爲國，蓋天意助朕，須生擒唐賽兒獻闕，親勘發落，慎勿擅行。

殺傷，有違朕命。功成之日，定加崇典褒封。毋忽！

發下垣中，轉送兵部不題。

却說這個番僧，就是道衍到天台去尋訪不着的，叫做火首毘耶那，是鳩摩羅什之弟子，後乃學習金剛禪，又流入於魔道，志願要做個中華開山掌教大國師，把一切僧道法門，滅個乾淨，獨留他這個禪魔一派，無奈緣會不偶，只在各處周流。當日遇着道衍，預知他有大貴之分，傳授些陰陽術數，布陣排兵之策，原約會在天台，要借其弟子之力，以爲出身之地，不料久等不來，遂航海而去。後又從海道入於山東，窺探濟南虛實，聞說道衍已死，一則忿恨，二則欣喜；他打算報徒弟之仇，就是報皇帝之仇，這位國師，是拿在手里的了。却正湊着大名府巡方御史，是拜在道衍門下的，一徑去投他，所以即時上聞。那火首毘耶那便預教造下一座九品蓮臺，——在戰場用的，是他獨創的規式，——其法以合抱大水爲蓮花之臺，長三丈六尺有奇，上面蓮臺圍圓四丈九尺，下

有橫梁托住，安置莖上，臺之中有蓮花一朵，團圓四尺九寸，是他的坐位，都用着五色錦綺，攢就萬片蓮花瓣，宛然是華山池內，現出十丈的千葉蓮花。只這個假造的蓮臺，便見得是邪教法門。尤可笑處，製出大言牌兩扇，各鐫樁樁大六個金字云：

活擒賽兒妖婦，

獻作燕帝宮奴。

部文行到之日，剛剛皆已備完，隨用車輛載至大名府直北，與東昌府館陶縣交界之處，將蓮臺豎立端正；大言牌離臺一箭之遠，建起大木竿，牢釘在上。看昆耶那時，只錫杖一根，鉢盂一個，別無兵器，聳身直上蓮臺。隨有好些送來的官員，都向前禮拜。陡然間黑雲四起，驟雨傾盆，是個曠野所在，沒處藏躲，個個打得如落湯雞一般，唯蓮臺之上，絕無半點雨星；那頭陀端端正坐在蓮花朵內，不消說是活佛了。

館陶縣令探知，如飛報府，太守如飛具奏，不敢隱諱，把大言牌直寫在奏章之內。

月君見之，微笑道：『他用激將法來了！』隨以示諸位仙師。曼尼道：『雖說激將，難道

置之不問？帝師不必親臨，只須青白炁丸兒代取首級來便是。」鮑師道：「他出此大言，自然也有異術，我與你須索要去走一遭。」月君道：「二師之言皆是。我以劍丸付與隱娘，大家去看其情形，如係邪僧即便誅之，倘或有些道行的，勿傷性命。」曼師笑道：「五賊之中，第一個仁字還去不掉哩。」於是三位仙師，飛身而去。早望見了蓮臺大言牌的景象，曼師不禁大怒，呼起烈風，排天盪地而來，要連根拔去他。不意頭陀手內，托出一個鉢盂，那惡風呼呼的都鑽入鉢內，勢如萬馬奔槽，衆流歸壑，頓然息滅。鮑師道：「如何這個鉢竟是風穴？」曼師顧隱娘道：「快放劍炁。」鮑師笑道：「你風吹不動，就想着動刀動劍！少不得我與他會面一番，詳察詳察他脚根，然後動手。」曼師道：「他這樣高高坐着，難道我們站在雲端與他賭闖不成？」就立刻作起法來，將自己無門洞內一座七寶閣，從空移至。三仙師齊下閣中。隱娘指着大言牌道：「好生可惡，先砍掉這兩根竿子，報個信息與他。」飛起劍丸來，刮喇一聲，平截斷右邊一根。毗耶那忙將鉢盂一拋，底兒向上，口兒向下，勢若千鈞之物下墜，把劍炁直壓到地，化作游

絲一般，飛颺而去。曼師道：『好劍炁！壓着竟死了。』鮑師道：『好胡說！帝師真炁煉成的，怎麼得死？想已回到宮中了。』隱娘道：『然也。青青兒空空兒擊刺不透，于闐玉遂飛遁於千里之外，今劍炁不能碎鉢，所以去也。但此鉢非同小可，怎生治他？』鮑師道：『這頭陀却是曼道兄的眷屬，是個魔道。』曼師焦躁道：『怎見得？』鮑師笑道：『釋伽如來，是丈六靈光；太上老子，是三清一炁；——此二道之本源。今頭陀頂上，顯出烈燄，非魔道而何？俗語云：先下手爲強，莫要長他志氣。』隨手取出赤烏鏡擲上空中，早飛出千萬神鳥，都向着頭陀撲去。毗耶那又將鉢盂拋起，一吸而盡，連赤烏鏡都收去了。鮑師大駭。曼師道：『這個行不得！』口中吐出蒲葵扇，展一展，便是天生地化的一柄魔王扇子，對着頭陀輕輕兩扇，這個風纔利害也！毗耶那驚道：『此羅刹女芭蕉扇風也。』疾忙雙手捧定鉢盂，將口兒向着外面，可煞作怪，那蓋天蓋地的神風，竟像被這鉢盂一口吞下去了，不剩些兒在外，只落得扇兒緊緊持着，不會被他吸去。鮑師乘這頭陀不備，暗取鹿角棒從空打下，却好的不偏不歪，無影無跡，也到鉢內去。

了。三位仙師大駭。曼尼道：『帝師學的天書，從未曾用着，今日好請來試之。』鮑師道：『你不知道：古來皇帝到御駕親征，是勢窮力竭的時候，如何使得？』說猶未了，遙見雲端內有八九個小兒跳躍而來，原來是鬼母尊的九子小天王，（俗語云是鬼母生的九鬼子，這是混話。開關以來，有太和之氣，便有殺厲之氣，這九子，是煞炁孕結而成，不由人道，爲鬼母收伏，所以爲鬼母之子。法身只像四五歲的孩懂，是生來這般小的，歷過千百劫，從不長大；就是用起神通，也但能縮小，不能變大。小到極處，可以聚在針孔之內。個個都能現出三頭六臂，各有五般兵器，一件法寶，動不動就要罵佛打祖，因此鬼母尊連他兵器法寶都收藏起了，尋常也不與他。）從北極回來，原是赤手空拳，陡見一座蓮臺，有個頭陀妝模做樣的，九子噉心齊發，各顯法身，一個六條臂膊，九個便有五十四個拳頭，比小鐵錘還狠，轟然直下蓮臺，將這個頭陀揪耳的揪耳，扯髮的扯髮，拳頭脚尖，亂踢亂搗，迅雷不及掩耳，縱有神通，如何施展，早被摳下了一個右眼。九子呵呵大笑，擎起兩足，將他向下一丟。

第九十一回

刹魔聖主略揭翠雲裙

火首毘耶永墮紅玉袋

這頭陀不跌下猶可，一跌下時，尙未到地，便翻身而上，泥丸宮內，口內鼻內，都噴出火來，烈焰飛騰，向九鬼子撲去。（這火不是天上之雷火，亦非人間之凡火，乃是我自己本來之火，禪家謂之毒龍，道家謂之龍雷。制伏得他，方能成道。有本事的禪和子，直待死後放出，燒却自己身軀，方謂之三昧火。若是凡人，有慾不遂，此火內灼，把精髓炙乾，骨節枯槁而死。——這還算心不專切的。若此心專切到極處，便是扶廟中佳人，一口氣呼出，把廟宇神道，都燒個罄盡了。那頭陀修煉千年，其得力處，就是這火，與西遊記上紅孩兒燒孫行者的，也差方不多。）九子初不知他有此神通，只得四遠跳散。那頭陀就將錫杖望空一擲，化作九條白蟒，張牙舞爪，來吞九鬼子。好小天王！全然不懼，各飛拳腳來戰蟒龍。你看他：——

九個小兒，共現二十七個頭顱，掉動五十四條臂膊，翻騰跳躍，有八面威風；九條大蟒，競顯一十八個犄角，張着三十六個鋼爪，盤旋迴舞，具全身變化。但知道爪勝於刃，抓着處血肉淋漓；請試看拳賽過鎚，綁着些筋骨裂斷。

九小天王身體輕捷，轉動便利，蟒龍向前噬，就跳在後面；向右擡，就躍在左；在空中攪做一團。有的騰身騎在項內，扳住了角，握他的眼，捋他的鬚；有的騰上跨在背上，按住了肋，揭他的鱗，屈他的爪，也有拳揭的脚踢的，拔尾的；蟒龍旋旋舒展不得。被頭陀大喝一聲，九蟒復了原形，鉢盂平空蓋下，九子都合在鉢內。九鬼子在鉢內輪拳揮脚，要打碎這東西，不意鉢口漸漸收小起來，着了些忙，就都縮作毫毛一般，鑽入地下，口兒剛剛合上，空空如也。三位仙師，正在七寶閣內作壁上觀，見這鉢兒內外洞徹，恍如水晶，九子已經無影。鮑師就要作法，要移取錕鏐山大石來，壓碎他那鉢盂，恰像他是心通的，霍地騰空，竟連七寶閣蓋將下來。隱娘架雲而遁，鮑師化道清風走了，單

單把曼師合住，一個倒栽葱直跌下地，倏然不見。毗耶那吃了九子大虧，摳去眼珠，面上還是血淋淋的，忍着疼痛，在那里運用法寶，不期一個也拿不住，咬牙切齒，收了鉢盂，放出泥丸宮內毒火，將七寶閣燒作灰燼。

那時隱娘走脫，鮑師亦現原形，遙見七寶閣火起，不能去救，只索聽之。隱娘道：「曼師如何不走，遭此大難。」鮑師道：「他自恃有神通，要做個硬漢，落得做個茶毗了。」隱娘道：「如何解？」鮑師道：「佛家以火焚謂之茶毗。」隱娘道：「噫！縱使入火不熱，怎能出此鉢盂？」忽見公孫大娘駕雲而至，說：「帝師因劍炁飛回，所以我前來探看。二師因何在此凝望？」鮑師亟問：「見曼師麼？」公孫道：「並不會。」隱娘把始末略說了幾句，遂一齊回到宮中，曼師正與月君坐著講話。鮑師笑道：「做不成茶毗尼，原是個曼陀尼在這裏。」曼師也笑道：「我如今要帝師陪還我七寶閣，不過是房屋官司，若連我茶毗了，就是人命案件，連你們見證，一個也走不脫的。」衆仙師皆笑。月君各慰勞幾句，便道：「曼師說這個頭陀法術利害，如今請那位去降他？」

鮑師笑道：『是個魔僧，只曼道兄有降魔之力，再請誰來？』曼師道：『你只信嘴兒胡謔，難道這鉢盂錫杖，是魔家之物？』鮑師道：『難道他泥丸宮內，不是魔性之火？你降不得，你去請令甥女來便了。』曼師道：『從來只有以道伏魔，沒有個以魔伏魔的。』鮑師發話道：『治河的，有以水治水之法；治病的，有以火治火之法；漢之張京兆石以賊攻賊之智。前此奎道人作祟，你就不肯去請剎魔，說是自壞體面；難道鬼母不是魔道中出身的，怎麼就肯來劈死了他哩？』曼師笑道：『好個做媒的嘴牙，偏偏說來，都是聽得過的！』月君道：『鬼母尊在天闕，不好再瀆，若捨了剎魔姊，更無可請。』就取留着一莖青絲髮出來，暗暗禱告，只聽得霹靂一聲，早已不在手中了。月君恐剎魔主徑去收服頭陀，又煩各位仙師，仍向前去接待。曼師道：『若要接待，且把卸石山寨九仙臺移去，也好坐坐，難道去站在空中不成？就將來陪我的七寶閣，也還差好些珍寶哩。』月君道：『我在九仙臺上，另造一座七寶閣，送到無門洞天供養。』鮑師道：『老曼竟是無往不利的！那九仙臺，是天造地設的奇石，你就要僭據起來，只怕的少些福氣』

。』曼師道：『老鮑好不知事！你看如今欵差出去，那個不賺主大錢回來？要照着我那樣，只勾本的，也就沒有哩。』月君大笑。

三位仙師便飛向九仙臺上坐定，用出神通，連峯根拔起，從空飛去，輕輕的落下，正壓在燒殘七寶閣的基上；寂無聲響。毘耶那抬頭看見，忖道：『怪道他們成了事！原有這些精怪會弄手脚。若在白日，決難了當，我且待他半夜，悄然將鉢來蓋下，待走那里去？』主意已定，仍然垂目而坐，佯若不知的光景。

且說剎魔聖主之髮，猶如龍化之絲縷，天矯凌虛，飛回宮內，剎魔已知必有原故，遂在須彌山頂運動神光一望，見有個頭陀座在假蓮檯上，頂內噴出火燄，其勢糾糾而紛紛亂，狀若虬龍之蜿蜒，長有數百尺，騰踔於半空之間。剎魔道：『此火首毘耶那也，我正要收之。』又見對面一座高峯，玲瓏巖嶂，其巔構有層臺，是曼尼鮑姑隱娘在內。時正月色昏黃，遂呼口氣噴去，將九仙臺罩住，如在鐵甕內一般。乃飛身直下閻浮世界，不利那間，已在頭陀火燄之上。剎魔主揭起翠霞裙，端端正正，將數千年荳蔻含葩的

玄竅，對着他泥丸宮發火所在，盤膝坐下，那火燄就滅了三分；隨着燄光再坐下去，已滅了一半。頭陀正在運用工夫，覺着火力漸消，心甚驚訝，却有一泡滾熱的溺，滿頭滿臉，撒將下來；刹魔早已坐在頭陀頂上，溺還不絕，淋淋漓漓，灌注在前後衣領之內，遍身沾漬；腦門透進一股香氣，骨軟筋酥，縮做一堆，動彈不得。刹魔主隨取出身邊軟玉蓉香夾袋，輕輕提起，把頭陀裝在裏面。迴手一擲，十數個魔女都來了，取了各種法寶，吹口氣，將九品蓮臺，及一面大言牌，燒個乾淨。才到九仙臺上，黑氣也沒有了。三位仙師連忙起迎道：『我等知聖駕將臨，在此拱候。』曼師拍手道：『列位的眼珠還是盲的！不看這些宮女，各拿着鉢盂錫杖，赤烏鏡，鹿角棒麼？』隱娘道：『你看聖主一到，連蓮臺都沒有了。』刹魔道：『虧你們叫什麼仙眼！難道我在那邊降這頭陀，總看不見麼？』三位仙師啞口無言。刹魔道：『這座臺倒也天然！叫三四個魔女，快快擡去，安放在冠清閣右邊。』曼師道：『算是我送與聖主的。』刹魔亦不理論，逕飛至月君宮內，三位仙師隨後也到。月君忙起迎接，刹魔就南向坐下道：『我們不必行禮。』

你且看看這頭。」令魔女解開夾袋，呈上月君，月君看了笑道：「恁般絨形，怎的十分狠毒？」曼師道：「帝師不見他魁偉雄壯的時候，狠放出毒火來哩。」隨復遞還，魔女接在手中，向空一拋，落下來，又有個魔女一脚踢起，十來個魔女，竟當作氣毬頑耍，道：「這個和尚，爲何這般棉軟！想是沒骨頭的。」衆仙師皆大笑。月君又起席稱謝道：「前承姊姊賜我金銀二百萬，今又承大施法力，降此魔僧，……」話尙未完，魔主即止住道：「我見了那些佛祖神仙，便生惱了，就是見了嫦娥，方生歡喜。」曼尼接着道：「只因歡喜太過，連罵也不覺了。月君說是魔僧，不知甥女是魔什麼。」刹魔道：「姨母弄嘴舌哩！石勒做了皇帝，下令犯「胡」字者處斬。有一老臣奏對，言及五胡之惡，肆口毒罵，陡然想着犯了禁諱，叩頭請死，石勒笑曰：「我的法令，豈爲汝輩老書生而設？」赦之不問。今我妹妹至誠，與老儒生無異，難道我倒學不來石勒的度量！你們佛教仙教，如有人稱爲佛，稱爲仙的，就說是信心；我是魔教，稱我個魔主，豈不是尊重我麼？」月君道：「非曼師言，不但妹子不自知其過，亦并不知姊姊聖德淵涵也。」

卽命女真們設席，曼師道：『不消盃酒酬勞，一座九仙臺，也算得謝儀了。』刹魔道：『那座石臺，先說是姨母的，今又說是月君的，竟有兩位業主，教我謝誰呢？』大笑一聲，忽然不見，也不知從天上去，從地下去了。

第九十二回

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

畫士中書變兩角狼頭

唐月君收毘耶那之後，威靈愈震。大名一郡，又與山東河南錯壤，百姓日夜想望王師。府縣官員，恐生內變，遂奉表歸附。時建文二十五年夏五月，月君御朝諭諸大臣曰：『鄭洽程智，往復帝命，已經三載，竟無音信。昨幸禾稼有收，今復來牟大稔，兵精已足，孤家擬於秋間北伐，應再遣使前去迎駕，或得東宮監國，庶逆寇平時，天下咸知有主。』吳學誠前奏道：『臣聞程濟扈駕，有事必爲帝卜，或者預知中土連年災荒，所以遲延至此。誠如聖論，再差大臣恭請，并奏明出師日期，自無不回鑾之理。近者又

查出殉國文武諸人，及死節妻女，禮臣現在追議爵諡，亦應一并附奏，上慰帝念，下慰忠魂。』月君又諭道：『凡建文七年已經贈爵子諡者，統造一冊齎去。』諸臣叩首遵命而退。隨將殉國死節姓氏爵諡，先行疏請帝師裁鑒。計開於左：

開國勳男爵王大卿，徵兵宛陵，聞金川失守，不食而死。其長子爲昌化縣丞，隔絕千里，不期而同日自縊死。

吳郡俞貞木，曾爲都昌縣令，與郡守姚善同起兵勤王，善死，貞木亦死。

兵部侍郎徐屋，奉使招集兩浙義勇，全家覆沒於京，屋守節而死。

鄭居貞，與其弟道，同爲御史，聞帝燒宮，皆以死殉。

梁貞用，官居部郎，帝出宮後，遞去，爲舟師訪求行在，已聞燕藩僭位，投水而死。又族弟梁中節，亦棄官去死。

副都御史彭性善，同大理寺丞彭與明，監軍於靈壁，被燕兵獲去，復縱之歸，皆躍入淮河而死。又欽天監正劉伯完，亦在靈壁軍中亡去死。

余逢辰爲燕府教授，知燕王蓄有異謀，屢次泣諫；及造反，觸柱而死。

工部郎中韓節，奉命守城，燕兵入金川門，孤身拒之，被殺。

蕭縣令鄭恕，燕兵南下攻城，城陷死節。二女皆投井死。

沛縣知縣顏瓌，死難。其子名有爲，亦自剄。瓌之弟孝廉名珏，奔歸故鄉，白於父母，冠帶升堂，望闕拜訖，從容自剄。其子簿唐子清，被燕兵所執，罵賊而死。典史黃謙，亦死。

濟陽殉國教諭之長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

兵部侍郎廖平，因匿帝之太子，燕王搜捕甚急，逃之浙東，死。

再有京官遁去者：監察御史韓郁郭乙等，二百二十四人；又外官遁去者，朱寧等二百九十餘人；多遺姓名，尙在博訪，次第奏聞。

崑山龔翊，爲金川門卒，谷王穗開門迎燕兵入，翊大哭，遁去死。

都督平安，與燕百戰，力竭自刎。

都指揮宋垣，被燕兵圍困於靈壁，同參將馬溥，皆戰死。

都指使朱鑑，與燕兵戰于松亭關，陷陣而死。

都督陳暉，與燕百戰，力盡而死。

都指使陳質，守大同府，被執，不屈死。

指揮滕聚，與燕兵苦戰，負重創而死。

武安侯郭英，與燕戰敗，鬱忿而死。

鎮撫周拱元，率步兵防餉舟，爲燕兵所劫，戰死。

指揮彭聚，戰死。

其外丁良朱彬等，陣亡者甚多，不知姓名，容訪再奏。

月君覽疏，見議定爵諡，咸各允當，遂臨朝諭羣臣曰：『大家宰程亨，原自帝所差來，少宗伯曾公望，前曾訪求行在，非此二人，不可爲使。卿等其速往！孤家待汝反命，然後出師討賊。慎哉，毋忽！』二人欣然受命。

方將罷朝，忽滿釋奴傳進飛報，說：『界上有燕國差使二員：一是狀元，官拜禮部尙書；一是畫士，現居畫苑中書，加太宰卿之職。』羣臣聞之，莫不疑訝。月君勅下守界官員，許其入境，并諭府尹高不危，令於燕使到日，率向帝闕朝見，詢明何事，奏復孤家裁奪。

却說燕王因昆耶那被擒，料道無法可勝，又徐妃適已病亡，便用着志幻所獻的妙策，已備下二十餘萬金珠，送到河間府庫，先來通使，以圖僥天之幸，好作納采之禮，聘爲正宮。差來的狀元，就是胡靖，不但禮節爲職分所該，又是燕王的心腹，無可奈何，迫于君命，戰戰兢兢，知道性命不保的；那道士却坦然無疑，只一幅畫兒，已騙個美官。

到手，若事成之日，自然更加榮顯，縱使不成，亦沒有利害在內，所以意氣甚是揚揚。及到濟南下了公館，適聞沐西平侯差有官員，來闕下奉表朝貢，已到皇華亭。胡靖連詫奇事，令從人悄去探聽姓名。有頃回報，原來是胡靖當日在沐英府中相識的，不勝大喜。卽於次日黎明，先往拜訪，一見懽然。胡靖請屏左右，促膝而談，微微問道：『不知西平侯到此朝貢幾次？』差官應道：『只今是第一次。』胡靖又道：『他們奉建文虛位，不過借此作亂，豈肯忠於本朝？沐公遠在萬里之外，不知其僞，早是我在這裏；若是別人，豈不回朝奏聞，多所未便。』差官聽了，愕然問道：『建文帝在濟南與否？』胡靖笑道：『這句是馱話。建文若果到此，便爲机上之肉。有程濟能知天數，斷乎不來的。』差官又問：『濟南起兵二十餘年，據有中原地方，今上亦無奈他何，怎麼建文一來，便爲机上之肉？』胡靖附耳說道：『不來則崇奉其名，爲搖動人心之計；若一歸闕下，則與漢獻帝唐昭宗無二矣。』差官連連點頭道：『畢竟老先生見得到。向來建文帝，原在和曲州獅子山白龍菴內，西平侯因曾受過眷注，常差人饋送些珍奇品味。向後聞得

濟南有人來請復辟，就下川中一路來了。目下滇黔蜀中百姓，個個傳說建文皇帝又已登極，敵主爵昂，是新襲伯爵，例應進表，所以差遣下官前來；原因通國訛傳，未能深察虛實之故，並不是背着今上，反來趨附。這還要求老先生曲意容隱，方爲至契。」胡靖道：「我與西平是何等之交？不消囑付。今却有借重尊官之處。」差員道：「正是未曾問得老先生有何公幹到此？」胡靖就悄悄把來意說了，又道：「原是忠則盡命的所在，利害也顧不得，但求尊官以心相照，到緩急之際，好言相贈，感激無盡了。」慙慙致囑而別。回到公館，早有府尹高不危打道來拜，胡靖與志幻疾忙趨迎，遜進禮畢，胡靖開言道：「古來兩國相爭，其間必有往來之使，幸則成功，不幸則敗事；茲有齎書上達帝師，唯先生有以教之。」高不危朗聲應道：「須大臣會集闕下之時，先將來意說明，會議一番，可上則上。公事公言，不是在此處說的。先有一句話，當時燕王僭位之後，登基詔書，是個什麼呼豬胡狀元屬草的，尊姓也是胡，是否同宗？而今其人安在？」胡靖急得汗流浹背，紫漲了面皮，又惱又羞，正值奚童捧茶至前，便離席讓茶，直打一恭至

地。呷過了茶，勉強應道：「草詔的不是別人，就是小弟。從來忠孝不能兩全，如方孝儒胡閏高翔，以不草詔書，而至夷九族十族；弟忝在具慶之下，不忍父母老年屠戮，卽此一念，不得不草。至呼豬二字，則不知所從來。」高不危笑道：「可以呼豬，卽可以草詔；若不肯草詔，亦斷不呼豬。方胡高三公身爲忠臣，子爲孝子，妻爲烈婦，所以能不草詔，彼九族尙且不顧，而况夫一豬哉！忠孝本無二致，盡忠者，卽爲盡孝，不孝者，亦必不忠；若子背君，而親則喜之，則相去也者幾希！」說畢，拂衣而起。胡靖等惟有鞠躬送出。氣得目睜口呆，自在館中踱來踱去，心內躊躇道：「第一個來，被他羞辱至此，若逐日來個把兒，怎麼了得？我若是徑請闕下，那其間縱有舌劍脣鎗，如何敵得他們惡黨？就有地孔，也鑽不下去。我帶的多少禮物，原爲著幾個舊友；如今看起來，決無情面；若送他時，定然反討一場沒趣。罷，罷！我別有路數在此。」遂叫家人取了個朱紅篋兒，又到皇華館來見西平侯的差官，屏退從人，送上朱篋道：「途次相逢，無可爲敬，聊以此表微意。」差官啓篋一看，皆是金寶之物，料必有話，遂請道：「叨尊

相垂愛，未知有何差遣？決不敢拜厚賜。」胡靖欠身道：「老親豪言重，學生別無所煩，不過借句鼎言，早完君命。」便附耳說了些話。差官忻然道：「這個當得効力。」隨將禮物推遜一番，然後收了。

差官如飛入城，先到黃門上了表章，又到宗伯衙門進了貢儀，即在城內候旨。那時相府吳學誠，因西平侯遠來進表，差官又是都督同知職銜，隨諭宗伯衙門待宴。差官於酒筵間，故意佯問道：「那燕國胡靖，爲何在此？他曾到雲南敵主府中搜尋建文的。」少宗伯周轅道：「但聞得殺了個榆木兒，原來他是正使麼？」差官道：「正是正使，也還虧他有一點良心；倘若不是他來，建文帝休矣。」大宗伯劉仲道：「他是個從逆奸臣，貴使因何這等說呢？」差官道：「這不消說是人人痛惡的。但不知他怎麼曉得建文帝在白龍菴；將別時，密向敵主道：『下官此心，惟天可表。只因有同使三人，不能赴白龍菴行在，一見聖顏，負心之罪，死有餘責。』敵主倒呆了一會。遂又固留幾日，乘便請入內署密談，涕泣不止。後敵主曾差人到白龍菴奏明其事。但是他既念故主，何不殺

身殉節，又做燕國的官呢？」劉仲道道：「他原是我同年，據他說有老父老母，縱使不能殉節，亦當挂冠遜去。今若在此一段，也還可恕。」真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宗伯衙門大小官員，莫不信以為真。差官去後，宗伯即以此語面告相府，吳學誠道：「若果如此，且不宜慢他。」諸大臣商酌，僉同差員前去，請至闕下相會。胡靖自為得計，頓足笑道：「錢可通神！」遂坐着大轎，同了張志幻進城升闕，文武百官俱已齊集。胡靖先謁建文聖容，舞蹈已畢，欷歔出涕。衆臣見了這個光景，越信他是真心，次第向前施禮。吳學誠開言道：「尙書公何事而來？」胡靖要卸担子，緩言對道：「職奉主命，有璽書上達帝師，至於其中曲折，副使太常公知道，職實未與聞。」那個跛道士道是遲與他說，就欣然開言道：「永樂皇帝，是以禮而來，講兩主交懽之事，以免生民塗炭；且今徐后已崩，中宮虛位，要請帝師攝儀天下，同享萬年之福。諸位老先生，不消說皆晉勳爵。」吳學誠等，都氣得面如土色。少師王璉大罵道：「狗才放屁！」塔下武士董彥賓鐵兒，就要揮拳，董彥杲以目止之。胡靖見不是頭勢，趨向衆大臣前打恭道：「此意出自

太常，倒是惹干戈的，怎免得塗炭？蟹書是否可達，靜候裁奪。』武班中董彥杲出言道：『蟹書不上，怎砍你兩顆驢頭。』卽着武士押出闕外。賓鐵兒隨指揮從人先痛打一頓，又將猪狗牛羊的糞，灌這道士吃個大飽，高高吊着；又將一大塊塞在胡靖口內道：『你也吃些。』把鐵鏈鎖了，禁閉在空屋之內。（那時胡靖跟隨的人役，總不知躲在何處去了。）整整的餓了兩日，又沒處尋條死路，這纔是做奸臣的現報。

幸值月君視朝，勅令赴闕勘問，四個武士就來牽了鐵鏈，如犬羊一般拖他。濟南府看的百姓，指着二人千逆賊，萬逆賊，痛罵不止。又有唱着歌兒，各贈他一套，兩人聽見，俯首承受。——是怎樣的妙歌呢？

一個是呼猪的狀況，當日裏謁至尊，受着建立帝的深恩；今日裏，假惺惺差來闕下，兩目汪汪有淚痕。那知道學了越王嘗糞，與呼的猪兒，一般樣沒竅的丹心！

一個頭戴着黃冠，忽地裏變了烏紗樣，只道是富貴榮華，人人瞻仰

；又豈料猪羊牛屎，當作三餐飯！好個寶鐵將軍，一頓拳鎚，打得縮進頭兒，也恰像被了八卦衣的烏龜樣。

月君諭令三公，三孤，六卿，五營大將軍，及大小文武諸臣等，都在殿簷下分班坐定。武士帶進二人，好似餓鬼出了地獄，來見十殿閻羅天子，匍匐到前，正不知又要受什麼刀鋸確鑿的罪。早有女真們遞下黃麻紙兩幅，先給諸大臣看，上寫着：

胡靖背聖恩而事逆，又索帝於滇南，罪不容誅。今來闕下，乃以千金珍寶，餽獻於西平之使，巧言傳布，心在故主；有此等猾賊伎倆，真乃燕逆之心膂也！勘問候奪。

張志幻以奸盜罪發，逃於外方，乃敢潛身秦岱，窺寫朕容，何異飛塵之翳日月！此等禽獸，烹之污鼎，劓之污刀。一併勘問。

文武大小諸臣，皆看過了發下；胡靖與張志幻二人，毛骨悚然，一一招認，叩首流血，甘心受死。姑隱娘卽下殿將劍指着二人，各畫道符兒，胡靖只道是斬他，引頸而受，好

一會不見劍砍下來，偷眼看時，却有一面大鏡，正照着臉兒，都是粉墨赤朱，塗得花花綠綠，比戲子裝的小鬼判官還醜些；又瞧瞧張志幻，已變了狼的腦袋，還挺着兩個角兒。武士喝令二人向鏡細照，倒比殺他更覺快意。遂令逐出城外，聽其自行還國。滿釋奴即擲下原來璽書，——封面是未發的。諸臣見帝師處置，總出意外，莫不欣忭而退。

胡靖等依然被武士牽出，解開鎖鍊，又饒着幾拳，作餞行之禮。幸有兩三個家僕，正來打探信息，一見大駭，有個嚷道：『這是妖術，不要慌！』纔說完時，已變作野豬的形像，喉間啞個不住，連話也說不出了。那時圍繞着看的，人千人萬，走不過去。胡靖肚裏又餓，臉上又羞，真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見有個酒肆，一逕鑽入去，倒在個木榻上，蒙頭而臥，呼取酒來，連飲了幾盃，方覺神氣略旺，就大家吃了些東西。等到昏黑，方敢出城。起個清早，即便登程。胡靖自忖這副形狀，如何回朝？不免尋個死路。忽想著胡淪曾說，帝師寬仁大度，念誦聖號百千萬皆能感應，又聞得天師斬了他部下猴精，追取魂去，仍行釋放，或者我每日拜誦，尚可邀帝師大發慈悲；乃悄然與變豬的

家人說了，在半夜子時起，主僕二人默呼聖號，拜至五更而止。七日之後，容顏復舊。張志幻見了要問時，張着嘴兒但一味嗥叫，與狗無異，心下憤極，至渡小黃河，自投於水。胡靖落得好去復命。

第九十三回

申天討飛檄十大罪

命元戎秘授兩奇函

月君遂去燕使之後，凝神靜坐，時聞有默呼聖號者，隨運神光一照，見是胡靖主僕禮拜懇切，乃赦復原形。及張志幻自投於河，亦在照見之後，隨向鮑曼二師道：『這道士是何肺腸？從無事中生出事來，落得個死！』鮑師道：『天狼星也在無事中生出事來的！他闖入月宮，原是無因而發，輪迴之後，彼此皆成仇敵，似乎此因亦滅，不復能生苗結果。然所謂因者，是終不可滅之物，若有觸其機以動之，則此因勃然復發。大士不云：如鐵之與火石，必有激而合之者？到那時節，難解難分，所謂冤孽也。這個道士前

身，原是中山千百年苦修之狼，上界列宿，是其主兒，所以不知不覺，有此一番舉動，迎合天狼；若在凡人，有不溺於其內者乎？則自此而仇敵變爲懽好，懽好而復變爲仇敵，此因此果，生生不已，何時了局？今帝師統兵北征，我之大功旣成，彼之惡因亦滅；天狼心內之苗，被我斬刈無餘，永絕再生之機。是此道士雖罪之首，亦功之魁也。」月君大悅。曼師道：「人心不知何物，一有所種，萬劫難消；夫婦而或爲仇敵，父子而忽爲冤家，總脫不得個因字。老鮑往往爲人作伐，少不得生出個因來，方知道苦哩。」鮑師道：「我爲你做個冰人，少不得你也在這因內。」各位仙師皆拊掌大笑。月君隨傳敕於諸大臣，令議定燕王平生大罪，作檄布告，與師申討。時海東南諸國，高麗、占城、日本，琉球，都來進貢。又沐西平差使奉表之後，滇黔蜀粵諸處，凡建文帝足跡所至者，皆奉了建文年號，差官入覲，絡繹不絕。月君令將申罪討檄，懸示行闕之下，俾夷夏之人，萬目共覩。其檄文云：

太陰君討逆帝師檄示於四方曰：孤家爲蒲臺一女子，幼習詩書，長

通兵律，素知君父大義。當燕逆兵下金陵，孤家方二十有一歲，倡發於草茅之中，義旂初舉，豪傑景從，雖卒不滿千，騎不盈百，大轔燕師於淮北。長江天險，無舟可濟，不得已旋兵濟上，先梟羣惡，遂定青齊，恭奉建文年號；復建行闕於濟南，寫聖容於黼辰，躬親朝賀。時耄舊元臣，與忠義子弟，後先來歸，翊戴孤家爲帝師，正名討賊，以令天下。於是遴遣四使，分道諸省，遍訪乘輿。孤家又命將出師，克取中州，南底淮揚，西迄荆楚，逆黨如雲，掃掠殆盡。隨設迎鑾二卿於江干，祇候行在，龍輿一日未返，孤家一日未安。前後三差使臣，甫能覲聖主於滇南獅子山內。承頒密諭，必須先覆逆巢，然後復位。邇者年穀豐登，士馬精壯，正忠臣義士報冤雪恥之日，孤家當親率六師，直搗北平，擒元惡而告之宗廟，俘惡逆而置之國典，庶幾上慰高皇帝在天之靈，下抒四海臣民之望。爰列燕孽十二大罪於左：

第一大罪，背叛高廟聖旨造反。

第二大罪，逆兵犯闕，逼逐乘輿出奔，擅僭帝位。

第三大罪，逆兵犯闕，逼迫國后自焚。

第四大罪，擅削孝康皇帝廟號。

第五大罪，毒死帝弟吳王衛王徐王。

第六大罪，搜尋東宮太子，以致亡命荒徼。

第七大罪，殺帝諸子。

第八大罪，遣逆臣四處搜求行在。

第九大罪，族滅忠臣數百家。

第十大罪，廣捕守節逋臣，屠戮不數。

第十一大罪，扇錮孝康帝子皇孫。

第十二大罪，發忠臣妻女於教坊司。

建文二十六年正月

日檄

吳學誠等，隨將檄文刊示中外，並發諸夷國使，及各省入覲官員，令帶回宣布。月君隨下教場點將誓師，共計大將一十九員：

京營中軍大將軍董彥杲

左軍大將軍賓鴻

右軍大將軍阿蠻兒

前軍大將軍瞿鵬兒

後軍大將軍郭開山

在京大將六員：

董燾

董翹

賓鐵兒

金山保

小咬住

小兒旂

在外調來大將五員：

楚由基

卜克

平燕兒

彭岑

會彪

武科新將三員：

屠龍

陳越

龔爻

又女將四員：

滿釋奴

范飛娘

女金剛

迴雪

其餘偏裨將佐，俱不細列。雄兵七萬五千，按六軍之數，皆山東，河北，久經訓練，嫻

習戰陣的壯士，紀律整肅，號令嚴明。以大司馬劉璟爲元帥，譚符爲監軍，小皂旂爲先鋒使，五營大將瞿鵬兒，阿蠻兒，董翥，平燕兒，賓鐵兒，合後大將屠龍，陳越，左右哨將軍金山保，小咬住，共領精兵三萬，進取德州。又敕青州開府司韜爲元帥，連華爲監軍，統領大將楚由基，郭開山，彭岑，曾彪，卜克，董翹，龔安，并本部朱飛虎，丁奇目，彭獨眼，共十員，精兵三萬，進取保定府。以少司農陳鶴山督理軍餉，郎官楊福，道臣高宣，爲兩路監運使。留下董彥杲，賓鴻二老將軍，守護行闕。隨以國政專付太師吳學誠掌理。又以高崧代青州開府。又除胡傅福爲大司馬，與少司馬巨如椽專司戎政。月君自與鮑曼二師，兩位劍仙，四大弟子：素英，寒簧，胡貞姑，連蕊娘，并女將四員，領兵一萬五千，在兩路元帥之後，適中督率，徐徐而進，各發錦囊一函，內藏秘計。付司元帥的，是兵臨保郡，先襲定州，以絕定州之援。付劉元帥的，是一面進兵德州，一面先襲景州，以絕河間之應，且扼其敗走之路。向來燕國重兵，都屯在河間，保定，真定三府，其定州在保定之西，真定之東，界在左右之間，相距各一百五十多里；景州則前有德州

，後有河間，適處正中，相去亦各一百五十餘里；——這兩處原是個小地方，城郭凋敝，總是大郡，腹內無人保守，只消半夜潛師進擊，可以唾手而得。劉元帥看了密計，即發大將二員。瞿鵬兒，賓鐵兒，領猛士三千，在平原分路，掩旂息鼓，限一日夜，要到景州，拔城之後，如有兵馬來救德州，讓其過去，從後襲擊。自己統率大兵前進。

那德州是南北第一要道，燕王令第三個兒子高煦鎮守，統領部將王斌，韋達，盛堅，吳健四將，後又令永康侯徐忠，靖安侯王忠二員，——足智多謀的老將來協助，共有精兵三萬。那時聞得濟南發檄起兵，高煦自領部將，督兵二萬，早在界上立個大寨，整頓廝殺。先鋒小烏旂金山保小咬住先到。高煦望見旌旗不展，鞞鼓不鳴，呵呵大笑：『我向欲擒這草寇，父王恐大功既成，要奪東宮之位，決意不許。今日我殺他片甲不留，踏平濟南；這個儲君，定是我做，天下穩是我得的了！要說他是仇人，還算是我的功臣哩。』隨令吳健出馬，金山保挺鎗接住。戰不數合，賣個破綻，吳健一鎗拗入，好個金山保扭身閃過，隨手製住鎗桿，只一拖攔下馬來，小咬住輪刀飛出，揮爲兩段。韋達大

怒，喝道：『賢子休走！』手拈方天畫戟，直取小咬住，咬住偃月刀劈面相迎。盛堅又挺起蛇矛來戰金山保：捉對兒在陣前廝殺，好似走馬燈的樣子。戰勾多時，四個之中，輸了一個，——原來是韋達被小咬住砍斷左臂，翻身落馬，又復一刀，完了性命。盛堅心忙手亂，虛晃一鎗，却待要走，被金山保大喝一聲，刺中腿股，兩腳懸空，倒撞地下。高煦大怒，手綽神鎗飛至面前，兩員小將見他來得兇猛，雙舉兵器敵住，丁字般來來往往，盤旋大戰，約已四十餘合。直殺到紅日沉西，方纔鳴金收軍。劉元帥大軍到來，聞得連斬三將，心中大喜，親爲兩員小將軍把盞。次日，放炮開營，高煦結束出陣，劉元帥認得是燕朝王子，有萬人敵的，下令諸將同心協力，先須挫這賊的銳氣。早有卜克縱馬舞刀，大罵：『逆賊！我先斬汝這個元兇來號令。』高煦更不答話，舉鎗便刺，卜克隔過，回刀便砍，馬已錯過，落了個空，心中怯了一怯。戰有五十來合，氣力不動，祇有遮架之功。小皂旂在門旂影裏望見，恐輸了不好，就縱馬而出，大呼道：『卜將軍且歇，讓我來斬此賊。』好個高煦，氣力愈猛，精神愈銳，便來接戰皂旂。兩員將，兩

條鎗，如龍破石，如蟒翻波，大家不饒半點兒。皂旂自付不能勝他，佯敗而走，高煦驟馬來迎，皂旂掣下鐵胎弓，扣上雕翎箭，鷹的一聲，早被高煦綽住。他又聞得弓弦再響，疾忙舒手接時，恰中在手腕，虎口下射個對穿，高煦負疼帶箭而走。小皂旂直追到營，營內強弓硬矢，如雨點般射將出來，只得退回。

監軍譚符獻策道：『賊營大將受傷，必然膽落，今夜可以劫寨。』劉元帥道：『堂堂天朝，正正王師，不屑犯這劫字。我有道理。』暗下令諸將人不解甲，馬不卸鞍，枕戈而寐。半夜造飯，四更蓐食，五更進兵，——是賊方起時候，尙無隄備，我們鼓勇砍入，踹其營寨，賊敗，須緊追至城下而止。諸將各遵號令，且去安睡。

却說高煦回營，拔去箭桿，血流如注，忙把千年石灰合就的金瘡藥，兩面敷上，幸虧射的是掌肉，未壞筋骨，頓時血止痛滅。咬牙切齒大怒道：『我身經百戰，無人敢當，今日受刃於草芥，若不殺盡，勢不干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喚王斌密諭道：『賊謂我受傷，必驕而無備，爾守住營寨，我親自提兵，劫他中營，擒賊擒王，餘可不勞』

而定也。」遂點起鐵甲三千，各賞了酒肉，等到半夜，馬摘鈴，人啣枚，悄然而行，徑取中營。劉元帥方起秉燭而坐，燕兵吶喊一聲，砍寨殺入，陡見中軍帳內，雙炬熒煌。高煦誤認中計，傳令速退。此時寨內將士，早已起來，正在整頓馬疋軍器，聞知有變，一齊在黑影裏殺將出來，大呼：「休放走了劫寨的逆賊！」高煦倉皇奪路而走。劉元帥飛令後營軍士，各點起火把，盡力追殺，就便搥其營寨。衆將皆抖擻精神，直追至燕營。營內軍兵，大半是睡着的，忽聽說劫寨之兵敗回，先自慌張，馬不及鞍，人不及甲。高煦撞入營內，自相踐踏，登時沸亂。王師乘勢殺進，曾彪平燕兒當先斬馘燕兵，不啻摧枯拉朽，高煦王斌，只得棄寨而走；輜重糧草，盡爲王師所得。高煦領着敗兵逃回德州去了。走不及的，盡皆降順。劉元帥下了燕寨，方令軍士造飯飽殮，於巳刻進兵。即令新降燕軍，在德州城下，指着高煦名兒，百般辱罵，竟日無人出戰，遂率軍士圍城。城內雖有徐忠王忠，并將佐數員，兵士數千，只因高煦挫衄，個個膽戰心驚，誰敢出戰？（明史上說：高煦爲靖難時第一虎將，至宣宗時造反被擒，削爲庶人，蓋在數千斤銅

缸之下，他將腰一伸，頭頂着銅缸直立起來，你道是何等氣力！那時殺敗回來，沒有個敢多嘴去報他的。徐忠王忠二人，雖然經歷戰陣，掙得個侯爵，都是平常的人物，總要聽着高煦的號令，只辦得嚴守城池，閉門不出；就送他婦人巾幗，他是肯受的。劉元帥親自督師，攻打了六晝夜，無法可破。忽有小校齎上箭一枝，說是城內射出的。箭頭上繫有紙撚一條，舒開看時，寫着數句云：

本城守備葛進，當日與燕戰敗被俘，心存故主，無路投誠。今爲高煦委管火器，現守南門，當於明日夜將炮倒打城內爲號，王師便可乘勢登城，自有接應。

劉元帥看了，知道當日德州投燕，確有個末將葛進，曾與燕兵大戰，是有忠心的，遂密令與諸將，備好雲梯，次日三更，忽聞南城火炮，向城北打去，遂一齊奮勇上城。葛進率數百人來應，斬開城門，迎入大兵，四處分殺。高煦初聞一炮正打在後樓角上，只道是城外敵兵打來的，心中惶恐，忙令家將登樓看時，滿城火燄通紅，王師盡帶紅巾，

砍殺城內軍兵，渾如斬草，絕無吶喊之聲，遂如飛的報與高煦。高煦這一嚇，非同小可，自己的坐騎也備不及，隨便跨上現成有鞍轡的馬，帶了家將王斌等十數人，出了府後門，向西徑走。幸而王師全在東南，尙未殺到西城，只有自己敗來的兵卒，倉皇奔竄，城門緊鎖，無路出去，擠塞住了。高煦卽令斬斷鎖鑰，招呼這些逃命的兵卒，一湧而出，走有二十里，方纔歇下。只見徐忠王忠，領了千餘人馬也到了，喘吁吁的說道：『殿下在此了！我等找尋不着，甚爲不安。』高煦問：『敵兵怎得進城？』徐忠道：『人說是葛進內應，也還不知確實。』高煦道：『不消說得，這賊倒放他的火炮，拿住了他，碎屍萬段。』於是合兵一處，徑投河間大路而行。

第九十四回

燕庶子三敗走河間

司開府一戰取上谷

劉元帥定了德州，謂譚將軍道：『日者報到景州已拔，瞿賓二將軍守着孤城，專待

接應，若河間賊將探知，必然與兵爭奪，今高煦又從此路敗回，保無合兵攻擊；誰敢前去追殺，就便進取河間？」小皂旂屠龍陳越，皆應聲願往。譚監軍道：「某愿率領三將，點三千精銳，爲元帥効一臂之力。」劉璟大喜，立刻調兵。然後盤查庫帑，安撫兵民；凡文武官員迎降者，悉與舊職；陞葛進爲參將，防守城池；然後督率大軍而進。

且說高煦等一行敗兵正走之間，聞得景州先有王師屯扎，不勝駭異。原來鵬兒毆兒襲取景州之後，塘汛兵丁，降者降了，殺者殺了，無人舉烽傳報。德州被困之後，城門又閉得密不通風，不許一人出入，所以如在夢中，全不知道。王忠忽拊掌道：「有個妙計在此。我們如今且走滄州去的路，略到晚間，便掣向景州，半夜可至，乘其不備，踰城而入，唾手可得；就將他襲我的計策來襲他，看他走到那裏？」高煦連聲道：「好！且先復了景州，會同了河間兵馬，再來恢復德州。」算計已定，遂向小路緩緩而行，扣算了道里程途。略到黃昏時候，便掣回兵來，馬摘鈴，人啣枚，疾趨到景州。正值三更月上，城頭悄無一人。高煦等肉薄而登，斬開城門，放進馬騎，吶喊連天，四路搜殺。

翟寶二將，也還不知德州已下，每日只防的河間兵馬，方纔巡街回來，尙未睡覺，忽聞喊殺之聲，疾忙綽鎗上馬，領著二三百鐵甲，迎向前來。月光之下，見是高煦，只道戰勝而來，心喫一驚；高煦也認得翟鵬兒，曾殺個平手的，箭傷未愈，也吃一驚。兩人咬牙切齒，就在大道上交鋒。王忠挺鎗躍馬，向前助戰，寶鐵兒大吼一聲，舞刀接住。道路狹，四騎馬盤旋不得，攪做一團。王忠不能措手，早被鐵兒連人和馬，砍倒在地。却不料徐忠從後抄來，率兵擁上，王師前後，總被燕兵阻塞，無路可殺出去，十分危急。高煦乘勢大呼，衝擊王師，紛紛落馬；又聞轟炮之聲，正不知又那里軍馬，又殺進城。鵬兒大叫：『寶將軍！這是我兩人落頭之處，慎勿退縮！』道猶未了，忽燕軍背後，震天的叫苦，却是小阜旂三將，也是連夜追來。到了城下，聽見城內廝殺，猜知八分，所以殺進來救援。鐵兒見是自家旂號，氣力倍加，左冲右突，奮呼截殺。

那時燕兵也被王師前後逼住，無路可逃，斬馘殆盡。只有高煦走入一小巷，穿到城脚，繞城而走，回顧後面，只有王斌一人跟隨。高煦道：『守城門的，都是賊兵，我們

怎出得去？若被拿住，豈不壞了我一世英名？莫若仍回大路，戰死城中，也博個馬革裹屍名色。」王斌道：「殿下千金之軀，豈可此等結局？」正說之間，却見前面有城塔坍塌的所在，却是屢次爬城，卸去了丈許，往下看時，離地只六七尺。王斌道：「此處可一躍而下。」高煦道：「人可下去，馬却怎能也下去？」王斌道：「事不宜遲，臣有個使馬下去的法。」高煦遂向外聳身一躍，已站在城根，王斌然後把馬一推，跌將下去，壞了前蹄，倒在地下，已是騎不得了。王斌道：「這不是殿下的坐騎，所以不中用。」就把自己的馬牽來，在後股上拍了兩拍，大呼道：「汝可救主，快速下去！」儘力向外一推，那馬也用力一縱，前脚着地，後腿坐倒，鞭起看時，絕無傷損。高煦又把鞍轡整了一整，肚帶扣了一扣，王斌呼道：「臣今日報殿下之恩。」卽拔劍自刎。高煦道：「好漢子！我負了你也！」如飛跨上馬而去。

譚監軍已到，城中燕兵，亦盡投降，諸將皆來獻功。監軍隨取庫中帑銀，俵賞了將士，下令道：「此地離河間不過百餘里，兵貴神速，今夜子時驟至城下，乘其不備，可

以拔之反掌。誰能建這大功？」瞿鵬兒鐵兒小虫旗，皆踴躍願往。遂率三千猛士先行，監軍率領屠龍陳越，隨行進發，掩旂息鼓，啣枚疾走。三更以後，已到河間城下，纔登雲梯，只聽得一聲梆子響，弩矢如雨點一般，倒被射傷好些。（這是高煦逃至城內，料必有人來追襲，安排等着的。）鵬兒只得揮軍退回十五里扎住。監軍到來，說知緣由。便待至辰刻，飽餐戰飯，然後進兵搦戰。那時守河間府的，是武成侯王聰，武康侯王理，共有馬步兵二萬，只因保定被圍，趙王燧差家將來告急，徐理領一五千兵，帶了大將李謙，前去救援，只剩得王聰與大將滿彪二人；——其餘偏裨，算不得數的。議欲堅壁固守，以待保定信息。高煦是性急如火的，怎肯做縮頭不出之事？厲聲發話道：「我在德州三戰皆捷，只因內有奸細，誤陷城池。今日來的賊將，是掩擊景州的，並不是德州大隊。適纔已中我計，如今須要殺他個片甲不存。爾等尙未臨陣，如何這等害怕！」王聰明知軍心惶恐，戰則必敗，無奈高煦說的臨陣退縮，軍法上是斬的話，讓他是個王子，不敢違拗，只得點起三千精兵，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向前迎敵。尙未列成陣勢，被

鵬兒等三員虎將，如烈風一般，捲殺過來。滿彪與鐵兒戰不五合，被鐵兒賣個破綻，大喝一聲，撥風刀當頭劈下，滿彪忙閃不及，連盔帶腦，斜披削去。王聰同鵬兒對敵，遮攔不佳，鬼折了滿彪，越發忙了手脚，虛晃一鎗，拍馬而走。燕軍已無主將，登時亂竄。雕兒緊趕着王聰，看看近城，兩馬只離得數尺，雕兒却不傷他性命，只在背後將鎗尖來弄影。說時遲，那時快，王聰剛進得城門，被雕兒飛到，門軍關閉不及，早進重門，一鎗刺王聰於馬下。便拔鋼鞭亂砍門卒，頭裂腦飛，排山而倒。城上有員武弁，見敵人已進城門，疾趨來救時，小皂旂早到，颯的一箭，射中面門，墜於城下。後隊寶鐵兒率領鐵騎也到了，大夥兒殺入城去。

時，高煦正在挑選兵馬，聞了此信，便諭令諸軍：『速隨我走！』出了北關，正迎着城南兵繞向北來，招呼着同行，也就有了二千多人馬。當時有嘲他四句口號云：

殺他片甲不存，可憐高煦零丁；

幸而用些狡習，翻得二千新兵。

高煦倒意氣揚揚，徑奔涿州去了。

鷓兒等招降城內的燕兵，尙有數千。監軍到來，見奪了城池，心中大喜，忙書露布，飛報劉元帥。時元帥已在景州，隨率領諸將前至河間府。纔進得城，忽見帝師頒下密諭，隨與譚符叩接啓視云：

河間必有賊將率兵前救保定，宜速發一旅以掩其後，俟保定下日，

孤家別有調度。慎毋北進！

這是月君容鑒，洞悉劉司二元帥兩路的軍機，又料出敵人的事情，所以有此密諭。其實譚監軍報捷的書，尙未奏到。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此之謂也。當下劉元帥詢問降兵，方知有徐理李謙去救保定，在譚符取河間之前一日，遂遣大將卜克薰，督率輕騎三千，星夜掩襲徐理之後；屯駐大兵，靜候捷音。

却說保定府爲趙王高燧分藩地方，其鎮守大將，是保定侯孟善，後又添了都揮使唐雲，并忘命將軍朱狗兒，與其義子狼兒——這兩個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西去三百里，是

眞定府，有忻城伯趙彝，雲陽伯陳旭，兩員老將屯札——原是建文時永平守將，降燕，略有些智謀的。他也算定州夾在兩郡正中間，必有敵人來截斷，趙陳二將原是商議停妥，就約會保定侯孟善，將定州庫帑食糧，搬徙一空，并撤了防守之兵，連富家大戶，都遠遷於鄉堡，祇剩幾個書獃子的文官，與窮苦的百姓在內。司元帥向北進兵，那二郡一州，是雁翅般橫列着的，與德州景州河間府魚樣貫直進去的地勢，大有不同。司韜得了月君的秘函，即發曾彪董翱於半夜率兵去襲定州，唾手而得。不意當日就被燕兵四面合圍，困在城內。保定侯孟善等督率軍將，却來與司元帥對壘；眞定陳旭等又出一枝人馬，從西而至，列成犄角，日與王師更番挑戰，竟將定州遮蔽在後。曾董二將內無糧草，外無接應，勢不能支，只得大開城門，拚命殺出；其如士馬飢餓，寡不敵衆，都裹在重圍之內。董翱戰馬蹶倒，燕兵鋒刃如雨，身負重傷而死。曾彪身中兩矢，部下只剩得數騎，方欲拔刀自刎，忽西南角上喊殺連天，燕軍莫不披靡，曾彪睜眼認得爲首二員女將，一個手舞兩口鑕鐵刀，一個手舞一柄渾鐵鈞，乃是女金剛與滿釋奴，真有八面威風

，無人敢敵。（請問二女將怎的來救？原是司韜將真保兩路燕兵拒敵情形，奏聞月君，便算到定州受困，特授了破敵的方略，飛馳到此。）頃刻之間，殺散燕兵，與曾彪合作一處，徑投大路去襲趙彝陳旭大營之後。二將疑是從天而下，一時沒了主意，但傳軍令，妄動者斬。女金剛早已當先殺到，直衝中寨，趙彝遂躍馬挺鎗，向前迎敵，被女金剛鐵鎚一掀，鎗已撇開數尺，順手鋸下，腦漿迸裂。滿釋奴即便揮軍砍寨殺入，陳旭膽裂心驚，措手不及，被釋奴左手舉刀，攔腦劈下，纔招架得，不知右手的刀，在下橫進，已將馬首削去；陳旭撞下塵埃，被亂兵蹙死。主將雖亡，却有個大漢守着幟旗不動，燕軍尙自混戰。曾彪後至，徑奔大漢，大漢掣身走脫，幟旗砍倒，燕軍大亂，四散奔走。東首保定軍營，相距有三十里，望見烟塵蔽天，料是廝殺，朱狗兒親率騎卒二千，向西來助戰，正遇着兩員女將蹙了營寨，追逐燕軍。女金剛與朱狗兒劈面相迎，即便交鋒。相搏有二十餘合，恰也成個對手之基，饒不得一着。滿釋奴心焦起來，輕輕取出彈弓，探兩三個鐵丸在手，溜的一彈，正中狗兒左眼，打入寸許；負疼掙個住，又一彈來，打

入右眼；落馬而死。燕兵吶聲喊，回身便走。那曉得司元帥見燕兵提兵西行，隨後令彭岑由基來躡燕兵之後，恰又剛剛迎着這些敗兵，被王師前後左右圍裹上來，殺個暢快，只饒得些卸甲降的。時已天晚，這裏陣上阿蠻兒，正與狼兒大戰有八十回合，遙見塵頭起處，王師如追風奔電，乘着大勝威勢，金鼓震天而來。唐雲恐怕沖動陣脚，即令鳴金。狼兒即逼住阿蠻兒的大刀，喝道：『好漢子且歇。』小貫風笑道：『饒他不過了！』那邊遲，這邊快，弓開滿月，箭發流星；早中狼兒之胸膛左，猛吃一驚，阿蠻兒手起刀落，斬於馬下。司元帥鞭梢一指，諸將奮勇搶入燕寨，唐雲不敢迎敵，望着後營先走，燕軍勢如山倒，自相踐踏，及斬馘者無算，只剩下數百人逃入城中。

司元帥歇了一宿，於次日進兵圍城攻打。適有河北嚮馬巨魁，渾名叫做潑天風滾地雷者，也是董彥杲一流人物，其屬爲官司掄獲，下在保定府牢已有一餘，他兩個便糾合黨羽，悄住城內，要乘勢殺將出來，因兩家勝負未定，不敢下手。今見圍了城子，兵心忙亂，趁着月黑時候，打入囚牢，砍開鎖鑰，軍器都是預帶着的，各人搶在手內，一切

新年大家助興放起火來，共有八十多人，徑奔南城，先殺守門軍士。趙王燧與孟善只道是奸細內應，不知有多少兵馬，竟自引着部從，逃出東門，做個鈍鳥先飛去了。時司元帥望見城中火起，守陉士卒驚慌，料有內變，即令將卒爬城，聞報南關已開，遂大驅諸將，殺入城內。唯有唐雲知是強盜越獄，一路趕到南城，遇着女金剛，大喝：『好逆賊！』一鐵在頂門打下來，疾忙舉槍招架，覺着氣力不敵，撥馬便走，從小巷逃出。燕軍立時亂竄，台城鼎沸。司元帥下了帥府，即令一面招降士卒，安集百姓，一面大書懸布奏捷；又署撥天風滾地雷爲參將。

忽報河間劉元帥差卜克董董二將軍，殺敗了趙王燧等，見在城外候令。

第九十五回

劉元帥破堅壁清野

譚監軍獻沙囊渡河

趙王燧孟善帶二十餘人，向東奔有三十里，遙見塵頭起處，有軍馬迎來，大吃一驚。

孟善縱馬看時，却是武康伯徐理的旂號，前部大將李謙，也正飛馬來探問，方纔放下了膽子。喜得後無追兵，暫且屯駐，商議進退之策。忽又見旂影搖空，鼓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馬。李謙孟善各執軍器在手，雁翅般擺列以待，看看相近，一將飛至面前。

李謙縱馬向前，喝問：『何方賊將，敢來攔路？』董翥呵呵大笑道：『逆賊遊魂，偷生在此！尙不知河間城池，踏爲平地，殺得個寸草不留？我今來找你首級去，一并梟示。』李謙方知河間已失，心膽先怯了好些，董翥早舉方天戟劈胸刺來，李謙沒奈何，閃開迎敵。卜克後隊又到，舞使大刀助陣，孟善挺鎗躍馬來迎，交手不數合，早已力怯拖鎗而走。李謙見輸了一個，無心戀戰，虛丟個架子，也望本陣跑回。董翥舉戟向後一招，二千鐵騎，奮勇殺進。若論對敵起來，燕軍比王師尙多兩倍，即使交鋒，勝負亦未可知；只因聽了踏平河間這句話，個個念及家鄉，正不知父母妻子，尙留得性命與否，誰還肯向前廝鬪？王師又乘屢勝之威，端的暗啞咤叱，山岳震搖，趙王燧的膽子小不過的，第一個是他策馬先逃，衆人棄甲丟戈，各自星散，降者倒有一半。孟善李謙着了急

，領着數百騎從刺斜裏逃去。二將也不追趕，一徑入保定來見司元帥，備細說知。元帥大喜。隨有飛報頒到帝師勅旨，司韜接着啓視云：

保河雖定，諸處尙多反側。特授司韜開府真定，撫招廣平順德，控扼井陘關，以遏晉兵聲援；連華授爲監軍道，整飭瀛海一郡三州，安撫兵民，督司糧餉。諸將士除司韜本部人馬外，悉赴河間，俟劉璟調遣，進取琢州。滿釋奴女金剛，仍隨孤家行走。毋忽！

司元帥與諸將各自遵行。劉元帥亦經奉勅統兵進攻琢州，其相殺還在後邊。

且說燕王自胡靖復命之日，日夕懷恐。忽報北直各郡，飛送濟南天討檄文，內開十二大罪，燕王看了，氣得目睜口呆，到此也顧不得了，遂要親自進兵，以決雌雄。忽又遼陽邊報到來，阿魯台統率部落侵犯界內，這一驚又非小可。害病的喉間生了肺壅，大便又生個腸癰，毒氣充塞臟腑，縱有盧扁，一時也難措手。可憐燕王正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位，其奈人心不服，內外興戎，真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正在計無所出，幸喜得太

子自西秦回來，泰說已訪着了太李夫人，必來降伏青州女寇，已算他數盡於今年七月，要到臨期而至。只須搭高臺三座在京城之外，不用一人相助，自有擒拿的妙法。其秦中地方甯謐，人民富饒，真有太平的景象。……一一奏明。燕王聞言大喜道：『朕意決矣。都城之內，尚有雄兵十萬，戰將百員，糧草可支五年，有汝在此，深溝固壘，堅壁以守，縱有孫吳之智，關張之勇，料不能破，何況有太李夫人助力？即使他負信不來，朕平了阿魯台，從喜峯桃花諸口進來，先遣密使與汝預刻日期，出彼不意，前後夾擊，必成擒矣。』太子道：『前者龍虎山張真人，曾說父王不可親征山東，今御駕出關去征北狄，聖見極是。京中事宜，孩兒自能承當，不至貽父王內顧之憂也。』燕王遂點起數千人馬，逕出居庸，調集大甯遼陽朵陽各路兵將，親征漠北。

燕王出京之時，正劉元帥拔德州之日也。只因王師先截斷了景州，並無報聞，直到保定被圍，河間已失，兩處羽書路絕，方纔知道，太子大驚，隨與衆文武商議，一面先在蘆溝橋平野地方，搭造高臺；一面選擇威望重臣戶部侍郎段氏，陞爲戎政尙書，勅

賜上方寶劍，總督諸路軍馬，便宜行事。忽又報到保真兩郡，皆爲濟南攻拔，趙王燧，齊王煦，同出喜峯口追從燕王北征去了。太子正慮高煦劣驥，不肯承順節制，得了此信，反覺放心。隨又遣鎮遠侯顧成，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祥，忻城伯孫巖，并京軍二萬，統隨段民前往鎮守琢州，以爲京都屏蔽。段民下令道：『青州妖寇，占據山原已久，今以百勝之威，驅兵直進，雖有賁育，難與爭鋒，莫過於堅壁清野，閉關不戰，暗暗使人擾其餉道，使他進退兩難，然後乘勢擊之，可保萬全。要知道東宮之意，只須守得住涿州，侯景上回鑿夾擊，便是將士之功。若令自今進戰，雖勝弗取。賊人到日，如有敢言出戰者，斬！』諸將士說到濟南，個個戰慄，一聞此言，心下皆已安然，齊聲應道：『悉遵將令。』段民卽分撥顧成徐祥郭亮孫巖四人，分守四門。又涿州城北環繞拒馬河，每當春夏，波濤洶湧，非舟莫渡，隨命都督李彬，譚清，於北岸扎立兩大寨，設方舟一百隻，泊在北岸，令都指揮梁銘管理；如欲渡時，撐來接連南岸，比橋梁還穩。若敵人來到東北，西北角上，卽隔河放鎗，不許他立寨；若敵人率兵圍城，卽渡河襲擊，擊

敗而止；其有隨機應變，統候臨時發令。又命李謙與伊弟李讓，各統精兵一千五百，馬步相半，前去邀擊餉道。布置纔定，王師先鋒大將小皂旂金山保小咬住，已到城下索戰，大罵竟日，並無一人答應，只得退回十五里安營。次日，劉元帥大隊人馬齊到，正五月初旬，天氣炎熱，令軍士赤身裸體，在城下指着名姓，百般辱罵；守城將士，都像雙子，不曾聽見半句。劉元帥遂指揮軍士攻城，北岸燕兵，都跳在船上，一齊放起排鎗，倒被打傷了好些，元帥亟令鳴金收軍，也點起排鎗弓箭手，向前去與他對敵，兩邊火鎗藥弩，同時競發。却不知燕軍船上，都遮住水牛皮表裏兩層，中間虛着一寸，任憑利害鎗弩，祇能透得一層，燕兵並無傷損。又被顧成郭亮領兵出東門，從刺斜裏殺來，又折了一陣。元帥心中悶憤，遂令金山保飛奏帝師請示。

月君營寨與劉璟相距止百里，不半日就到，金山保將燕兵情形備細奏聞，月君道：「彼堅城固守，自是怯戰，必來擾我餉道，以圖僥倖於萬一，探得我在此間，決不敢遠來。且再退兵百里，設伏中途，先擒了劫餉之賊，則膽落而城可拔也。」遂喚范飛娘：

『汝領壯士一百名，於今半夜，前往某地方，揀高岡處所，如此如此而行。』又命女金剛與滿釋奴，帶二百鐵騎，於明辰前往飛娘處所，如此如此行事。又煩聶隱娘公孫大娘，各統精騎一千，於明午向大路接應廝殺。又令飛騎密勅運餉軍士，倘遇燕兵來劫，卽棄餉車而走，毋得交戰，致傷性命。撥置方畢，忽綽燕兒自荊州奉呂軍師之命，來到轅門，月君召令進謁，燕兒奏對軍師戰艦造完，水軍訓練精熟，有表請示進取安慶，克復南京日期。月君看了奏章，諭燕兒道：『軍師南征日期，孤家頒遞到那邊去，爾可赴劉元帥軍前聽候調度。』隨又召金山保與綽燕兒同行，諭道：『要拔涿州，只在此人身上。』二人遂飛馳前去。不上五十里，見有數百軍士，紛紛跑回，大嚷燕兵劫了我們糧餉去了。金山保知道是帝師飭令，不去管他，徑自回去。

那劫去軍餉，便是段民差來的李謙弟兄，月君原拚着數千石糧米誘他的，得了這一次，大家意氣揚揚。又哨將上來，恰又遇着五六車糧草，李謙揮軍殺入，干師吶喊一聲，不敢迎敵，又都跑了。李謙據鞍大笑。猛抬頭，遙見有個女人面若梨花，頭挽盤雲肉

髻，束着翠葉冠兒，身衣淡黃袞袍，上罩素披，下繫玄裳，跨着一匹桃花馬，立在岡子上，後面排列着好些旌旗。李謙道：『此處有伏兵哩。』岡子背後早突出一員女將，番妝結束，領着鐵騎，徑去搶奪糧草，李謙揮兵迎敵。李謙望見土岡後伏兵盡出，只這女人獨自站着，心下忖度：『只這美人想就是姓唐的了？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活擒他來，不但受用箇絕世美人，還成就個絕世功名哩。』一騎馬一條鎗飛馳前來，徑馳上高岡，震地一聲，連人和馬，都跌在大坑之內。背後跳出四五百壯士，撓鈎套索齊上，活捉過來。早被女金剛一鉞，連腦帶背，砍斷半截——那高岡上站的女將，卽范飛娘也。當下遂與女金剛飛馬前去助戰。滿釋奴正在重圍之內，女金剛大吼一聲，當先殺入，迎敵者紛紛墮馬。李讓正迎着范飛娘，見他身無甲冑，舉鎗便刺，飛娘手舞着兩把寶劍右手隔過鎗，左手寶刀飛去，早中咽喉。燕兵尙不知主將皆死，恃着衆多，只是混戰。忽西南角上旌旗蔽日，金鼓震天，兩位劍仙，統着大隊人馬殺來，燕兵大潰奔竄，剩不得幾個逃回，倒是那糧車被推去了。劍仙女將，自去繳帝師嚴令。

隨有探馬飛報與劉元帥，便教取李讓李讓首級，拴上長竹竿，并懸白牌一面，大書：『段民截餉妙計，送下兩顆首級，羞死羞死！』令人挑向城壕上邊，唱一回，罵一回，城中無敢答應者。元帥乃退軍十餘里，休養兩日，呼綽燕兒問計，對曰：『帝帥令末將到此，只爲的爬城二字。而賊人嚴緊異常，恐徒送性命，難以成功。』劉元帥道：『既有內應，必有外合，汝且把難處說與我聽。』綽燕兒道：『爬城只是末將一人，外應必須千軍萬馬；若發兵太早，則賊人預備，末將豈能奪却城門？若發兵稍遲，則城內賊兵先應，即使去刺殺了主將，城外兵將，也無由而死，比不得呂軍師是千里潛師，掩其不備，可以襲取的。』元帥沉吟一會道：『汝言大是。我有妙策在此，彼將豈能抵敵？』隨問衆將：『誰有膽力，敢於黑夜爬城？』賓鐵兒，平燕兒，潑天風，滾地雷，皆挺身願往。又問：『誰能舞籐甲滾入千軍之內，揣砍馬足？』彭岑，屠龍，曾彪，皆言善能舞牌步戰。賓鐵兒大叫道：『若用圍牌短刀，小將最能，不過唯元帥所使。』劉元帥道：『正好！各用四人。同平將身與潑天風滾地雷，在更深昏黑時候，悄然至西城下，

只用軟梯兩乘，飛身而上，殺散守陣賊兵，逕砍城門，自有人來接應；無論馬步軍兵，整備器械去了。』又喚賓鐵兒彭岑屠龍曾彪授計道：『汝等各披軟甲，止帶牌刀，在南城外左右埋伏，但看城門一開，便放連珠號炮，徑行殺入接應，無論馬步軍兵，舞牌滾進，但剝其足；——此以寡敵衆之策。隨後便有接應。』四將也遵令去了。又喚瞿鵬兒，阿蠻兒，卜克，董轟，小皂旂，楚由基，六將吩咐道：『汝等於二更以來，飛馳至南門，離城二三里伏着，但聽連珠炮响，奮力向前截殺，占住城門，隨後大兵就到。』水將也遵令去了。

綽燕兒，平燕兒等，皆在黑暗中步行，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城根，方交三更。守陣燕兵，全然不知，辛苦了個把月，都有打盹熟寐的。綽燕兒，際起雲梯，四將騰身而上，有兩個巡更的叫喊起來，趕上前一刀一個，了當性命；有醒着的，跳得起來，措手不及，都被殺了。徑奔到城門舉大斧砍時，門門是用鐵葉裹的，不能遽斷。城門兵卒，皆已驚起，持刀殺將出來，被潑天風滾地雷兩人截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綽燕兒

平燕兒，方砍開城門內第一重門，適郭亮領着百騎巡城，聞有異變，飛馬而走，列炬照得通紅。平燕兒道：『我三人去迎敵，綽將軍可速砍開外重門，放入來接應。』綽燕兒飛步向前，也是鐵裹的橫門，用力砍下數十斧，方得砍作兩截。潑天風等三人身無鎧甲，皆爲燕軍所殺，都擁至城圈內來。綽燕兒着了忙，亟開城門走時，腿股上早着一箭，昏倒地下。城外賓鐵兒四將，疾放連珠紙炮，一湧而入，不知就裏，見有人扑地，只認作燕兵，反加一刀，完了性命。四將奮身滾進，亂砍馬足。郭亮倒撞下來，被賓鐵兒當背一斧，砍個透明。那城圈洞內原不多大，燕兵進退不得，奮力亂殺，四個之中，屠龍死於非命。幸瞿鵬兒六將俱到，正值月色明晃，楚由基小皂旂神箭齊發，早射死了數個；又被賓鐵兒曾彪彭岑，砍翻了好些燕軍，多棄馬走了，三將就奪來騎上，與鵬兒占住了城門。燕將顧成徐祥聞知，又帶來五百軍士趕殺將來，瞿鵬兒大叫：『賓將軍可守住城門。』便飛馬向前迎殺。六將雖勇，如何當得？燕軍只有增加，又是巷戰，難以施展。正在危急之際，元帥大軍已到，三聲大炮，盡殺入城，個個是長矛利戟，直前亂刺

，燕兵又擠住了，無處逃命，自相混戰。顧成見勢頭不好，拔刀自刎。徐祥從亂軍中走脫；孫巖也逃出北關去了。

其夜，段民巡視拒馬河，歇在北岸營內，聞得炮聲，疾忙點兵來救，恰見孫巖奔回，喘吁吁說：『城已失了！』段民大叫一聲，自從馬上投下，跌得幾死。

劉元帥方定了涿州，反折了五員大將，心中甚是愴悽。監軍譚符進計道：『拒馬河北賊兵尙銳，宜出不意，就今夜破之。某於出兵之日，預料及此，已備有布囊一萬在後營，事可立辦，遲則恐彼設備，未易圖也。』劉元帥會意，即命小咬住金山保：『點起六千步軍，於二更天各負沙土一囊，聽嚮導人指示，在淺狹處堵塞河流，橫接兩岸，待馬軍渡畢，殺向敵營。汝二人亦盡驅步軍渡河，看他船上的兵登岸去救時，即便乘勢搶他的船隻，接渡大兵。』又令火鎗手一千，弓弩手五百，多帶旗幟金鼓，悄出北關，將旌旗遍插河干，只看城上五百弓弩齊發，祇射一矢，便都偃伏在地，俟我軍殺到對岸營內，然後齊放火鎗。若賊人仍以排鎗拒敵，依舊偃伏避之；若賊人上了北岸掩襲，我軍

卽放炮擂鼓，遙助威勢。如有錯誤者，斬首以徇。又下將令瞿鵬兒，小皂旂，楚由基，董嘉，率領精騎三千，限於半夜渡河，直砍賊營。又命卜克，郭開山，曾彪，阿蠻兒，率領騎射手二千，隨後接應。元帥自統彭岑，寶鐵兒鐵騎五千，出城候船渡河，譚監軍在城上舉號指示。部署已定。

先是六千步兵出了南關，每人只取沙土一囊，頃刻而辦，嚮導的人引至河流淺狹所在，各人卸入河內，填得穩穩，如平地一般；瞿鵬兒等，早已疾趨而至。距燕營只有二十里，城上白旗，已經招展，城下伏兵，大擂戰鼓，各放起箭來。燕兵舉火一看，旌旗遍滿河干，遂連放排鎗，却又寂無一人。纔定得手，又聽得金鼓齊鳴，亂箭如雨點般射至，疾忙又放鎗時，但旌旗飄颻，不見半個人影。段民在中軍帳也聽得了，如飛出船看時，鵬兒等四將已近，喊殺之聲，驚天震地。段民立馬營門一看情景，認煞了對岸是虛張聲勢，就一面揮令李彬，譚清二將迎敵，一面將號旗展動，那船上的排鎗手見了，爭先上岸，從左側來打王師。恰好卜克四將統着騎射手正到，弓利馬逸，鎗手還未點着火，

早被射傷了好些。小咬住金山保，率領步軍又到，皆是長戟，也從側肋殺進，鎗手早已放鎗不及，又無別項軍器，如何抵敵？三分之中，殺去一停，餘皆奔散。方舟悉爲王師所奪，撐向南岸去了。卜克，郭開山，便來接應，與燕將李彬譚清合戰。會彪與阿蠻兒不分好歹，率軍徑砍大寨。那時燕營內尚有孫巖，徐祥，孟善，唐雲，梁銘，徐理等上將數員，精卒萬餘，一齊殺出，將會彪，阿蠻兒千把軍士，裹在重圍。只聽的一聲炮響，劉元帥大隊登岸，鐵兒，彭岑，奮勇當先，橫冲殺入。段民親自擂鼓，燕兵殊奮死力戰。那邊李彬，譚清，當不起前有鵬兒，皂旂，由基，董翥，後有卜克，開山，殺得大敗逃回，反將寨前自己人馬衝踏，頃刻潰亂，王師乘勢奮呼攻擊，若山岳震壓，燕兵大敗，李彬，譚清，徐理，唐雲，皆歿於陣。孟善，徐祥，孫巖，等大呼：『段元帥徒死無益！』此時由不得段民不走，三將保着向北逃走。劉元帥手揮寶劍，率衆追趕有六十餘里，忽半空中飛下一對白鶴，嘴中啣着一面小白旂，就地一躍，化作兩個道士，手展白旗，招呼燕軍走盡。王師趕到時，但見橫排着十餘里長，萬餘丈高的銅鑼鐵壁，擋住

第九十六回

李夫人暗施毒蠟妖蝶

太陰主小試針鋒劍杰

（一雙白鶴化作道人，手執白旂，布作危城峻壁，這就是太李夫人的異術。那太李夫人，也是天上列宿。金木水火土五星，爲五行之正氣；又有李羅計諸星，爲五行之餘氣；所謂餘氣卽屬邪氣，其星卽氣之精也。天地之道，邪不勝正，是一定之理，而邪必干正，又是一定之數；從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相安者。太李夫人是李宿，乃五行中水之餘炁；月君上應太陰星，爲五行中水之正氣，與太李夫人，是一邪一正。內典云：李星犯太陰，則月蝕，羅星犯太陽，則日蝕。李與羅一水一火，皆邪氣之干正也。如來爲無上聖人，四大部洲，總在慧照之中，這是最真最確的話。可知道李宿與太陰君，在天上便爲仇敵，到嫦娥降生之後，李星也要下界來爭鬪一番，又未奉上帝玉旨，不敢轉

世投胎，心下氣忿之極，他就自隕於陝西涇水之內；西方屬金，金能生水，也取個相生之義。涇水旁邊有個草庵，一老尼正站在門首，見天上火毬般一般大星墜入河中，聲若沸湯，濺起波浪數尺；頃刻間，那星已滾圓的浮在水面，却不隨流而去，端端正正，凝然不動。老尼向前一看，像是塊潔白的圓石。忽而頂上裂開，透出萬丈光華，冲天而起，內含着一個玉卵。老尼大爲驚詫，心猜是件異寶。恰又漸漸的浮到河灘，探手在石內輕輕取出玉卵，可煞作怪，那光華如烟縷，燈下看時，滑膩如酥，潔白如脂，甚是可愛。將佛前朱漆架子上淨水碗兒取下，放在那架圈中。剛剛恰好。纔脫得手，爆的一聲，玉卵分開，跳出個小女孩兒來，長有八九寸，好似夜光出匣，精采映照一室。在香案上打了個滾兒，跳起來已有二尺多長，便盤膝坐下。急得老尼口呼菩薩，只是磕頭。女孩朗然說：『我乃天上太宇水星，有事臨凡，不肯墮落輪迴，所以聚糝於石卵。汝可收得，便是有緣。暫借菴中居住，叨擾幾年。汝勿輕褻，致干罪戾。』老尼又叩頭道：『只恐地方查問，沒話問他，怎擔得起？你係……阿彌陀佛！這就是我出家人拐帶人家子

女哩。」女孩應道：「當今天子，少不得來求我，何況他人。倘來盤詰，我自_有法治之。」老尼便_{懽懽}喜喜，做些粗布小衣，與他穿了，每日飼以糜粥。只三年頭，已像有十六七歲的光景。雖然足不出菴，却時常有幾個道裝的人，晝夜而來，呼他爲太孛夫人，正不知講些甚麼。到老尼病亡之後，孛夫人就走至終南山中玉帝宮內，自言王母化身，特來度世。一時_{聳動}愚民，若男若女，崇奉其道術者，不啻數萬。顯出通神，將兩個弟子_{噴口}法水，變做仙鶴，化了燕王金棟回來，雖然是構造金殿，其實要燕王知他本事，請去與月君作對的意思。又令人四布流言，說奉上帝玉勅，要他收伏青州妖寇。那時陝西官員，正要奏聞，燕太子已奉命而來，巡撫關中，訪知的確，降臨在蘆溝橋的_{層臺}上，湊個正巧，救了燕兵。那兩面擋住王師的白旂，叫做「玉葉旂」，雖然化作銅牆鐵壁，却是柔軟的，若掃動了時，就壓將下來，又比山崩還利害。）

當下小皂旂瞿鵬兒等勒馬看時，那座牆壁，在半空中閃閃搖動，竟像是活的，心知古怪，揮軍亟退，幸不會着他道兒。劉元帥謂諸將道：「此妖術也。」

時程亨與曾公望，從和曲州獅子山白龍菴內建文帝處回來，復命月君，正在召見，具奏：『帝已親幸黔中，去尋東宮，期至八月回鑾復位。』月君大喜道：『朕可一戰成功，逍遙世外矣。』遂下令元帥撒兵，回屯河間地方。自與鮑曼二師，並兩劍仙，及素英，寒簧，胡胎玉，連蕊娘四仙姑，於夜半凌雲前往；其范飛娘，迴雪，滿釋奴，女金剛四女將，撥與神兵爲後應。剎那之頃，已至蘆溝橋，見前面有三座層臺，中間高臺上，端坐一神女，左右兩臺略低二三尺，左是辮髮道姑三十六人，右是星冠羽士三十六人，皆用一片似烟非烟，似霧非霧，籠罩着四面。曼師道：『趁這時候，我放三味火燒個盡滅，却不是好！』鮑師道：『你不看他頂上顯出光彩，是至陰之炁，倘或水能尅火，豈不折我第一陣？』曼師道：『我的真火，豈是凡水所制的？』鮑師道：『毗耶那的火，如何令甥女的水，便能制伏？大凡火出在人之丹田者，自有丹田之水可制；道兄切勿舉動此火！』月君道：『火攻最爲利害，何況道家神火？倘有不應遭火劫者，一概燒之，有妨道行；我且與他先禮後兵。』曼師道：『還有一說，他在高臺上，我們安營平地

，固爲不可；若站在空中，亦非常法；待我把剝魔甥女取出的九仙臺移來何如？」鮑師道：「我知你要這座九仙臺假公濟私了！」月君道：「可以不必驚動聖主。」卽呼口氣吹去，霎時祥光繚繞，瑞彩盤旋，早結成一座三層的五玉靈臺，都坐在第一層上。東方日出，照耀得璀璨陸離，不可正視。乃令寒簧大呼：「是四仙靈，可速相見！」不知月君在這邊噓氣成臺，太孛夫人又早看得分明，心中暗驚道：「神通不小。」又見鮑曼二師，及兩位劍仙，都是有名人物，四仙姑又是成氣候的，料着自己部下，不過假借些幻術，豈能與之爭鋒？就將一種最惡最毒，神不聞，鬼不見的東西，安排下了，乃撤去臺前白旂一面，現出那天生地化的肉身出來。月君慧眼一看，知是處子，便生歡喜心，回顧衆仙師道：「處子學道，須要成全他爲是。」曼師道：「帝師愛他爲處女麼？待我這个光頭，弄他个死活不得。」月君忍不住笑。乃拱手遙向着孛夫人道：「道長請了！請問道長來助燕王，是爲甚麼？」孛夫人也舉手道：「請問你助建文，是爲什麼？」月君朗然應道：「我乃奉天之道，行天之討，爲萬世立君臣之極。」孛夫人呵呵笑道：「好

胡說！建文數應亡國，永樂數應得國。我乃順天之命，行天之罰，且爲我報你之仇。」

月君又問：「我與道長風馬不及，有何仇報？」李夫人厲聲叱道：「汝乃太陰婢子，我

乃太孛星君，世世爲仇；天上有廣寒宮闕可避，而今罰在塵世，可又遇着我，除非躲

到黃泉去，纔得命哩！」月君欠身道：「如來以解冤消結爲本，今幸與道長相遇，何不

略去前仇，返結新好，同皈至道？」李夫人道：「既如此，汝可隨我爲婢，尙不失在弟

子之列。」鮑師聽了大慍，便將妬婦鐵叉飛起，正照着頂門下來，李夫人早在袖中取出

一根樹枝，細如筆管，長不盈尺，向空擲去，就有丈許長短，正格着鐵叉一擊，火光迸

裂，叉兒墮落塵埃，依舊歸了頑鐵。曼師大駭，便將鹿角棒擲起來迎，兵兵幾下，把鹿

角打得數段，紛紛的墜下。月君見壞了二師的法寶，輕輕口內呼出一縷青烟，——就是

所煉的劍氣，——飛向青空，劈向樹枝的枝上，整整分作兩段；又被青炁旋轉不放，帶

了回來。衆仙師亟取看時，那樹外玄內赤，精彩射目，都不認得。忽而素英等四仙姑，

各攢眉叫苦，臺後范飛娘四將，亦都抱着頭滿地亂滾，兩劍仙亦站立不住，說道：「我

們怎麼忽覺的頭暈得狠？」曼師向臺下指道：「那沙土中，都是些恁麼東西，在那裏探頭探腦？敢不是他作怪？」月君運動慧光一照，見有無數形如四脚小蛇，含着土上沙噴射人的影兒。鮑師道：「此短蠅也，怎這般利害？」曼師道：「太幸是水精，怪得他收取水邊的孽蟲，弄出這个技倆來，若射了老尼的影，頃刻燒成个灰。」月君笑道：「曼師只顧着自己！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蜮之利害，與鬼並稱，以比小人，則其暗中毒害人的伎倆可知。大凡君子，光明正大，責人以過，治人以罪，天下皆知；比不得小人，外貌若爲懽笑，而心內藏着機阱，把个正人君子，陷害至於死地，尙不知小人在暗中布置也。此物射人之影，受毒至死，却不知其病之所由來，與小人之害君子無異，亦猶夫鬼之作祟，人皆不可得見。詩人比諷，最爲精確。我今見此短蠅，不覺平素惡小人之念，勃然而發，——這個恕不得了！」曼尼笑道：「我豈不顧他人？只要成全帝師行米襄公之仁義耳。既如此，我便放火了。」月君止道：「火性炎上，他若鑽向沙土之內，如何燒得盡絕？我有當日殺八蜡蟲的三千六百綉花針在此。」遂取來向臺下一拋，那短

蠍上有千百之數，神針太多了，一個短蠍，就釘有兩三個針，頃刻盡死在土內。月君雖誅了含沙之蠍，獨是素英等已受了毒，个个狼狽。鮑師道：『短蠍秉水之毒氣而生，又經太孛邪氣鍊就，純是陰毒，力能滅陽，人之陽氣有限，被其陰毒，無異鎔冰山於鑪內，弱者三日五日死，強者七日死，陽數盡於七也。今諸弟子道行已成，純陰之體，皆化爲陽，不過玄黃交戰，至於七日，陽氣來復，則陰邪消滅，必然全愈。其女將幸在囊後，受毒尙淺，亦無妨害。若兩位劍仙久成正道，不過一晝夜即愈。——雖不怕他，恐有陰毒暗害之計，不及隄防，宜遠避之爲善。』月君深以爲然，遂打發兩劍仙，同素英等四仙姑，飛娘等四女將於夜半悄然前往涿州白塔寺中靜養。然後與鮑曼二師，再出臺端。太孛夫人正因水蠍被害，心甚惱怒，今見月君只得三人，其餘皆無蹤影，道是已經受毒死了，心下私喜道：『我折了一枝扶桑木，也就壞了他兩件兵器；我折了八百水蠍，也就壞了他好些弟子；到底是我上風！』只聽得對面朗聲叫：『李夫人，好好解此仇冤，帝師與你結個姊妹罷。』李夫人大罵：『賤婢子！是個什麼帝師？你壞了我法寶，害

了我部曲，就要求做我的廝役，也不能勾了。敢出大言，說恁的姊妹！」就伸在錦囊內取件東西出來，乃是金背蝦蟆一個，——太平廣記載有蝦蟆蝕月，卽是此物。身體不滿尺許，其光華發越起來，直能上凌月魄，爲之失色。這是什麼緣故？因廣寒中有三足玉蟾，是他同類，一個成正飛昇，一個成妖墮落，不勝嫉妬忿恨，所以吐出邪氣來侵凌他；有時月光被奪，竟像個蝕去一般，豈不利害？太李夫人因他蝕月，是與己同仇的，所以收他來陶冶一番，那妖蟆的光華，越發火上添油，非同小可，若是血肉之軀，被他射在身上，無異烈火燔燒，頃刻糜爛；就是鬼神無形之氣，沾着些兒光彩，也就登時渙散。——幸虧素英等預先躲去。這件東西，立見效驗，比不得水蠅侵來，可延時刻的。太李夫人只道月君縱有法術，是已轉凡胎的肉軀，自然禁不住的，那裏知道月君從幼服的鮑仙仙液的，又得了玉笈天書，吞了老祖金丹，修煉了四十餘年，已成金剛萬劫不壞之體。曼尼是無始以來的魔道，皈依南海，又成正覺；鮑師是大羅天仙化身下界的。那妖蟆只顧在口鼻顛門內，噴出萬丈光華，一直射去，繞着三位仙真玉體，竟像個裹在光

華之內的。月君尙不知是何意，鮑帥道：「宜亟誅之，以正其千百年蝕月之罪。」那邊李夫人見妖蟆無力，方欲收起，忽有白絲一縷，從空中飛下，正穿入妖蟆金背正中央。

第九十七回

坎藏水火生紅燄

土合陰陽滅白波

……平空飛下白絲一縷，正正的將金背蝦蟆，與臺上的水板，直穿個透。太李夫人亟看時，一聲響，木板分開一線，那白絲突着蝦蟆飛過去了，真如紫電一掣，回眸不及，——却就是月君劍丸，其神通越大了。那青白二炁收束起來，無異絲縷之細，舒展時，白炁就似銀漢，青炁就似碧霞，盤旋激射，何止百丈。太李夫人也識得是劍炁，心中暗驚：「前日壞我扶桑杖，是股青炁，而今又是白炁，難道他有兩把神劍？倘或竟飛到我頂門上，將何以禦？我在這裏暗算他，不要倒中了他的暗算！」遂將一頂素霓傘蓋住全身，兩面玉葉旂遮護左右兩臺，就是天雷也不怕劈下的。還有兩件法寶，一名水精珠，珠

中有一紅竅，竅中蘊着烈火，射將出來，渾如一條火蛇，其燄直飛百步之外，着人肌膚，便成灰燼，若使神仙沾了此火，即不能騰那變化：——體是水精，而其用返在於火。一名赤瑛管，原是辰砂結成，其色正赤，故以玉英爲比，管端亦有一紅竅，內中却含有水銀，其體止長數寸，光滑無比，——硃砂爲水銀之母，水銀乃硃砂之子，母子相生，是開天闢地產成的奇物，——他的水銀射將出來，與硃瀑無異，人若霑染一星，即時骨軟筋酥，身體俱化，縱是大羅天仙，一污了身，那頂上三花，胸中五炁，也就消散；——其體是火，而其用却在乎水。一是水中有火，陰中陽也。一是火中有水，陽中陰也。此二寶互相制而復相濟，唯水精珠中之陽，方能濟赤瑛管中之水，亦惟赤瑛管中之水，方能濟水精珠中之火，更無別物，可降得此二物的。太李夫人隨喚左右男男女女弟子分付道：『我錯看輕了這潑婢子，倒把水蠟金蝦蟆喪了性命！我今用着我至寶，他必然逃走，汝等可都化作仙鶴飛趕前去，就像銜金棟的一般，把這三個盡行啄來，休得放走！』隨向懷內取出那顆水精珠托在掌中，說了句：『如意子吐火！』只見珠心裏躍躍欲動

，噴出一道火光，猶之如電線直射過去，飛作百道燄光，無異烈焰，將月君煙霞所化之臺，登時燒散。曼師急向坎宮吹口氣，化爲驟雨，翻江的潑下，不但不能息他，返將火勢越發大了。鮑師亟呼兌宮少女風來以返其火，不意那火竟撲到身上；空中四隻白鶴，遂舒爪來攬，鮑師見勢頭不好，卽化道金光而逝。月君與曼師被火四面裹住，無法可破，亦只得化道清風，直凌霄漢，趕上鮑師去了。直至涿州清涼臺上，方才斂了原形。迴望時，太李夫人正在那邊收回火燄，招回仙鶴哩。曼師笑道：『你看考鮑這件八卦仙衣，燒去了一半；再走遲些，尊軀也好剩半個。』鮑師發憤道：『你的烈火袈裟，原是大士的，所以火不能燒。俗語云，借人衣，不可披，羞也吒！』曼師大笑道：『不好了！帝師所穿的開闢朝衣，也是天孫的，可不羞也吒！』月君道：『曼師以五十步笑百步，怎得人心服？我有龍女所獻的冰綃，是入水不濡，入火不燃的，爲師太太另製件八卦衣罷。』曼師道：『倒不如火浣布的，燒了之後，仍然不壞，倒比道長的仙衣還好些。』鮑師乃換了件六銖無縫天衣，向曼師道：『你自特有這件大士袈裟可只在火裏過活，怎

的也走了？還敢笑別人呢！」曼師道：「賭着我與你大家不走如何？」月君道：「不用戲言。從來水能尅火，一定之理，怎麼曼師下道大雨，像個火上添油的？」鮑師道：「若下滅了這火，他的嘴敢是誇個無量無邊？」曼師拍着手道：「迴風返火自燒身，罷罷！我且不說，看你說出甚來？」鮑師笑道：「蠢老尼，你那裏知道那雨能滅火，風能返火，總是人間之凡火。卽如火炮內之火，所藉者不過藥力，雨就不能滅，風亦不能返；何況法寶內之火，又爲道術鍊成的？」月君道：「還有一喻：人生五性之火延燒起來，縱是日飲涼水而其火愈熾，日扇涼風而其熱愈燥。」曼師道：「都說得好。且請問怎的治他？」月君道：「你看他珠是水精，而蘊含着火，乃水之火也；必得火中之水，方可制之。」鮑師道：「誠然，然不可得。我有從治之法，須要得曼師走一遭。」月君恐曼師作難，卽忙應聲道：「但請明教，我自會求曼師。」鮑師道：「須得旃檀香木，方能制滅此火。」曼師說：「好詭語！問爾出在何典？」鮑師笑道：「野哉，尼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五行之道，除金生水土生金之外，如水能生木，而亦能腐木，火

能生土，而土能腐土，木能生火，而亦能滅火，要知木通火而通明，究竟火附木而俱滅。天下有木既成灰，而火不熄者乎。」曼師道：「就算做是，爲何必用旃檀香木？」鮑師道：「燧人氏鑽木取火，冬取槐檀之火，則知檀爲陽木，與陰火適相契合。然此非凡火，若以凡木當之，一燎成灰，而火又延別物，惟旃檀爲仙家之物，內胎神火屬陽，以火引火，同氣相求，謂之從治，——從其性而治之，能治卽能制也。而且檀木之性，至堅至剛，竭火力以燔之，方得焦枯；此之陽火滅，而彼之陰火亦滅，同歸於盡矣。」月君鼓掌曰：「善哉！列子以傳薪謂火不滅，師以附木謂火亦滅，各有至理。少不得要煩請曼師到西天竺去伐枝檀木的。」曼師道：「不必天竺，我刹魔甥女就有旃檀香林，取枝來打甚麼緊！倘或滅不得火時，把這個道姑頭髮燒起來，兀的不是燎毛！」鮑師笑道：「你且小心着，我做首詩來送你：

「坎坎伐檀兮，

負之肩之上兮，

不慌不忙，

胡瞻爾有此忸賊兮！」

尙未吟完，月君大笑，曼尼忽不見了。未幾，從空擲下一株旃檀香木，曼師却在樹內鑽將出來。鮑師笑道：「多因是拿賊躲在裏面的。」曼師道：「且不與你鬪嘴。」遂一齊飛向前去，仍舊結下層臺。曼師大罵：「潑賤人！快把你那話兒放出火來。」太李夫人自己這件東西，除了赤瑛管，更沒有甚破得，就將珠來一灑噴過去時，竟似條火龍，盤旋抽掣，好生利害。那時旃檀香樹，早已插在臺中，火燄旋繞，在樹間嗶嗶剝剝，片時燒爲黑炭，火氣全消，燄光盡滅。月君大喜。曼師又大罵：「怪妖婦！你還有甚話兒，再放些水出來罷！」太李夫人正爲水精珠內，火熄精枯，懊恨之極，忽又聽得罵出這些話來，却像個知道他有赤瑛管的。沈吟一會，自忖此二寶天生配合，互相制伏的，今珠內之火，竟爲木降，難道管內之水，也有別物可以收得麼？到此地位，不由他不顯出來。就將赤瑛管握在纖纖玉手，叫聲如意兒，早見管眼內湧出一縷素練，長有丈許，散作

噴筒相似。

曼師笑道：『真個放出水來了！』說猶未畢，竟將層臺打滅。鮑師大叫：『快走！落不得身的。』卽遁形去了。曼尼就倒栽蔥撞入地下。月君却飛上太清，看那水時，也竟向空中射將上去，正有許多白鶴，輸翅舞爪，要在那裏攪人，返賤着好些，紛紛墜下，——原來都是人變的，頃刻肌膚腐爛。月君太息道：『好狠毒也！』卽飛向清涼臺。鮑師已在臺下，曼師却從臺底下鑽將出來，鮑師拍手大笑不已。曼師道：『敢是風了！』鮑師道：『好袈裟，好袈裟！好端端打了個洞兒，噫！險些兒在光頭上也打個小小的洞兒。請問你像怎麼樣？』曼師亟脫袈裟看時，肩上打了一孔，惱得三昧火從眼光射出，發作道：『若在有毛的腦蓋上打個窟籠，請問你像什麼樣？』鮑師道：『好好！連帝師總罵在裏面！潑怪打壞了袈裟，不能去報仇，返在家裏使威風哩。』月君道：『我知曼師顧不得多少。』曼師道：『誰顧不得！我如今只把這潑賤婦扇做飛灰便了。』吐出蒲葵扇一手擎着騰空而去，月君與鮑師隨後也趕上。那時太孛夫人因反害了自己徒弟，咬

牙切齒道：『這三個潑貨不要慌，拿住了時，只叫他吃些赤瑛管中水，變做騰騰臭蟲，方洩得我的忿，任你騰挪變化，也逃不出我天羅地網，且給他迅雷不及掩耳。』隨手握赤瑛管以待。恰好月君等正好來了，那管中水勢劈面就射，曼師如飛就扇。不扇猶可，一扇時，好像虞山拂水，被風一卷，翻起半空，從上濺下，正要躲時，李夫人早擲起素霓傘罩个正着，月君曼師趁勢坐入地下去了，單單把鮑師罩住。李夫人忙叫兩個弟子：各執玉葉旗護住四面，自己將赤瑛管的眼兒，對着傘口處，然後微微揭開，轂轆一聲，滾下個滴溜圓的火珠來，好像水精珠一般樣的，只在臺上亂滾。李夫人一手去抓時，直跳將起來，却是寸許長一位鮑仙師，拱手道：『請了！』即借木遁而去。

徑到清涼臺，只聽得曼尼說道：『老鮑被他着住了，怎處怎處？』鮑師現身笑道：『好扇子！他每害熱，叫你打扇子。』曼帥道：『有得你說。我這扇，搨海海乾，搨山山裂，正不知是什麼水好像將起來！』月君道：『李長吉詩云：石人清淚如鉛水，好像鉛水。』曼帥道：『不要真是他話兒裏面的水。』鮑師捧腹大笑道：『這都是你光頭去

弄出來的！」月君亦忍不住笑了一回，問鮑師道：「前日師太太治水中的火，有從治之法，今這火中之水，也可以從治得麼？」鮑師應道：「有正治，即有從治。」曼師冷笑道：「這從治之法，不過出在醫書上：謂相火藏於肝木，所以木之性與火相生，而火之性與木同死，蓋相生而相死者。如今金能生水，你把黃金去制他的水罷。」鮑師道：「醫書出自軒皇，具有五性，玄微至理。即如從治之法，有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正治之中，又有從治；從治之中，亦有正治。若執一而論，就是不通的庸醫了。將爾比他，差也不多。」曼師發躁道：「你這齋夫，喋喋利口，而今正治是土尅水，你可能把黃土來正治他的水麼？」鮑師道：「誠然。后土夫人，必能制之。」曼師拍手道：「正治從治，與你不相干一點兒，要卸下担子給人了。」月君道：「雖然，師太太之說良是。」曼師道：「帝師也說是，可寫角移文，夾个名帖；即着鮑老去請尔，看是怎說？」鮑師道：「后土夫人，是神祇之主，帝師是太陰之主，怎的學着俗吏，用起移文來？」月君道：「我在嵩嶽會過夫人，理當親去敦請，不可草草。」鮑師道：

『也不消得。后土夫人之精靈，無往不有，無處不然，但須志心皈命，默誦寶號三聲，自然駕臨。』月君隨三稽首，三誦后土寶誥，早見五色祥雲，徧繞清涼臺四面，后土夫人已至，——只有侍女四人導駕，各提小錦囊二枚。月君等恭迎施禮，略叙寒暄，月君又載拜道：『誠以夫人爲地祇萬靈之主，不揣冒昧，敢祈聖力收伏水李。』后土夫人答拜道：『適已知之。第嫌彼有扶桑杖一枝，恐覺費手。』曼師道：『是，是，是。扶桑木已被帝師劈開了。』遂令取來看時，果是此杖。后土夫人道：『彼下界之後，其同類都來講授道法，如羅星授他赤瑛管，計星授他水精珠，炁星授他素霓傘一柄，玉葉旂兩面；因所畏者惟寡人，羣星又取扶桑木一節贈之，他就自恃無敵；今日應在敗亡時候了！』隨取侍女錦囊來，探了二枚土丸在手，向月君道：『這丸是艮土之精，收他水的；這丸是離土之精，收他本身的。』曼師卒然問說：『若扶桑木仍在他手中，夫人何以致之？』后土夫人道：『制扶桑者，是月宮娑羅樹；故此說略費手些。』月君大喜，便稽首請夫人駕行。夫人答道：『彼見了寡人，就要遠遁。帝師請往，我就在此收伏。於是

月君與鮑曼二師，仍飛向舊處。太孛夫人早已手握法寶，一股白漿水，如弩箭離弦，激射將來。這邊快，那邊又快，一土丸從空中墜下，化作一座土山，把這股水壓在裏面，四面濺起，好似水銀珠兒，盡鑽入沙土之內，不留一滴。孛夫人大駭。不知空中又掉下一土丸，把孛夫人壓住。骨軟筋酥，動彈不得。曼師隨舉扇子向東西兩臺輕輕一搖，可憐那些白鶴弟子，正如游絲沒影，野馬無蹤。

第九十八回

北平城飛玄女片符

榆木川受鬼母一劍

曼尼笑道：『潑水孛而今壓在當路，有甚臉面見人？待我送你一扇，也變作白鶴，師弟們一路登仙罷。』才欲舉手，聞空中有聲：『請曼師姑恕他，當明正其罪。』原來是后土夫人駕到，月君等鞠躬迎接，就同過那邊臺上。后土夫人諭道：『孛星！孛星！你噴妬之心太重！太陰星與汝本是同類，在天上既已屢肆侵凌，今在人間，又大行兇暴；

况且不奉玉旨，偷走下凡，當得何罪？如能省改前非，朕當姑矜爾命。」太孛應道：「我性專惡同類的與我不同黨，結下仇恨，萬世不改的，除非月宮讓與我，就撒手了。」曼師喝道：「潑賤貨！死在頃刻，還敢說此大話？」月君勸住，請於后土夫人道：「聖人以天地萬物爲心，何處容他不得？不與之較量罷。」后土夫人又論道：「孛星！你看太陰星何等度量，爾豈不愧死？也罷，燕地所乏者水漿，小民甚屬艱難，朕今勅授汝爲北方水神，慎之慎之！」隨着兩侍女押送至桑乾山小黃河發源處安插。——今燕地人所謂水母是也。——月君再拜而謝，微問土丸神化之妙，后土夫人答道：「他用的就是煉成的水銀，我用的是鍊成的良土。良爲山，水銀屬金，本產於山土之內，以氣相感而收之也。良又居東北方，有一脉坎水在內，以性相孚而服之也。至太孛本身爲純陰之水，非純陽之火不能制之，我所用者離土丸，土中有純陽也。以天地論之，太陽爲陽火，凡火爲陰火，故太陽出而火燄無光，水澤之氣，亦皆消滅。至若陰火之不能制水，猶之乎坎沸湯而火氣返從水氣發矣。以人身論之，心火爲陽火，腎火爲陰火，故道家煉離火而

成純陽，一身之陰氣盡滅；凡人則自少至老，心陽日減，陰火益強，而陰氣愈盛；亦猶之乎坎沸湯而火氣皆從水氣化，陽氣亦從陰氣滅矣。所以制伏太孛者，非止以土尅水，蓋取離土中之火，以制其陰邪發越，否則彼遂借土遁去耳，何能壓顛其神靈哉？」月君又稽首道：『小童幸聞聖教。』后土夫人乃起辭命駕。

月君等拜送之後，就在這三座臺上坐候。鮑師道：『老曼來！吾語汝：適纔后土夫人以艮土收金，與我之用檀木收火，豈不是同一從治之法？汝何足以知之！從來水能尅火。而今后土夫人講之，火能制水，這叫做從治；反治者，如藥性中之相反者，亦可反用之而治病。老尼，老尼！汝又烏足以語此？』月君笑道：『正治從治反治，總不越乎陰陽相勝之理，若只在五行生尅上論，豈不盡乎玄微之旨！』曼師也笑道：『我只脫却二氣外，跳出五行中，看這老道姑更有何說？』鮑師大笑。早見兩位劍仙，與素英四仙姑，並范飛娘等四女將皆來了。月君一面召令劉元帥進兵攻城。

到半夜同了鮑曼二師，去看北平城形勢，以便指示方略。見城堵口排滿的紅衣炮，

子母炮，轟天炮，神機炮，不計其數，已備辦收服太李，早作準備了。月君謂二師道：『始作炮者，其無後乎？任是金剛，也經不起炮風一刮，用以攻城，猶且不可，何況竟將來打人！這樣東西，何是打人的？大家拚作將士化作肉泥便了。那六韜三略，五花八門，直可棄作無用，又講怎樣兵法？甚矣！末世人心之不仁也！』鮑師道：『廿四年前蓬萊閣上九天教主，贈有符囊，大約爲此。』月君應道：『我亦想着。噫！玄女娘娘，早慮着王師大難，真聖心也！』隨返至臺上，取出錦囊，向北叩首，然後啓閱。內有小玉篋藏着龍蛇符篆三幅，蝌蚪篆靈符一幅，衆仙師皆所未見之物。月君又九叩首謝過，然後向着北平城焚化符咒，就那火簇飛處，一聲震雷去了。曼師道：『原來是遣雷神，打碎這些炮！』月君煩隱娘往視，回報炮位皆安然不動，正莫測其妙用。

次日，劉元帥大兵已至，月君諭道：『北平城頭火炮，孤家已用法禁制，爾等放膽攻城，毋或坐誤！』王師莫不踊躍，遂長驅直搗城下。守陣燕卒一齊放起炮來，沒有半個響的。王師大聲鼓譟，遂將永定彰義沙河諸門，重重圍住。燕將如飛報知太子，太子

大駭，親率文武百官同到城上，令軍士取火再放，却像似實心的木椿，動也不動。學士楊士奇叫打開一個看時，見內裏火藥，水津津都是濕透的。那時先鋒楚由基，早見城上有柄九龍黃傘，下面蓋的一人，正站在塔口邊心，猜是燕世子，即便拈弓搭箭，聽的一聲，那傘沿上金龍，竟舒出五爪，將箭一格，墮在塵埃。城下看得分明，城上倒不知影響，只道是強弩之末，力不能敵，然已吃了老大一驚。

回朝商議，太子諭諸臣道：『敵人有此異術，何難隱身入城，裏應外合？此不可不慮。卿等有何良策以禦之？』楊士奇奏道：『殿下聖慮良是。目今皇上已大勝北寇，旋師之期不遠。以臣愚見，莫若遣大臣二員，前赴敵營，佯許歸藩，崇奉建文年號，俄延數日，保得無虞，候變駕回時，自然別有方略。』太子道：『此計不成，徒喪體面；如其能成，父皇豈不罪及孤家？請先生三思。』士奇又奏：『臣非創見，當日皇上曾差使到濟南有此一議，今不過再申前說，無非緩兵之意，難道真正奉他年號？一面即遣飛騎奏知皇上，潛師入關，出其不意以擊之；就是破敵，亦莫善於此着。』太子道：『依先

生行之，誰堪爲使？」士奇應道：「禮部尙書呂震，處事精詳，而有重望；兵部尙書段民，立軍剛正，素爲宸服；臣舉此二人可用。」太子卽發手勅，令於明日卯刻，前赴敵營議事。二人遵旨，當晚卽詣相府，受了旨意。五更起來梳洗，黎明便到城上，令人傳說，請讓開條路，有官員赴元帥營講話。攻彰義門的大將，是郭開山，隨飛報與元帥。劉璟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着放條路與他走。」郭開山卽揮兵略退，分開兩行，呂震段民望見，隨疾馳出城，直到王師大營。劉元帥與譚監軍迎於帳下，各施禮畢，呂震具將情願歸藩，崇奉年號，候建文回鑾的意思，說得緩款曲折，甚爲可聽。劉元帥呵冷笑道：「汝等以哄兒童，將謂我佩劍不利耶？前此嚴震胡淪在濟南闕下，就是這般言語，諸公卿都要寫一奏疏爲據，倒是呂軍師說，燕逆作事，可是這兩人專得主的？倘或失信於我，自有天兵申討。今本帥統率六師，正討欺罔之罪，還敢簧脣鼓舌麼？」段民厲聲應道：「我等出城之際，已拚斷脰而回，元帥乃以利劍唬嚇耶？先尊公爲本朝元勳第一人；建文旣不能返，應得天下爲誰？縱使起先尊公於九泉，斷無說異姓可據之理。

。由此言之，嚴尚書亦何曾失信？」劉元帥詫道：「聖主爲賊逼，出亡在外，不滅燕賊，乘輿焉能復返？夫子作春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况本帥爲元勳之後哉！」

呂震見不是勢頭，又婉詞以請道：「不允由得元帥，何須動怒！但得轉達於帝師，以便復命。」這句話，原因月君仁義之名，播於四海，可以僥倖於萬一的想頭，在劉璟亦必須聞知帝師的，遂立刻差人啓奏。但見帶回兩面金龍的漆牌來，上各寫極大的六個字：

一：城下請盟，不許。

一：限在三日，拔城。

呂震段民二人相視默然，隨起辭而去。劉元帥乃下令諸營四更造飯，五更飽餐，平明齊進攻城，有能奮勇先登者，不論何人，裂土封侯，如有一人先登，而二人不即奮進，後隊能斬前人而登城者，並封侯爵。

當夜二更，月君與鮑曼二師在中堂靜坐，忽有一道紅光，直冲座隅，那紅光影裏，早現出鬼母天尊法相。月君與二師忙起身迎接，各施禮畢，鬼母尊諭道：「燕王有柄劍

在嫦娥處，可速取來！」月君一想，大抵是那柄劍了，應聲道：「在。」隨取來奉上。

鬼母尊看劍鏢上鐫有「取建文繳」四個字，乃顧謂月君與二師道：「卽以其人之劍，還取其人之命，方使天下後世，知道報應不爽。我奉上帝勅旨，往榆木川追取天狼星去勸開他屠戮忠良之罪。少間日出卯刻，當有玉勅召嫦娥仍返廣寒宮爲太陰天子也。」月君返呆了一呆，亟拜道：「皆荷聖母翼贊之力。」鬼母尊道：「這不敢貪天之功。汝平日所行之事，巡察神無不上奏，玉帝極其嘉予。勅旨云：「集義累仁，上洽天道，褒忠顯節，下植人倫，可謂不負朕之誥誡。是乃嫦娥自己功行所得也。」」隨掣劍凌空，飛至榆木川，而燕王卒。（當日丰道人謠云：復建文，建文不可復，一劍下榆木。至此應驗。道人卽張三丰，所以能知未來之數也。按史云：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大學士楊榮曰：「朕還京，當軍國事，悉付太子。」戊子，次雙流灤，遣禮部官齎書諭知太子。己丑，次蒼崖，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辛卯，上崩。如其從容暇豫，似乎無疾而終，可疑也。又紀云：成祖

北征阿魯台，至遠遁去，乃還。秋七月，車駕止蒼崖，病。至榆木川，遣詔；其夜遂崩。官者孟驥馬雲等，索軍中錫萬斤，召匠入鍾匣，殯殮已畢，盡殺匠工，復勅光祿勳，進膳如常，軍人無一人知者。如其詭譎變幻，又似乎有故而殞，亦可疑也。而野史則云：永樂皇至榆木川，遇野獸突至，與之搏，被攫，祇剩其半軀，所以殮而殺匠，泯滅其迹：又如其駭聞，更爲可疑矣。後來梓宮還朝，不可啓視，千載而下，誰能其疑可破耶？若謂外史所言，亦屬可疑，更無庸辨。）

第九十九回

嫦娥白日返瑤臺

帥相黃冠歸玉戶

建文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卯，月君拜送鬼母之後，鮑師問曰：『帝師心中尙有何事？』月君曰：『我空手而來，空手而去矣，更有何事？求師指示。』鮑師曰：『大約劫數已完，王師不宜留此，自我發之，還須自我收之。呂軍師前生修於玉局，今生隱於嵩陽。』

，久任軍機，已昧夙因，自我始之，還須自我終之，不可不指點其歸路。」曼師道：「還有哩：自我借之，還須自我還之，利魔主之二百萬金，全要賴了他走哩。」鮑師道：「不要睬他！以魔道而與太陰天子結爲姊妹，是將此金銀賣的體面，就如鄉里財主，與紳宦結爲婚姻，傾家去奉承，也是情願的。」曼師道：「如今却是現任官員，爲着急事，央人向財主借的哩。」月君道：「毋戲言，恩債豈肯負他？待我先打發了兩處。」就握筆寫下一站，是發與劉元帥的云：

孤家於黎明，要往省故國，元帥劉璟可速退兵至河間，俟建文帝回變，請旨定奪。

月君問鮑師道：「闕下蒼舊諸臣，可否亦微諭意，聽彼自行其志何如？」鮑師道：「又少不得。」隨信筆揮二絕云：

廣寒仙子下瑤臺，只爲綱常掃地來；

恭代天心行殺討，凜然正氣日中開。

燕孽魂亡一劍飛，國仇雖報帝無歸。

幾多未了忠臣事，留與千秋弔夕暉。

又寫下與呂律軍師的五言律一首，都用上玉璽封用三函，如軍機羽檄一般，統付於女金剛，並傳入劉元帥營中，從塘汛轉發。月君乃謂曼師道：『魔主之債，現放着宮中有碧霞元君儀仗，並諸仙童龍女餽送的寶物，約值數百萬金，將來准折，也算得過，獨是沒人移去。』曼師笑道：『枉在世上走一遭，半些兒東西，也存不得，真是個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了！你這裏發了念頭，他那裏便自移去，不用送的。』月君道：『妙哉！請問二師：我四弟子能隨去否？』曼師道：『去得，去得！罡風一吹，好像著了我的扇子，化作灰塵，豈不了了？』鮑師道：『胡說！我道家羽化登仙，豈是肉身去的？』隨命滿釋奴積薪於東臺之下，候着舉火。時女金剛已回來復命。（王師都在臺左右成行逐隊的過去，各營將士，只道『有恁麼妖法的人來對陣，所以亟令退兵。唯元帥劉璟料到八九分地位，就同阿蠻兒，瞿離兒，小皂旂三將，統領數騎斷後，走不五六里，歇下探望動

靜。東方微有白意。月君便呼四弟子諭道：『道行淺深，爾等寸心自知，若能尸解，隨我上升，即登東臺；倘有未穩，不妨入山修煉，慎勿因我有累汝等。』素英四仙姑齊聲齊道：『身外有身，玄中有玄，幸得相隨帝師。』也皆就升臺跌坐。曼師笑道：『快放火！四位佳人有了些塵土氣，要向火宅中轉一迴，好換出個新鮮面龐。快燒！快燒！』滿釋奴有些遲疑，女金剛即來舉火，曼師又吹口氣，頓時烈焰冲天而起。城內城外，都道是失了火，連燕國早朝的官員，與太子仁宗，都上五鳳樓來看。時太陽初升，正射着城西偏，空中彩霧盤旋，香風縹緲，隱隱然聞有天樂之聲。遙見多少仙官仙吏，都着寬裳羽衣，各執絳節雲旛，佇立層霄，恰像個迎接人的。月君早已穿着天孫賜的混元開闢一炁仙衣，戴着碧霞元君送的藍玉雕鏤九鳳冲天百寶冠，束着嵩嶽夫人獻的伽楠造成五龍銜珠帶，蹬着東海龍女貢的青絲織就百花凝香履，拜別了鮑曼二師，又與兩位劍仙稽首作別；——范飛娘等四員女將，皆俯伏拜送。——早有一隻素鸞鳥下在臺端，向着月君延頸舒翼，若有所訴。月君視之，即廣寒宮所遇之仙禽，——天狼星搶來時，全虧他

斜飛退避的，纔斂衣坐於鸞背。忽東臺一聲響，爲大崩裂，四大弟子尸解出神，各御彩雲一朵，隨了月君，冉冉升上雲霄。滿釋奴女金剛大叫：『帝師帶了我等去。』月君微微回顧，二女將遂躡身躍入火內。鮑師亟收了二人神魂，謂曼師道：『女金剛是道兄的弟子，滿釋奴是我的弟子，各帶回洞府，水火煉度他們成道罷。』曼師笑道：『兩位劍仙，各有弟子帶去，唯獨老鮑老曼，大家帶着個死鬼走，不要被他迷了，不是耍！』諸仙師皆大笑。於是崑隱娘攜了迴雪，公孫大娘攜了范飛娘，稽首作別，凌空而去。

其時燕京內外遠近地方，上自朝廷百官，下至閭巷庶民，無不目擊唐賽兒肉身成聖白日飛昇，這樣一樁奇事。到是自己部下，只有劉環，阿蠻兒，瞿雕兒，小皂旂四將，在五里之外望見，各拜手遙送，不勝太息，飛馬趕上大軍，不題。

却說呂軍師在荊州，先於數日前，有程知星從黔中而來，說：『聖心安於空門，無一復位意，齋一玉函，云復帝師之命。』便匆匆就道而去。軍師方在躊躇，擬欲草疏奏東宮復位，忽忽於夜半轅門傳鼓，報說帝師有軍機令旨到來。如飛傳進，却是一道羽檄

，拆開視之，乃黃麻紙上寫的五律詩一首云：

不省前生事，花開玉局闌。

羣真常接珮，玉女每依鬢。

雲繞天彭闕，江迴灌口山。

只今軍國重，何日復仙還？

軍師心下了然，是帝師指示夙生，須急流勇退之意，但算知星程途，即使日行三百里，也不得到帝師所在，此詩是先發的了。隨傳來人間：『已破北平城否？』應道：『那日燕國遣使請盟，帝師不許，限在三日內拔城；即於次日，在劉元帥營中發出令旨，令飛送到軍前的。』軍師發放來使，隨布著草筮得一卦，乃天火同人，大笑道：『火炎於天，帝師已經上升，卦名同人，是有諸弟子隨之。象辭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當應在我。』天彭灌口，皆在蜀中，此正利涉大川；同人難得，則如之何？沈珂是舊弟子，彼有老親，不可使之出家；唯大將劉超，至今不娶，心極向道，但不在弟子之列。

『卽遣使召至，先將帝師律詩，與他看過，然後將所卜之意，與歸蜀之意，細說一遍。』劉超道：『是耶？軍師在南陽臥龍岡，夢與諸葛武侯談心，言有生在同鄉，歸亦同鄉之語，今已驗矣。』軍師瞿然道：『我竟尙未想到！豈非一定之數乎？』劉超又說：『小將自蒙聶劍仙救命，恨生男子之身，不敢皈依女仙師；洎承軍師垂暎，又忝在部伍之列，亦不敢託於門牆，以干軍令。今日願從軍師入山，成吾素志。』軍師大喜道：『召汝卽是此意，但非某所敢啓齒。同人一卦，端的不虛，自後宜以師弟相呼也。我向製有道家衣冠，便可帶去。』隨傳令箭說：『軍師要微行察閱江道，着棹小快船一隻，止用水手四名。』頃刻已備。呂軍師與劉超向關拜辭，悄然下了小舟，鐘聲初動，缺月初昇，乘着一江霧氣，竟溯江陵由三峽而上。易了道裝，至於錦江，舍舟從陸。經諸葛武侯祠廟，師弟二人進去瞻拜一回。迤邐到了灌口山，再尋着了天彭關，然後探訪玉局，在萬山之中。往來有半月，一日到個去處，陡見萬峯疊翠，萬木飛泉，迴抱着個洞天。看那峭壁上，橫着題五個大字：『白玉局洞天。』其下翠岩分處，有兩扇小白石門掩着，呂

師貞顧劉超道：『此間是矣。汝爲我敲門！』劉超敲了數下，一小道者啓門而出，將他師弟兩人仔細一認，忽失聲道：『師父師兄，直到如今纔回來麼？』師貞一面步入應道：『幾乎忘了！』洞內豁然大開，絕非人世境界，石梁流水，曲房迴榭，皆是天然生就，亦間有人工構出者。琪花瑤草，點綴於石臺之內；白鶴玄猿，吟嘯於松林之杪。

小道者引至一幽軒，推開小牖，道：『師父請看。』師貞見石榻棧單上，坐着羽士，與自己一般面貌，爽然悟道：『來世不知今世事，關門原是閉門人！』隨問：『坐在此幾年了？』小道者，說：『師父說是神游訪道，歷今五十四年矣。這位劉師兄，因念師父，出山來尋，亦已四十多年矣。』師貞問：『怎麼知道他姓劉？』小道者笑道：『他姓劉，道號醉石，師父姓呂，道號一貞羽士，弟子怎得忘記？』師貞又問：『汝姓什麼？』小道者又笑道：『弟子姓韓，道號漱石，師父倒忘記了。』師貞謝道：『非是我忘，我與汝師兄，已經輪迴一次，做了多少事業，正不知怎樣去投胎，仍得合着本姓。你是一世，我二人是兩世了！汝今尙是童顏，我已作蒼髯老父，豈不可歎！』又顧謂劉

超：『我與汝前生原是師弟；一到人間，各不相識，今日夙緣有在，幸得同歸舊路，再勿復念往事了！』師弟三人，不勝欣喜，志心修煉，百有餘年，各上昇大羅天云。

異類往往有成精而至於通靈變化者，所謂神仙亦人之精也。以物之無知，尙能收天地之靈氣以運用，而況於人乎？或謂是固然矣，第凡夫肌骨，重於泰山，故成仙者，多由尸解，何唐月君肉體而能上昇耶？曰：古有之，旌陽眞君是也。夫所謂尸解，乃身外之身，總由一氣凝聚，孕育所成，有形而無質；至若肉身成聖，則後天之氣，皆化爲先天之炁，其肌骨則堅如金而輕若絮。唐詩有云：安知仙骨變黃芽，此之謂與？攷眞君爲吳猛弟子，猛之成仙，反在旌陽拔宅飛昇之後，又將百年，究亦止於尸解；蓋此根氣大有懸殊，非修持之所能庶幾者，又何疑月君肉身之上瑤臺也哉！噫！

第一百回

忠臣義士萬古流芳

烈媛貞姑千秋表節

且說劉璟見月君升天，感歎一番，退兵在河間地方，還指望着建文回鑾，進討滅燕。不意奉到相府密札，召請還朝，劉元帥遂將兵符交與譚盛軍，止帶小皂旂星夜馳至闕下。原來朝中先得了程知星齋到行在玉函，是令大臣轉奏帝師，說聖意決不回鑾，卽刻又得了帝師封諭二絕句，舉朝大驚，所以召劉元帥來商議。文武諸臣，僉同在行殿啓發玉函視之，乃是一首七絕句詩云：

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任閒吟。

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臨軒萬慮侵。

程知星舉手道：「家君夜觀乾象，見太陰星離位，女虛分野，王氣潛消。又卜得渙卦，亦是解散之義。——當日帝在神樂觀時，曾卜得坤卦，正是太陰承天之候也。就斷定龍戰于野，陰陽皆不能相勝，終歸渙散的，若違數而行，必至大凶，因此聖意遂決，率筆寫了這詩。臨行時家君命星夜趕路，恐不及再見帝師了，果然應驗若此。」吳太師道：「燕藩未反時，曾公豫言必反，而今焉得有錯！」忽報荆門開府姚襄飛奏密本，吳

太師亦卽同諸臣啓視云：『呂軍師同着大將劉超，駕一小舟，不知去向，次日道臣沈珂，亦挂冠而遜。』衆文武齊聲道：『此無疑，是軍師也。豫知帝師升天，——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吳學誠拊心道：『噫！天數若是乎？我卽於今日往詣行在，君臣生死一處。』劉璟賤言道：『在外開府將軍處，均宜行文知照，聽其自處，我輩各行己志可也。』於是曾公望收了玉圭，王璉卷了聖容，諸臣皆暫歸邸第。整理畢，復聚在闕下大勸一番，出朝而散。獨有小皂旂睜目大呼者三，卽拔劍自刎。時，董賓二老將軍，皆先去世，董賓鐵兒，正要同扶父柩還葬，遂將小皂旂棺殮載之而去。今將諸臣蹤跡悉誌於左：

晉爵太師翰林院編修充平燕將軍程濟

晉爵太傅前監察御史葉應賢原名希賢

晉爵太傅前吳王府教授楊應能

（葉楊二公，從帝徵行十年，同時病卒，葬在滇中之浪穹山。帝手筆題曰：「兩

忠之墓。〔嗣後隨駕止濟一人。〕

太師吳學誠（原官侍講）

太傅趙天泰（原官編修）

太保梁田玉（原官秋曹）

少傅郭節

少保宋和

大冢宰程亨（原官檢討）

大司徒劉仲

大司空何洲

（以上舊臣八人，或入蜀，或之楚，或游吳越；或適滇黔，各去訪尋行在。）

少師李希顏（原官贊善）

（先因老病致仕，仍遁居於夾谷。）

少師王璉（原官甯波郡守）

（祝髮爲僧，去遊五嶽，曰：『帝尙披緇，何況臣子！』少監王越從之去。太監周恕，先數日已卒。）

太保金焦（原官刑部侍郎）

大司寇馮灌（原官刑部司務）

大司徒梁良玉（原官中書）

大司空黃直

都憲御史王資

晉銜大司空靈臺正王之臣（原官欽天監正）

（以上舊臣六人，先後去世，均有諡號。）

方外宗伯兼迎鑾使錢芹（曾從蘇州府太守姚善起兵勸王，爲行軍祭酒。）

（訪求行在，卒，葬於荆門山中，有諡。）

大宗伯周韓——係殉節衡府紀善諡文節公諱是修之子。

大司馬胡傳福——係殉國大理寺少卿諡忠端公諱閔之子。

薇省左學士黃貴池——係殉難博士諡忠慎公諱彥清之猶子。

都憲御史張彬——係勤王殉難樂平縣尹諡忠成公諱彥方之子。

少司農陳鶴山——係殉國戶部尙書諡忠貞公諱迪之子。

大司空曾公望——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靜公諱鳳韶之長子。

少司寇茅添生——係殉國副都御史諡忠敏公諱大方之長孫。

黃門尙書周文獻——係勤王殉難松江郡丞諡忠僖公諱繼瑜之子。

黃門侍郎侯玘——係殉國刑部尙書諡忠簡公諱泰之孫。

（以上九人，各懷印綬歸里，以詩禮傳家，訓誡子孫永不出仕，忠孝聞於奕世。

薇省大學士方綸——係殉國文淵閣博士諡忠肅公諱孝孺之子。

少宗伯廬敏政——係殉難太常少卿諡忠安公諱原質之弟。

少司空鄭珩——係殉難監察御史諡忠穆公諱智之子。

僉憲御史王者興——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悼公諱度之子。

豫州巡察道余學夔——係洪武年間進士。

（學夔本雲間人，爲正學弟子，刑部尙書魏澤，曾以方氏遺孤，託之鞠育；而廬鄭與王，皆以方黨滅族，無家可歸，遂相約學夔同之雲間隱於九峯山。）

侍讀學士劉葵——係殉國大理丞諡忠節公諱端之子。

侍講學士王作霖——係殉國刑部郎中諡忠恪公諱高之子。

（以上二人，遣發妻子居淮海之濱，易黃冠徧遊天下名山，後結茅匡廬以居。）

少冢宰卓孝——係殉國戶部侍郎諡忠清公諱敬之子。

少司馬巨如椽——係殉國察御史諡忠獻公諱敬之子。

加卿銜左都諫魏袞——係監察御史諡忠愍公諱冕之子。

加卿銜右都諫鄒希軒——係殉國大理丞諡忠勤公諱瑾之子。

（諸公各有令嗣，早卜居於荆襄之間，遂去隱於漁，如滄浪漁父云。）

討燕元帥大司馬劉璟——係太祖軍師誠意伯諱基之子。

（公隻身在闕，還至青田，與家人訣別曰：『我先人開國，後人不能復國，豈可生於篡逆之世！』辮髮自經死。）

晉少師大司馬參贊軍國重事充迎變亞卿副軍師高咸寧——原濟南儒生，爲鐵兵部之參將。

濟南尹高不危（咸寧之弟）

青州監軍道高宣（咸寧之兄）

（少師初聞帝師升天，又聞呂軍師遯跡，慷慨悲歌，命酒痛飲，至半夜端坐逝。其昆弟隱居於華不注山，終身不入城市。）

大司馬開府豫州鐵鼎——原名康安，係殉國兵部尙書諡忠武公諱鉉之子。

（公有二子，諭之曰：『我初志原從先人同歸社稷，今幸宗祧不斷，當急侍嚴慈於地下。汝等宜卜居於華不注山，與高氏爲鄰。』遂絕食而死。）

少司馬都憲御史開府淮西景星——係殉國左僉都御史諡忠威公諱清之子。

僉憲御史開府徐州練霜——係殉國副都御史諡忠定公諱子寧之子。

（二開府各遣發公子，居於滁州山中，白與夫人汎舟於五湖，逍遙世外，如范少伯云。）

少司馬都憲御史開府上谷司韜，——係殉國僉都御史毅忠諡公諱中之子。

（先得仝然手書云：『在開封時司公會托夢，言某術數當爲西洋開法之祖。今時會已屆，浮海去矣。』居數日，帝師升天，公卽命子卜居於萊郡，與仝然相依，亦浮海而去。相傳爲水仙云。）

少司馬開府青州高崧——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介公諱翔之子。

（公已有子而喪耦，仍戴黃冠入嵩山。後游於終南，不知所終。）

僉憲都史開府荆門姚襄——係勤王殉難蘇州府太守諡忠桓公諱善之子。（襄乳名保兒）

（忠桓公率同郡人錢芹俞貞木王賓等，起兵勤王。時三人之子，咸在開府署中，遂同歸吳中，隱於西山。當時稱爲勤王世家。）

黃門左尙書史彬（原官賓輔）

黃門右尙書鄭洽（原官待詔）

（以上舊臣二人，奉帝命爲江浙間東道主。帝曾三過史彬之家，爲人偵知首告，至拖累死。洽謁帝後，還家，以勞疾卒。）

大司戎楊禮立——係勤王殉國袁州府太守諡忠康公諱任之子。

農曹正郎兼督運軍餉使楊福——係殉節給事中諡烈愍公黃諱鉞之友。

（福本常熟人，禮立重其義，與之同行隱於虞山，爲灌園叟。人稱爲山中二楊，勝於朝內三楊。）

特簡將才充討燕監軍使譚符——係殉國兵部郎中諡忠愍公諱翼之子。

（譚監軍欲作留侯一椎故事，鵬兒蠻兒，皆從之入燕，聞燕王薨而各散。監軍去隱於長興山中。）

京營前軍大將瞿鵬兒——係都督贈威武侯諱能之子。

（鵬兒歸於卸石寨，與董賓二將軍結小村以居，射獵爲樂。人稱爲三忠傑。）

京營左軍大將軍周蠻兒，——係殉國僉都御史諡忠憲公諱璿之子。

羽林左冠軍先鋒使金山保，——係殉國戶部侍郎諡忠襄公郭諱任之子。

羽林右冠軍先鋒使咬住，——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惠公謝諱昇之子。

（以上三將軍，同隱於浙之西湖，春花秋月，逍遙於三竺六橋之間，曰死後神魂，可依岳韓二忠武云。）

鎮守黃河大將軍暴如雷，——係殉國刑部尙書諡忠直公諱昭之子。

（原籍山西，從孟津渡黃河，至中流語其子曰：「我旣不能盡孝於父，又不能盡忠

於君，汝其歸里善繼先人之志，訓誡子孫，永勿仕進於篡逆之臣。」遂躍入河中。

○ 荆門監軍道董春秋，——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衷公諱鏞之子。

○ (聞呂軍師入蜀，遂別其妻孥前去，追訪不得，遂修道於青城山，亦仙去。)

淮南巡察道胡復，——係殉難兵部侍郎諡靖節公諱子昭之子。

○ (入蜀尋訪叔父子義不獲，遇叔父之子胡縝，遂同歸故里。復亦更名爲紹，隱於耕

陳門侍郎陳困，——係勤王殉國徽州府太守諡忠懿公諱彥回之弟。

儀曹正郎神樂使王昇(原南都神樂觀道士)

督理軍儲兼僉憲御史周縉(原官永清縣典史)

荆南督糧道胡先(原官沛縣縣丞)

開封府太守金蘭(原候選典史)

（周胡金三人，本浙之會稽籍，侍郎與儀曹心愛刻中山水，相率去隱於山邨，結爲五老社，嘯傲花月，均以壽終。）

值殿左將軍張倫（原官燕山守備）

值殿右將軍倪諒（原官燕山百戶）

駐守德州偏將軍葛進（原德州衛千總）

（三人遯跡五狼島，結村而居，爲老農老圃，人謂之三義村。）

建文二十六年秋七月辛卯，月君升天時，燕太子正早朝，文武百官，同登五鳳樓，望得分明，皆詫爲異事。太子顧謂諸臣道：『却原來是位天仙，怎樣說做妖寇！怪不得建文舊臣，悉心歸附！當日冲虛真人說是爲生民劫數降來的，誠然不錯。』諸臣頓首，咸稱：『天下太平，殿下洪福。』隨諭閣臣速繕奏疏，請旨處分濟南事宜。疏未發，忽接密詔，駕已崩於榆木川。直待靈車進了居庸關，然後發喪。太子即日登基，是爲仁宗皇帝，建號洪熙元年。大赦天下。並頒恩詔：凡建文時忠臣義士，已經告贈爵諡者，悉

循當日卹典；如有遺漏未追贈者，查確奏請，并子孫咸得蔭職。其靖難時陣亡將士，毋分南北，一體褒卹；原有世職者，仍准承襲。至忠臣妻女殉難者，悉加追封。勅郡縣所司，凡忠臣烈女，皆得建坊立嗣，以表其節。茲紀其烈女載諸史冊可據者：

兵部尙書鐵鉉妻楊夫人，并二女。母薛太夫人。

文淵閣學士方孝孺妻鄭夫人，并二女。

禮部侍郎黃觀妻翁夫人，并二女。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妻金夫人，并二女。

監察御史謝昇妻韓夫人，并四女。

大理寺丞胡閏妻王夫人，并一女。

刑部尙書侯泰妻曾夫人。

工部侍郎張安國妻賈夫人。

副都御史茅大方妻張夫人。

僉都御史周璿妻王夫人。

監察御史曾鳳韶妻李夫人。

左拾遺戴德彝嫂項夫人。

監察御史林英妻宋夫人。

兵部郎中譚翼妻鄒夫人。

徽州府太守陳彥回妻屠夫人。

鎮撫牛景先妻某夫人。

戶部侍郎郭任三女。

監察御史董鏞一女。

蕭縣令鄭恐二女。

青州府教授劉固母袁太夫人。

燕山衛卒儲福妻范氏。母某氏。

國師道衍孀姊姚氏。

以上忠臣妻女：凡隨夫與父殉節者，妻封義烈，女封孝烈；若與夫與父被難者，妻封安烈，女封哀烈；其發在教坊自盡者，妻封清烈，女封貞烈。忠臣之母封宜烈，唯德彝之嫂封超烈，道衍之姊，儲福之妻，均封超烈。自此四海人民，心悅誠服。時建文行在楚中，聞之曰：「此子可謂幹父之蠱也。但要天下太平，如朕臨軒，夫復何慮！」於是得消遙於山水。又十六載，爲英宗正統五年，朝中已歷四世，帝年六十有四，問濟曰：「我欲歸於祖陵，可否？」濟卜之吉，遂出滇南，至藩司堂上，南面盤膝而坐曰：「我建文皇帝也。」巡方御史飛章奏聞，有旨送歸燕京。時從亡者皆去世，唯濟一人侍奉，而朝內舊臣，亦無一存，都不識認；止一宦官吳亮，爲帝舊侍，令辨真僞。帝見亮，卽呼曰：「汝吳亮也，老至於此！」亮對不是，帝曰：「朕於某年食子鵝，棄片肉於地，令汝作狗舐之，汝如昨日，難道就忘了麼？」吳亮涕泣伏地。帝左指有黑痣，亮以手摩視之，乃持帝踵大慟不能仰視，退而自經。英宗聞吳亮死，知帝是真，迎入大內，以兒孫

禮拜見，稱爲太上老佛。濟嘆曰：『今日得終臣職。』遂入徽之黃山，隱於天子都後。帝壽至八十九歲而崩，卜葬於西城外黑龍潭北，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嶺南屈大均曾謁帝陵墓，有詩曰：

讓帝飄零海嶠東，龍歸猶識未央宮。

風雷豈敢疑姬旦，禾黍何當怨狡童！

父老爭迎靈鷲錫，山河如棄鼎湖弓。

傷心陵墓無封樹，秋草離離白露中。

帝之長子名文燿，諸臣在宮中泣別時，有兵部侍郎廖平請於帝，匿文燿以去。後爲奸人許首，而廖侍郎則先寄託燿於黎平土司會長官家，變姓曾氏矣，以此搜查無獲，僅抄沒廖平之家，流徙蜀中。及文燿既長，平以少妹妻之，而後訪求帝跡，相遇於浙之桐廬。既復命，乃自盡。及帝還京，文燿仍復朱姓。越二百五十年，烈皇帝殉社稷，皇家子孫

，殄滅無遺，唯文燿一脈，超然物表，至今繫祢繁衍，蓋天所以厚讓帝之福云。

外史曰：按建文皇帝，生於洪武十年，諱允炆，爲高皇帝冢孫。謚號懿文太子。孝康皇帝諱標之嫡長子也。至洪武二十年，而懿文早薨，太祖稽諸大臣劉基徐輝祖等，立爲皇太孫，正位儲宮，天下歸心焉。太孫天性純孝，居孝康之喪，晝夜哭泣，形毀骨立。太祖命之曰：『汝之一身，宗廟社稷所繫，自有事我之大孝，不宜損身滅性。』太孫乃遵訓節哀。又十年，而太祖崩，遺詔傳位於太孫。魏國公徐輝祖，駙馬都尉梅殷，戶部尚書陳迪，同受顧命。登基之後，哀樂不輟，孝思格於遐邇。其待臣工也，恭敬寬和；撫兆民也，義慈愷悌；處宮闈也，節儉端莊。四載之間，惠澤頻施，仁風溥被，漸臻熙皞之治。一旦變起宗藩，反戈向闕，大內舉火，國后自焚，帝出亡遜國，削髮披緇，間關險阻，楚蜀滇黔，閩粵吳浙，憔悴風霜，流離道路者四十年；又爲燕王數遣奸臣到處偵察，日夕徬徨，幾無容足之地。古帝王之遭逢，未有至於此極者。至其從亡之士，經歷艱苦，百折不回；殉難之臣，被罹慘毒，萬死不變；卽深山窮谷，野老道民，莫不洒淚如失考妣；非帝之至德感人

，其能使人心若是乎？鄭洽歎曰：「君臨天下，以仁義爲至治；今天下莫不稱仁，莫不稱義，天乎！天乎！何乃至此？」程濟應之曰：「得失乃是天數。要知篡逆是篡逆，仁義是仁義，千載自有定案，君胡不察？」旨哉，是言乎！帝雅好詩文，雖顛沛不易其常，著作甚繁，有從亡忠臣列傳，及從亡諸臣祭文，共百餘篇；並註釋楞嚴法華二經典；而詩詞尤富，此書內已載有數十首。茲又錄數首於左：——

咏新月

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帝爲太孫時，作後二句，先有流落江湖之讖，——詩本乎天機也。）

題史彬清遠軒（帝改名水月軒）

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破曉風。

詩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

（帝於建文四年六月出亡，七月至史彬家作此詩。玉蟾零落，宛是帝出亡景象，所謂詩出乎性情者；而筆致空靈，意旨飄渺，可與太白頡頏。）

白鳥颺波江水漲，老漁牽網夕陽斜。

秋來客子動高興，直到吳江卽是家。

（此吳江舟中之作。帝雖失位，而胸次廓然，末句猶四時行樂之意，較舜之終身樂而忘天下，無殊也。）

日光無色月光昏，幾個疎星猶不存。

篡逆造成奸世界，不知何處弔忠魂！

（帝之悼從亡諸臣詩約數首，此其一也。日月星三光俱滅，忠魂在何處耶？悲憤至矣！）

（帝幾許詩中，只此有「篡逆」二字，因追思忠臣而及之，益見帝心仁厚。）

儒生既已變黃冠，又遁禪林尙不安。

定是有愁催淚下，忽然無奈動心酸。

歎歎只覺喉中咽，涕泗何曾燈下乾！

哭到感傷腸欲斷，宛如訴出舊邯鄲。

（帝宿公安寺野，聞隔房有兩人悲哭竟夜，黎明亟訪之，已先去矣。寺僧云：「是兩個道士，一姓梁，一姓郭，不知其名。」帝想必是郭良與梁中節，故作此詩。）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此帝感懷宮闕詩也，意旨悽婉，詞氣慘澹，在劉隨州之上。帝皈禪者四十年，已解脫而證正覺，乃卒感念祖陵，歸於京闕者，不致使天下之人，不知所終，以至後世竟無攷據云。）

廣州府太守葉敷南田跋語

南田曰：仙不可目之爲妖，猶妖之不可妄稱爲仙也。余覽女仙外史，而竊有疑焉。夫豈愛之者謂之爲仙，惡之者指爲妖也哉？按明史記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夫以女子而其術足以動衆，儼然爲戎首，是真妖矣！乃攷其事實，則云賽兒少寡，往祭夫墓，經山麓，見石罅中露匣角，發之得天書寶劍，遂精通其術；劍亦神物，賽兒能用之。余謂天書殆非凡流所能解，寶劍亦非俗子所能用，今以女子曾無師授，便爾通玄徹奧，其可謂之妖乎？又云賽兒遂出家，以其教行於里閭，人呼爲佛母，欲衣食物，隨所須以術致；又常剪紙人馬戲令戰鬪；當事者遂嚴捕之。又似乎其爲妖術也。然而殺敗官軍，攻拔郡邑，從未聞一用其術。待徒衆潰散，永樂必欲捕賽兒，逮繫天下女尼女冠，凡數十萬，勘無蹤影，賽兒反自詣殿廷，因裸而縛之，處以極刑，鋸解縱鑿，斧鑕鼎鑊，賽兒皆怡然而受，不損毫毛，至於無法可加然後已。噫嘻！果妖術乎？抑仙術乎？漢末有仙人于吉，孫策目之曰妖，百計剝之副之，而吉初未之死，故天下不以爲妖，而稱曰于神仙。唐玄宗時，有羽士申泰芝者，與玄宗年庚八字相同，遂亦思作天子，稱爲仙師，以

其術鼓衆倡亂，未幾伏誅，是故天下不稱爲仙，而稱爲妖。又洪武時，協律郎冷謙，以幻術施友竊庫金，官捕之急，謙躍入小瓶上，怒擊碎之，片片中有謙聲音，似妖術也，而莫有指爲妖者，以不拒捕。是則唐饒兒之見斥爲妖也，以與師拒敵之故。夫永樂旣爲天子矣，而有舉刃相向者，不得不謂之曰反；以一女子而有佛母之名，不得不指之曰妖，史官亦不得不大書曰妖婦某反。第文帝靖難，師下江南，入金川，草詔登基之日，方孝孺高翔，胡閏鐵鉉，暴昭練子寧諸大忠臣，莫不面斥之曰：燕賊反。此反字有可證者。今饒兒興兵，不於前之建文，後之洪熙，乃在永樂之世，乃謂之曰反，此反字有可議者。何也？太祖授位於建文帝，帝固在也。故謂饒兒曰妖婦者止一人，而稱之爲仙爲佛母者，舉天下皆是也。嗟乎！一人之筆，亦曷能勝衆口耶？夫如是，則逸田叟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稱行在，建宮闕，設迎鑾使，訪求故主復位，與褒諡忠臣烈媛，耐殛叛逆羽黨，書年紀事，題曰外史，雖與正史相類，自有孚洽於人心者，垂諸宇宙而不朽。

康熙歲次辛卯仲春望日題。

自跋

逸田叟曰：老泉云：賞爵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夫子作春秋，有一善則舉而賞之，有一惡則舉而罰之，雖是非出於一人，而賞罰公之天下，賞罰公，而非爲至當矣。晦菴作綱目，嚴邪正之辨，顯彰瘴之殊，繼春秋而行誅心之法。——凡此者，皆非朝廷史官之史也。然而大聖大賢，蓋取實事而論之，以正萬世之大綱，而垂百王之令典，非徒託諸空言而已。熊也何人，敢附於作史之列？故但託諸空言，以爲外史。夫託諸空言，雖曰賞之，亦徒賞也；曰罰之，亦徒罰也。徒賞徒罰，遊戲云爾！然其事則燕王靖難，建文遜國之事；其人則皆殺身夷族，成仁取義之人；是皆實有其事，實有其人，非空言也，曷云遊戲哉？第以賞爵大權，畀諸養兒一女子，奉建文之位號，忠貞者予以褒諡，奸叛者加以討殛，是空言也，漫言之耳！夫如是，則褒之不足榮，罰之不足辱，爵不足以爲勸，誅不足以爲戒，謂之遊戲，不亦宜乎？雖然，善善惡惡之公

，千載以前，千載以後，無或不同；其於世道人心，亦微有關繫存焉者，是則此書之本也。至若難以仙靈幻化之情，海市樓臺之景，乃遊戲之餘波耳，不免取譏於君子。

歲次辛卯人日，呂熊文兆氏，自跋於後。



A541 212 0016 6296B

新式標點



女僊外史

此書不得照樣翻印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一號出版

全書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重編者
校正者
發行者
總發行者

上海梁溪圖書館
吳縣沈子英
上海梁溪圖書館
上海梁溪圖書館

特約發行所

北京佩文齋書局
長沙湖南印書館
各省天書局代售

御題子藏書

No.